

庫文有萬

種一千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註詳集陵少杜

(七)

註鰲兆仇

行發館書印務商

杜陵少集詳註

(七)

仇兆鰲註

國學基本叢書

杜少陵集詳註

卷十六

諸將聲去五首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音  
潛陵墓對南山胡鹵千秋尙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鑑出人間。見現愁汗馬西戎逼。曾層閃  
朱旗北斗殷。音烟諸本作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嘆首章爲吐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  
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爲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大戎犯關度  
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卽其事也。此於祿山無涉。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  
金鑑應墓。錢箋昨日早時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入寇。朱旗謂焚宮烟焰蒙是覆地對出字  
爲工。汗馬赤血對朱旗自稱。顧注未句緊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中。豈可玩寇而遽破愁顏乎。兩  
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盧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儀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屯要害。諸將猶擊毬爲  
樂。故有末句○王濬表傾亂漢朝。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  
之相對。鼂錯書漢興以來胡鹵數入邊地。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西京也。  
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西京也。  
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厥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  
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雅語。若張載七哀詩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直致矣。西  
天子死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  
落茂陵。玉鑑遂出人間。卽此事也。沈炯爲魏所廢。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  
先帝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聞之。說市人形貌如  
落茂陵。玉鑑遂出人間。卽此事也。沈炯爲魏所廢。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  
少府墓克一日入一府舍見少府少府

以小女與克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金盤并贈詩克取兒盤及詩女忽不見克詣市賣盤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一金盤着用棺中西京故事實與漢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碑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拾遺記諸書外傳者絕少無從考據又錘擊玉耳盧克幽婚恐尚非的證

赤注旗妙不知杜蓋以金盤字入玉盤胡應麟曰早時金盤出人間說者謂用陵墓玉盤遂出人間語以上有金盤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克又落汗漫二說迄今分

注指於北斗城中閒暇自若此以閒對逼似爲工稱但汗馬西戎四字既屬連用則云朱旗斗北斗七星見斗亦

注搖籃故改作閒耳考按次公曰閔朱

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而六軍請停一東觀漢紀畫北斗七星見斗亦

吐蕃爲寇當拒之於灘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况材官不知其多寡書少

注左傳左輪朱殷杜臚唐志曰侍官而六軍請停一東觀漢紀畫北斗七星見斗亦

永泰元年九月同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處退屯北原

注王勃詩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

破顏勸曰越其多大抵少皆爲侍官

注宋之間詩

破顏勸曰越其多大抵少皆爲侍官

注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

破顏勸曰越其多大抵少皆爲侍官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旗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次章爲回紇入境責諸將不能分憂在四句分截

之捷以回紇復兩京永泰元年涇陽輕騎之盟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豈謂見事出意外自謂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清此真主龍興之象也今雜爾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

問語其意自明龍興之象也今雜爾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

至里此龍起晉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句謂太宗以

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也詩蓋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句謂太宗以

西北而來不由潼關果如其說何不云云復京師廣平王卽代宗起下句謂文接以

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世說」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  
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暖  
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  
一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淮陰侯傳馳入趙壁拔旗立漢赤書  
職呂凱傳天驕拔漢旌五字連讀言回紇本義欲拔去我高祖龍蹠晉水鳳翔則絕其拔旗  
數一作雖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聲去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章爲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  
海薦門傷河北餘孽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縉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  
取亦足稍喜也當時李抱眞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旣不廢朝廷  
府庫亦充實郭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卽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給而  
而不及李郭時縉爲河南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後漢董卓傳  
李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後漢平志可  
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漢記秦得百二焉通鑑天卓寶傳  
足當諸侯百萬人渤海指禹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渤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注秦謂之險固二萬人  
庚信詩周封堯後於薦故曰堯封王胄詩比屋降堯封漢記秦得百二焉通鑑天卓寶傳  
自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褒職舊唐書廣德二年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李光修筑東都  
道粟無益益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王縉拜同平章  
東腐給今府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餉錄故云軍職三公也焦竑曰西都賦唐府兵不改之制  
一作雖天下軍儲不自供一朱注此用褒職與毛詩不作覓非後漢史  
一作雖天下軍儲不自供一朱注此用褒職與毛詩不作覓非後漢史

金甲耀日光  
「漢元帝詔」  
「方春農桑興

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良。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祲未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南海郡卽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  
衡則事無中制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十洲記」  
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北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西重巖東澠海明皇令特進何銅  
柱表漢界處也唐志嶺南道有南海縣所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掌所  
成王時著梧獻翡翠說文翡翠赤雀翠青雀也唐書志驩州王僧達詩遠山斂氣祲自是之武郡周書  
後明珠寥無聲甲通犀之珍盈於後宮敬嶺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掌所  
賦出納帝命舟相禮儀與左右常侍中天書令並金蟬珥天詔王用春秋例  
戴爲朝天慷慨映夜命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  
兼漢貢總南錢天懷子慨後左傳其陳亂故戒  
中武責戎海謙之也阻益令置思澤兵曰進大易州作此後漢傳  
封司馬陸爲武官王三極品唐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  
品之官何足部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唐兵各有部尚行軍書乃正馬及三品司輔馬所謂封國進謂  
大司馬空謂不謂殊錫也殘酷好殺故中官爲觀呂太一其越裳不貢呂太使所收謂珠

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爲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二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書令爲右紹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官者傳諸宦官有封爲王公進爲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插侍中紹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

正憶往時嚴僕射音從本

共迎中使去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

分明數朔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章爲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將略通首逐句遞下

與軍令相應仍於四句作裁大曆元年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再拜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舊店書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刺史遷東川節使

顧注只軍令分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具有度

次多舉少頻數舉杯如嚴公廳宴及秋晚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衰詩有憂國只細傾句遂云不但數

次也或因八衰詩有憂國只細傾句遂云不但數

○歌投壺陰鏗詩上林春色滿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又哀壑呻吟虛牝後漢王王

還注僅有部有部明都記又宣者傳字讀凡可以舉持仙

古常傳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泥陳諸琳葛孔豐沛天子私使曰中使還注

漢書書明漢主恩滿溢中使固明

橋詔所徵皆令西園驕密約王勅號曰中使文選注

漢書書明漢官儀注

館萌延故老說鴻漸以三川阡陌林等交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

杜少陵集詳註七卷十六五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杜臚此八公乃公創格。蓋法詩之頌。而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爲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朱注詩序末句。昔不以存歿之前後爲次第也。

陶詩序

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

八章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後贈官也。唐書王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幽燕。一作薊兒。

穎銳

一作

物不隔

銳

比其英鋒

○唐書

思禮父虔威

爲能禦處

所謂屹然強寇敵也。

自此九曲盡復

則其地非外蕃

而其王已遁迹矣。

飛兔二句

言足以長驅遠

馭

流沙磧石

青海天山

皆在西極之地。

○周禮

大司徒頤職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注

服事爲公家服事也。

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同籍麾下

及翰爲隴右節度使

思禮與

周禮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是左輸邵詩

者袁其功

名未就

而天促之也。

唐書

王思禮

高麗人。

期方軍將思禮少習戎旅入居營州

一作

蔡邕

袁滿來碑

雖則童稚

令聞芬芳

任昉表

不隔微物

服事哥舒翰

意氣

一作

無流

沙磧未甚拔行聲聞。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聲去。

百萬衆出入由猶通咫尺馬鞍懸將

去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漢壁飛兔不近駕鷺鳥資遠擊右立功

之事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鳴鏑

馭事爲公家服事也。

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同籍麾下

及翰爲隴右節度使

思禮與

周禮

大司徒頤職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注

服事

爲公家服事也。

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同籍麾下

及翰爲隴右節度使

思禮與

周禮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是左輸邵詩

者袁其功

名未就

而天促之也。

唐書

王思禮

高麗人。

復衛築注

強

軍

將

周泌

爲輸押衙

衛青傳

臣幸得待罪行間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是左輸邵詩

者袁其功

名未就

而天促之也。

唐書

王思禮

高麗人。

復衛築注

強

軍

將

周泌

爲輸押衙

衛青傳

臣幸得待罪行間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是左輸邵詩

者袁其功

名未就

而天促之也。

唐書

王思禮

高麗人。

復衛築注

強

軍

將

周泌

爲輸押衙

衛青傳

臣幸得待罪行間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是左輸邵詩

者袁其功

名未就

而天促之也。

唐書

王思禮

高麗人。

復衛築注

強

軍

將

周泌

爲輸押衙

衛青傳

臣幸得待罪行間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左傳

敝邑

以政刑不修寇盜充斥

前漢書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

靈光殿賦

屹然特立

左傳

辯亡論

喚作何物。諸將以是壯之。十二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枚乘傳」，深壁高壘。  
「呂氏春秋」，飛兔駿驥，古之駿馬。  
「瑞應圖」，飛兔神馬行三萬里，明君有德則至。  
「易通」，易通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  
「蕭蕭」，晉書，謂下文張本王公才識意度如此，則知潼關之敗，非其僨軍而武功之師。  
「自」，杜預爲征南將軍，有春秋左傳辯。  
「有」，劉伶論，聞此消胸襟。  
「適」，常景詩，嚴君性沉靜，立志明霜雪。  
「此」，蕭蕭在廟，莊子，是適人之適，而非自適之適也。  
「底」，杜臆，胸襟沉靜，二句夫子所云，懼而好謀，可於氣象得之。  
「定」，藝文志，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也」，晉書，謂蜀中伊洛謂河南，至尊卽明皇太子，卽肅宗當時靈武。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房琯奉冊至靈武，受命以後，因納諱言，故思禮得釋放也。  
「○」，崔乾祐進攻之，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執以降賊。  
「○」，馮奉世傳，大將軍出必有偏裨。  
「○」，漢書，張華凱歌，元帥統方夏。  
「○」，東方朔傳，手格熊羆。  
「○」，後漢書，史論，兵纏魏闕。  
「○」，後漢書，王褒四子講德論，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羊祜表，樂記，以逆氣成象。  
「○」，春秋，梁益二州，卽西蜀地。  
「○」，後漢書，史論，兵纏魏闕。  
「○」，後漢書，王褒四子講德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  
「○」，范蔚宗論，至諫以爲可收後效，遂見赦。  
「○」，唐書，何以逆氣成象。  
「○」，新舊二書記，思禮蟲下被釋，在靈武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  
「○」，錢箋，安石在東山，縉紳敦迫。  
「○」，唐書，王褒之英。  
「○」，左傳序，天子曰：穆天子傳，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驩言。  
「○」，漢書，前漢書，申云：飛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禁暴靖。

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此憶其守武功而興復也。帝自靈武至鳳翔。自鳳翔臨涇渭。已漸逼京都矣。翠華天子之旗。時在二月。故有飛雪。熊虎將士之旗。統率六軍。故亘阡陌。詔鎮謂奉詔以鎮武功所掩扼敵衝也。無雙言勇略特出。漸瀝言軍令肅清王師。至故巷。有歌寇不侵。故野多麥。○上林賦。建翠華之旂。周禮。春官司常熊虎爲旗。鳥隼爲旛。所在以帳爲殿。詳二卷。金城縣屬京兆府。至德二年改爲興平時。思禮爲關內節度使。守武功賊將安守忠來戰。思禮退守扶風。賊分兵略河西之金城。誤矣。唐書。思禮除關內節度使。守武功賊將安守忠來戰。思禮退守扶風。賊分兵略河西之金城。誤矣。○圖經。岐山一名天柱山。文王時鳳鳴岐山。人亦呼爲鳳凰堆。在鳳翔府帳殿。天子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上命郭子儀擊之而退。馬援傳。掩其咽喉。漢武帝詔。禁暴止邪。養濟羣生。史記。蕭何曰。如信國士無雙。謝惠連賦。畿漸瀝而先集。詩。無小無大。從公子邁。後漢。桓宣武素有雄情爽氣。王彬別傳。爽氣出成帝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薦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及夫扶哭廟後。復切扶又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空。一作繫音。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此惜其守太原而身沒也。前漢。刑法志。制爲祿位以勸其從。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麥夜也。厚夜猶長夜。○舊唐書。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輶朝。日贈太尉。謚武烈。史記。范增乘扁舟浮於五湖。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昔觀文苑傳。汾水出太原晉陽山上。徐彥伯詩。楚山雲水白。左傳。清時難屢得。曹植詩。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輶朝。一左傳。尾中腰各四句。前兩段各十六句。後兩段各十句。○後漢書有文苑傳。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增獻歎之。嗟嗟。韓非子。舍於驛。桑見蠻。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唐書。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數月召鄧景山代崇嗣。景山傳。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增獻歎之。嗟嗟。豈述廉頗績。英華作頗跡。嗟嗟。晉作嗒。鄧大夫。士卒終倒戟。將客意作結歎繼起無人也。將略不須聲。

故司徒李公光弼

〔盧注〕哀司徒者。哀其匡復大功。受謗未明而沒也。  
〔朱注〕司徒已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其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耳。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彊一作騎去。騎擊攻吾城。愁寂意不懶。人安若泰山。薦北斷音短右脅。朔方氣乃多。蘇黎首見帝業。首記守太原之事。當時安史稱亂。祿山從河北而向潼關。思明從山西以瞰秦隴。自光失意也。○舊唐書。太原漢晉陽縣。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以逐荀寅君側之惡人也。一枚乘傳。安於太山易於反掌。國語。斷趙之右臂。西域傳。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朱注。太原在幽薦之西。故曰右脅。舊書。郭子儀爲朔方節度。薦光弼爲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加校檢司徒。尋遷司空。漢。高帝紀。五年而成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切。扶又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英華作捷。次記破思明之功。僞降既而賊勢復熾。公又獻俘奏捷。此至德二年事也。二宮泣玄牋還京。河陽卒子儀舊營碣石來思明再叛。乾坤獵如縱火。大獵笑祿山。思明自矜其勇。○沈約安陸昭王碑。二宮升降令績斯俟。西郊自蜀至京之郊。周制。后稷爲太祖廟百世不遷。左爲文世室。右爲武世室。居三昭三穆之上。共爲九廟。史記。勾踐身稱爲臣妻。稱爲妾。詩。叔于田。章叔在藏。烈具舉。前漢。長沙共四夷之事。則獻捷於王。又擊之必大捷焉。○盧思道集。抵掌揚眉。高視闊步。左傳。凡諸侯有縑兵河南。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天下兵馬副元帥。與思明戰。中潭四大破之。又收懷州。擒安太清獻俘太廟。里初妥貼青蠅紛徒。一作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切。未入朝。音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此傷其封王未久。憂讒以卒之末。其封臨淮郡王。在代宗初年。越二歲而竟憂憤身矣。怯小敵。雖指北邙之敗。亦見其勇於大敵。○大敵

漢書贊勳業既崇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舊書寶應元年五月光弼進封臨淮郡王。杜篤誄吳漢上元二年五月復以光弼爲河南副元帥統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王逸楚辭序一事不妥貼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唐書北邙之敗魚朝恩遷延不敢行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年五十七贈太保謚武穆。朱注譚賓錄光弼懼朝恩其策謬深忌光弼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之害內省慚懼。張率詩獨向長夜淚承睫。桓譚新論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淮南子一葉落而知秋王濬表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悽愴一作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誌陵之後人心追悼也。去棟掃堞朝無倚毗槐里相接死猶近君烈士增痛同懷忠憤也。初光弼至河陽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今則光影已晦矣當時朔方軍士樂郭之寬畏李之嚴今則稠疊悲痛矣此皆實歿事也○去高棟卽梁木其壞意史記孟軻傳高門大屋朱超詩高棟響行雷宋檀道濟被收脫幘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沈佺期詩遺堞尙雲屯堞城上箭梁裴啓語若葛武侯以白羽扇指麾三軍杜臚羽扇零落惜不盡其用也。西京雜記漢帝及諸王魏傳王賜璧珠瓊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世說崔琰代操見匈奴使曰魏主何如使曰英姿蔑績委而不用曹植後漢二十將論英姿蔑績委而不用曹植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惻愴槐里接朱注云碑又云變於富平縣考三原與富平接壤烈士暮年壯心比舊書本傳曹操樂府直云光弼葬於三原詔百官祖送延平門外。高祖獻陵在三原中宗定陵在富平故以之舊注直云光弼葬槐里則失實矣。西京雜記開匣拔鞘光射人曹植詩光彩暉竟何人灑淚巴東峽未爲司徒表心而深致哀思也李公扶帝業奏大捷此功烈之昭著

韓淚滿抱劉克終映曉其形容臨淮憂謾畏譏不敢入朝之意獨見分曉。今按當時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謑中官子臣此微顯闡幽欲爲純臣表心也一語有關大節唐書本傳史官力爲暴白皆公詩有以發之矣。

樂易

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又

利涉大川

莊子

茫然疲役而不知所歸

曹植詩

灑

不恨身滯峽中不能臨家悲哭爲可歎耳此章五段各八句分裁○晉紀總論長虞數直筆而能糾庾信詩唯當一史臣史記甘茂傳文侯示之謗書一箇杜臘筐篋似用儀聞命卽赴不顧其身終以至誠感物光弼休於禍患畏縮不行竟至悔恨而亡詩云直筆在史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新書武字季鸞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

鄭公瑚璉器華去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巍切然大賢後復扶又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

並去小心事友生閱書百氏一作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嘗力爭首敍生質才品上六言令

聲十言封其華後漢楊賜傳華獄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

風霜句知武無欲殺公孫述傳公孫述御史不可漢力趙壹著漢儀尙整肅胡騎去忽縱平

生妙思六經汲道遙官選公孫述傳公孫述御史不可漢力趙壹著漢儀尙整肅胡騎去忽縱平

前漢封其華後漢楊賜傳華獄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

前漢封其華後漢楊賜傳華獄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

前漢封其華後漢楊賜傳華獄所挺九德純備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吾欲往乎西嬉玄宗先天二年

問公卿不知萬乘去聲者。乘輿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寥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官威儀。武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書。盜賊縱橫盧照隣詩拂曙驅飛傳飛傳急遞也。河隴河西隴右也。通新書謂拭淚列子景公雪涕而顧晏子。吳越春秋長吟悲鳴。前漢終軍傳受辭造涕下雲臺鐸仗授兵。張載敘行賦嗟寂寞而愁予。庚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魏志注魏氏春秋。帝形下滯江山。世說桓玄西下笳鼓並作丘遲與陳伯之書。獨有強沙塞之間。陶潛詩延之詩。又途窮凝聖情。

形迹滯江山。世說桓玄西下笳鼓並作。丘遲與陳伯之書獨有強沙塞之間。陶潛詩延之詩。又途窮凝聖情。

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至。原廟丹青明此述其協贊恢復敵愾者多論貞觀治倣太宗發岐陽師出鳳翔。血相視戰傷者衆氣不平。

人戮力聯翩奏捷牛酒迎官軍丹青修祖廟也。○吳越春秋椒丘訴曰。此天下壯士。

人刎血相視忠經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孫寶傳心內不平易。六爻發揮。

施及四極曹植詩聯翩歷五山。唐太宗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易自我西郊。

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壘塹塞隙。漢書叔孫通請立原廟。

注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

晉陽秋武帝改營太廟填以丹青綴以珠玉。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聲陽兵。

京兆空柳色。一作尙書無履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去此敍其歷任始終俄寵辱除罷不常竟哀。

川節度空柳色。京尹身殂無覆聲。尙書述杳烏自朝夕。申丞虛位白馬休行諫諍不聞矣。朱注武初爲京兆少尹再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使。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新書已收長安武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都尹劍南節度使還京拜京兆少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

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匡衡傳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竟坐免汲黯傳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後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霍去病傳以功封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傳亮表榮旣備寵靈已忝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爲大府亦謂之會府禹貢傳華陽黑水惟梁州漢張敞傳敵爲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唐人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時尚書鄭崇常曳革履諫靜帝曰我識鄭尚書履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嘗有野鳥數千棲復諫矣上林賦屨從橫行後漢張湛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四郊失壁壘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韻鉛延子荆四郊失壁壘句不應預侵一作逢迎堂上指圖畫胡化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平虛館開間○此因治蜀有功而追憶生前也諸葛文翁見功德在人雪山輕重言身係安危何遜孫楚比參謀之士失壁壘邊境肅清聞逢迎賢士交集指圖畫要熟知吹玉笙軍政暇裕酒只細傾志在經國觀釣問俗留心民瘼也○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杏述亮者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爲過也文翁注見前公三鎮蜀中故有去來之語梁書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一日與游宴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韻鉉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玄女六韜及玉鉉篇晉書一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記四郊多壘猶大夫之辱隨何說鯨布深溝壁壘漢獻帝紀公孫度虛館候邴原漢章帝詔遣吏逢迎公有奉觀殿鄭公廳事岷山泡江畫圖詩之心得細傾與豪飲相反觀鈞謂武過草堂公酬詩云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獲作笛悵望龍驤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此爲籌邊未竟而痛傷死後也蜀近吐蕃民苦饋餉故滅戎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作無馬融幽樓真鈞錦江魚吳志陟瓌使漢入國而問俗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獲作

漢荆衡也。虛笛知音已亡。望塋孤墳遠隔。老賓客向爲幕僚愧簪纓。感其薦拔。此章前兩段各十二句。中兩段各八句。後兩段各十四句。○前漢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賈誼傳。商書永肩一心。庚信詩幽磬沉沉。左傳晉侯孺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好旌音翻以啓路。注旌喪車之旌。唐書永泰元年四月武卒時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短折曰不祿。左傳潘岳寡婦賦。飛馬融精駁術數性竹杖賦。是乃江漢英靈荆衡杞梓。晉王濬傳。武帝因謠言拜濬爲飛驥將軍伐吳太康性。

六十年卒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武者何可勝數。而後人至今傳述公之有功於武多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杜隱汝陽被寵善終本無可哀。直以下交情厚。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寒夜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音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此敍品貌不群及平時恩遇。杜隱贊王用謹潔極三字最得要領。○功無讓儲位。封寧王。魏謐讓皇帝。○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魏略。邯鄲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歎爲天人。○酉陽雜俎。太宗虬髯常戲張弓掛矢。○武陵王紀詩。塞外無春色。此翻用其語。乃極狀器字之溫和也。○楚元王傳。出入臥內傳語言。非時卽常常而見之意。謹潔言能謹身潔己。○記。骨肉之親無絕也。○羯鼓錄。汝陽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出幸頃刻不舍。從容聽退。朝音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游幸。

詔王來射石雁拜命已挺身下三段記當時射獵之事此言明皇詔獵也吳論動若一行列整肅號令嚴○書從容以和淮南子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屬王臂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又江都王力格猛獸○淮南子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洙曰

三禮圖全羽爲旌羽爲旌所謂注旄於旗干首也○高唐賦駕駒馬建羽旗○左傳拜命之辱○前漢夫詩注駢駢衆多疾行之貌○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前漢征

劉屈離傳屈離挺身奮身而起也箭出飛鞚內上又一作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聲拂明月輪從聲去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去一物手自與金銀此言汝陽陪獵也出飛鞚王飛馬以射回翠麟帝回馬而視紫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燕城賦紫塞雁門○庚信詩明月動弓梢○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從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隋辛德源詩雲衝天笑明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聲陳竟無衡櫟虞聖聰一作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此言王能諫獵也聖聰謂聽諫多仁謂民得休趙曰水有藻鱗非特不獵抑且不漁矣謹潔以行己言忠勤以事君言○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通鑑秦王荷璽如鄰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而諫○相如諫獵書清道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衛縕之變○注縕車之鉤心也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鑪豈樂飲酒○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鑪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後漢劉翊傳詔書嘉其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聲學尙貞烈○晉傅亮表感舊永懷○曹植詩歎涕霑巾○崔日知詩窗前窺石鏡○沈佺期詩河畔踏芳茵○揮翰初難擬羊忱性無智甚貞烈○公羊傳仇牧義形於色

北史一「文苑傳序」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鍾嶸詩品：「川廣不可泝，慕久狐兔隣。宛彼漢中郡王。」一作文雅見天倫，何以慰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聲壯已書紳，舊游易音磨滅衰謝增。多一作酸辛，未因汝陽而及漢中，乃撫今思昔之感。俱遠津，公在夔州，漢中在歸州也。昔風味憶從前，譚新論。上漢中王，瑀汝陽王弟也。公昔與漢中王會於梓州。下鮑照詩：「川廣每多懼。」恒其上，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蹲躅而歌。弟天倫也。下平寶晉論：「汎舟三峽，溫溫恭人。」晉劉遺民書：「企懷風味，鏡心象迹。」不勝紀減不可。

前贈汝陽王本排律也，故敍次莊嚴。此哀汝陽王乃古詩也，故紀述錯綜。前括夙德升爲全詩之綱，於奇毛賜鷹只一語輕點，此括謹潔極爲通篇之眼。將詔王射雁用三段詳敍，如史記淮陰侯傳多入刪以旁出見奇，方是善於寫生者。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盧注：「哀祕書者，哀其文章氣節遭讒而死，爲可傷也。」唐書：「文爲諫諍官。」張潛曰：「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貞，堪李蘇鄭三人皆書地。」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淪。一作贊。古人不可見，前輩復扶又誰繼。首嘆才人凋謝，古人槩言前輩指李。○論陵贊之端，所以多有。左傳：「上陵下贊。」抱朴子：「孔融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憶昔一提至竟掩宣尼，執痛其抱才不遇也。見者精賞，天人所包者大。○陸倕感知己賦：「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漢書：「鄒陽傳。」蟠木根聲名，言書法起下金石二句。制作恒多灑落，言文章起下造化二句。散謂刊布追琢，謂鑄勒第造化所見者。

「**劉峻書**」聲華無寂。『**庾信**字文順集序』章表健筆。『**郭象莊子序**』灑落之功未加。刻於金石以爲表經。『**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山嶽銳狀碑勢之巍峨。『**酈炎詩**』功名重山岳。『**莊子**』造化之所始。『**司馬遷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漢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澗轍。寶珠惠龍宮。墻廟湧勝。一作浩刼浮雲。作

空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眎已皆虛跋涉。曾層不泥聲。向來映當時。豈獨一作勸後世。價之重。此述其聲。

千謁滿望言。有求必應。森然起例。謂碑文體制。白楊墓道碑也。龍宮寺觀碑也。宗儒學宮碑也。故吏遺愛碑也。眄眎皆虛。前之看碑者已往。跋涉不泥。後之摩碑者復至。故下接云。映當時而勸後世。若以眄眎跋涉爲索文之人。於上千謁句爲重複矣。趙曰。泉路昏暗。得道之文。如明珠洞徹。故以爲惠塔廟之文。神靈呵護。雖亘經劫。而浮雲常衛。○『**謝靈運詩**』圖牒復層滅。碑誰傳聞。碑乃石碑版。是金版。

『**東都賦**』瞰四裔而抗陵。『**史記**』陳餘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古詩**』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宣室志**』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

西國清水珠。至濁水冷然洞徹矣。『**說苑**』寶珠不飾。『**仙傳**』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徐陵寺碑**』朝驚鶯嶺夜動龍宮。『**金剛經**』如佛塔廟。『**洛陽伽藍記**』永熙三年。永寧寺浮圖爲

火所燒。有人從東萊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燄然如新。此言塔廟如龍宮也。『**度人經**』惟

有元始浩叔之家。部制我界。統成玄都也。浩叔無窮之叔。『**史記**』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惟

赫名向傳。仲舒學爲儒宗。『**論語**』俎豆之事。『**霍光傳**』問所親故吏。『**何武傳**』生前無赫

名。去後常令人思。『**古詩**』眄眎以適意。『**詩**』大夫跋涉。『**沈約謝靈運傳論**』標能擅美。

獨映當時。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切紫骝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穀作穢。此述其好施之情。珊瑚鉤麟罽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濟。見

今之百姓。競豐其屋。『**漢書注**』蕭誼詩。珠簾半上珊瑚鉤。若今既及氍毹之類。以織成罽。對珊瑚鉤織成罽。乃罽名也。公集中

證織。『**南史題**』梁武帝幸樂遊苑吹鳳凰佩。『**周易**』豐其屋。天際翔也。『**晉書**』

獨映當時。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切紫骝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穀作穢。此述其好施之情。珊瑚鉤麟罽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濟。見

今之百姓。競豐其屋。『**漢書注**』蕭誼詩。珠簾半上珊瑚鉤。若今既及氍毹之類。以織成罽。對珊瑚鉤織成罽。乃罽名也。公集中

證織。『**南史題**』梁武帝幸樂遊苑吹鳳凰佩。『**周易**』豐其屋。天際翔也。『**晉書**』

獨映當時。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切紫骝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穀作穢。此述其好施之情。珊瑚鉤麟罽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濟。見

今之百姓。競豐其屋。『**漢書注**』蕭誼詩。珠簾半上珊瑚鉤。若今既及氍毹之類。以織成罽。對珊瑚鉤織成罽。乃罽名也。公集中

證織。『**南史題**』梁武帝幸樂遊苑吹鳳凰佩。『**周易**』豐其屋。天際翔也。『**晉書**』

語義然後取。舊唐書。崔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幾數百首。又云。崔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爲鬻文獲財未有如崔者。孔叢子。鄭成子聘晉過衛右宰叢臣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行聞衛亂殺臣死之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廣絕交論。寧襄公成子分宅之德。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有無通共之猶有感激。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贈之延爲上客。劉劭人物志。普博周給弘在匱裕。陶潛詩。擺落悠悠談。趙岐孟子章指。千載聞厚亡。顏氏家訓。山巨源以蓄積取譏皆多藏厚亡之文也。唐書。讎人告崔臧貨枉法。許昌人孔璋上書救之曰斯人所能者拯孤艸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鳴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此傷其遭逢不偶獨步名振文壇風聽聲徹帝庭宣尼掩袂道窮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唐書。玄宗東封回邕獻詞賦辭旨後因上計偕中使臨索其文故以九臯鶴唳比之。漢書。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爲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亦題曰江夏李公詩。又云江夏姿也。劉琨詩。宣尼悲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三作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怨。作恨宮闕深旒綴。往者再提漢濟痛其直節受枉也。此記其立朝風節。周注當時振頽俗霽天顏。其忠貞若此而爲小人所陷亦以天濟子濟居九重耳目易於壅蔽耳。○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左傳。當時振頽俗霽天顏。其忠貞若此而爲小人所陷亦神記。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舊書。韋巨源傳。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邕再駁之。文士推重。史記。絳侯謂王陵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唐書。邕拜左拾遺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弟反狀武后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環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環奏。淮南子。哀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趙廣漢傳。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傅玄傳。玄除郎中貴游儼服臺閣。生風。邵注。秋旻霽美其皎潔也。爾雅。秋曰旻天。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前漢五行志。君若纓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旌旗之旄隨風動搖也。或曰旒旌所以蔽耳目。言朝廷放逐早聯翩。低垂因炎癘。一作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一作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籌。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一作禍階初負謗易音。力何漢濟才詣切。○此記其被

歷任迭爲刺史故云幾分竹所在必親賢士故云夙擁鑾周旬注邕名位不爲卑賤而其死也竟與小臣無異且其禍起貞謗非有實事擠之亦易爲力何必漢噬至此乎○史記屈原放逐著離騷司馬相如賦翻帳低垂宋之間詩自可乘炎厲帝闢鳥賦庚子日斜離集予舍宋之風間詩百越去魂斷史記李斯傳吳均詩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魏都賦英辯榮枯舊唐書邕累貶雷州司戶周漢書其無乃階禍乎賈誼傳宋玉小言賦會九族而同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聲敍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初計切○伊昔三提至鯤鵬噴迢遞交情始末也此言其投契甚久公與邕契久敍闕思故日陰改移也○謝靈運詩伊昔家臨淄臨淄亭在今山東濟南府左思詩陸機歎賦託末契於後生潘岳楊仲武誄日仄景西望子朝陰廣雅砌鈿也樂酒曰酣氣益震尚書孔傳論平文到倒一作崔蘇指推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關鍵從英華他本作撻或作捷其獻切欵不閉例倒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鯢鯨噴迢邁下專論一家之詩論文以下槩論當世之文例及以咨嗟三句又特美所和嗣真一作趙注山桂比詞之秀拔鐘律比聲之和雅鯢鯨比勢之強壯○錢崔蘇傳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幾能屬詞與李蟠俱以文翰蓋崔蘇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卒指盡屈指數朝野僉載蘇味道也唐書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幾能屬詞與李蟠俱以文翰蓋崔蘇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卒指盡屈指數



如見斷鼈立極時宣老杜有云序言邕爲荊州今舊書皆不書抱朴子訓誨所以移蒙蔽

王嗣爽曰李才名甚盛而其死甚慘公痛之極故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斷蒼梧帝又曰事近小臣贊未又曰坡陦青州血不覺言之複也葉石林以爲累句論詩則是而非所以論子美其起語豪宕亦兼

自寓

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嚴純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昂排蕩變化直追龍門之筆細按其前後段落又未嘗不脈絡整齊也郝敬曰李江夏之文章藻鄭司戶之博綜必有少陵之雋筆乃能曲盡其妙

故秘書少聲監武功蘇公源明爲可惜也唐書蘇源明京兆武功人

盧注哀禮書者哀其忠孝文章始終遇蹇

武功少去也孤徒步客寓一作徐充讀書東嶽中十載上聲考墳典時下去萊蕪郭忍饑浮雲巘負米晚爲聲去

身每食臉切必汎聲叶上夜字照爇薪垢衣生一作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敍其少而好學○此

饑垢衣貧能苦志臉必汎傷親歿報劬勞念親恩俱應少孤○唐書源明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兌

孔安國書序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又曰孔子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舊書萊蕪漢縣後廢長安四年於廢嬴縣置萊蕪縣屬兌州

句云朝饑最難忍詩陟則在巘山項也家語子路爲親貢米百里之外薛君章

橫重涕兮泣流侯瑾家貧傭貨暮輒燒柴薪以讀又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既畢誦

讀亦竟碧蘚猶今人言衣服微斑韓詩外傳子路曰不能勤苦焉得行此詩哀父母

生我劬勞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淚一作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音君東堂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

可題題墨未乾切乙科休聲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一作吏祿亦累上踐晨趨閨闥內足踏宿昔跡切○古

此敍其壯而出仕蔚醇儒其學不雜包舊史其文甚博京輦輦轂之下東堂試策之地宗匠指衡文者掾吏屢殘自卑官屢遷也足蹈昔跡依然徒步而入也○易其文蔚也蔚文深貌漢書賈

公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杜預左傳序舊史遺文略不盡舉

吳薛瑩詩遷入京輦遂升樞機

山謙之丹陽記幽人貞吉袁紹書

序堂魏制周小寢也。『晉書』擊虞舉賢良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袁宏三國名臣贊下之有制詔天子答之曰可。』『儒林傳』房鳳字子元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又云』源明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大人賦』排闥闕而入帝宮。『韻昭注』闕天門也。天上有人間帝殿亦名闕。『莊子』百舍重趼增韻足胝曰趼一麾出守去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不。『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一作逆順辯范曇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色意。『一作再扈』王仲正本作再從一作屢侍祠壇壝此其陷賊不汚。『黃屋風卷』上皇幸蜀矣源明失於陪從致爲賊驅遣而悲憤也。崩知斷故情不展石可轉見心不變。吳論肅宗復位順逆既辯一時受僞命者悉加刑戮如范曇有顧兒之痛李斯含黃犬之悲而祕書獨寒松不改得與郊祀盛典。○『顏延之咏阮咸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唐書』源文明出爲東平太守召還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八駿用周穆王巡遊事。『陳琳檄文』並集鹵庭。『謝靈運詩』再與朋知辭。『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三都賦序』旣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宋書』范曇臨刑其子靄取地土及果皮擲曇問曰汝嘆我耶靄曰今日何緣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史記』二世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世說』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唐書』肅宗復兩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爲祕書少監。前後百卷文枕去藉皆禁讞。『盧演篆刻制作揚雄流溟張本末一作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專切反爲後輩製予實苦懷緼煌齊房芝事絕終一作萬手攀蹇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惡。『懸黃金胡爲投乳一作贊音畎』此敘其文才直節禁讞比文錄利如寶劍雖犀兕亦可剗截有文如此而人乃輕視公所以懷思而歎息也。當時齊房瀆祀蘇能苦口力諍於萬手欲攀者竟阻絕而不行足爲將來勸勉矣且其意不欲求取金印何爲觸犯忌諱如投乳贊乎此皆發於忠愛之誠耳。○『唐書』源明又有前集三十卷。『隋』『辛德源』少有重名累官考功郎中劉逖薦之曰枕藉六經漁獵百氏。『謝混傳』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爲珍膳項下累官。

憐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臠一後漢書一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曹植責躬表一詞旨淺末不足採覽此未

寶淺一漢張無端倪一後漢書一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後漢書一通鑑一乾元二年六月上從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自漢武帝祠太乙至唐復祠之舊唐

蕭書一嘉其切直正始之音一李陵書一來相勸勉晉書一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周顥傳一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爾雅一贊銘不意永嘉之未復

鯢一蔡邕傳一後輩被遣文選注一賴思貌漢書一武帝大興祠祀元封中齋房生芝而作歌越絕書一陸刺犀兕水載鯨一

劍篇一揚其華如芙蓉始出盧照隣詩一相邀俠客芙蓉劍李尤劍銘一有光澤貌一

蕭宗一時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思明陷洛陽帝將親征上疏極諫一

力曰一爰有獢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厭結交三十載聲吾與誰游衍榮陽復

扶又冥寗罪罟已橫去胥切嗚呼子逝日始秦則一作終塞長安米萬錢凋喪去盡餘喘戰伐何當解

一切河歸帆阻清汙尙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餓一胡夏客曰武功少孤忍饑爲官又以饑終讀此不禁三歎此章前後三段各十二句中

即蘇卦名一詩一罪罟不收一橫留橫羅法網也劉孝威詩一舊書一麥芒乍晉絲李善選注一晉結也泰蹇用易

河歸路所經一間二段各十四句○一任昉詩一結懼三十載及爾游衍一新史一源明雅善鄭虔杜甫

鄭皆卒一詩一漢高帝紀一關中大饌米斛萬錢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文一斛則萬錢矣

人死精魂歸於蒿里使挽者歌以送之一詩一劉楨詩一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古今注一漢水至江夏安陸縣入江

挽歌二章一八哀詩苦心力索未免人勝於天就諸章而論前篇精悍著古後三首却繁密不疎尙須分別而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被污貶死爲可悼也一哀榮陽者哀其生不逢時至鄭虔榮陽人

鷄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去聲。一雕籠養榮陽。冠去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英。華作氣精。一作氣清。爽首言其人品孤高。而兼得名位。上四比。下四賦。○「莊子」昔者海鳥止三日而死。江淹擬古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張華鷄賦序」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然皆負矰罿。纖羽入貢。○「補衡鷄賦」閉以雕籠。剪其翅羽。○「原注」往者公在疾。蘇公願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後漢」後漢張奮傳。夫皆信重之。○「前漢」五天然生知資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切丁丈藥纂西極。一作後漢。○「陳琳書」此乃天然異稟。非讚仰者所庶幾也。○「庚肩吾書品」鍾天然第一。生知見禮記。○「後漢」李固傳。通游夏之藝。顏閔之仁。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兵法。此言虔所著之書。古人不逮也。○「楚辭」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顏氏家訓」吾見世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唐書」虞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寡。無不詳審。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司馬遷傳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高元之茶甘錄」薈草多貌。蓋遺恨以終篇。○「原注」公著薈草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徐爰注」有技藝小也。○「會稽二說不同」趙次公云。當以公詩爲正。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懶。○「爾雅序」會稽音最聚也。蓋與會稽二說不同。○「趙次公云」當以公詩爲正。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懶。○「徐爰注」有技藝。欲逞曰。圭臬星經與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譜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勝。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寡英華誤設。稱。其才藝絕人。土圭善地理。星經識天文。蟲篆工書法。丹青能繪畫。朱注。虔之談論勝於方朔之詆譖。顧野王奇字皆通。有虔而顧不能止一矣。鍾繇鍾會父子善書。有虔而鍾可覽。兼兩矣。文傳二句。見名重當時。獻書以下。見才動人主。○「陸倕石闕銘」陳圭置臬。○「趙注」圭以測日景。臬以度廣狹也。天官家有甘石二氏星經。○「魚篆魏略」邯鄲淳善薈雅虫篆。○「傅咸賦」

「圖像於丹青。」**楊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通。太枉太迂曲也。」

「東方朔贊」：「詆達多端，應譖似優。」**陳書**：

「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書**：

「畫記」：「鍾繇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宋書」：「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

大署，形容繪事之逼真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唐書」：「宋書」：「謝瞻作喜聲詩，靈運寫之，混跡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呂緯云：并畫以獻帝。」

「畫收霞催月上，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層寄。」

「魯作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块莽，反覆音歸聖朝。」

「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從英華。」

「一」：「東方朔贊」：「詆達多端，應譖似優。」**陳書**：

「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書**：

「畫記」：「鍾繇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宋書」：「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

大署，形容繪事之逼真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唐書」：「宋書」：「謝瞻作喜聲詩，靈運寫之，混跡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呂緯云：并畫以獻帝。」

「畫收霞催月上，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層寄。」

「魯作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块莽，反覆音歸聖朝。」

「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從英華。」

「一」：「東方朔贊」：「詆達多端，應譖似優。」**陳書**：

「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書**：

「畫記」：「鍾繇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宋書」：「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

大署，形容繪事之逼真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唐書」：「宋書」：「謝瞻作喜聲詩，靈運寫之，混跡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呂緯云：并畫以獻帝。」

「畫收霞催月上，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層寄。」

「魯作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块莽，反覆音歸聖朝。」

「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遐泛從英華。」

「一」：「東方朔贊」：「詆達多端，應譖似優。」**陳書**：

「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書**：

「畫記」：「鍾繇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宋書」：「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

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此憶台州之別。紫芝歌埋迹深山。杏壇丈久離博士。東南魍魎俱指

坐杏壇之上。

「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

班白見孟子。

「虛謐詩」借日如昨。忽焉晴曇。

春深秦作

泰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隨意宴遊。

操紙二句言醉後吟。

推從趙本一作晉。

易惟其時物也。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遐想管樂。

遠明風流。還疏闊。平昔濫

嘆馬頤組。一作楊雄傳。口吃不能劇談。

「鮑照詩」無由稅歸鞅。

「邵注」稅止也。

鞅詞場竟疏闊。

平昔濫

上聲推從趙本一作晉。

此結出歿後哀思。

疎闊承台州公不見。

鄭審在江陵。哀死而因念生。

與前哀汝陽王同意。

張遠注此卽昌黎所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

友者而如見賓也。

此章起結三段各八句。

中二段各十四句。

後二段各六句。

○「顏延之詩」存歿竟

何人入。一作蔡邕贊師賦。

時牢落以失次。

「檀弓」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原注」著作與今祕

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黃鶴曰」審當與處爲兄弟。

故比之阮咸如杜位乃

公從弟而云阿咸也。

「張協詩」出處雖殊途。

「黃鶴曰」審當與處爲兄弟。

故比之阮咸如杜位乃

堪與日月並垂者自不爲浮雲所掩。

大概詩家之元氣在焉。

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遺也。

故右僕射相去。

國曲江張公九齡。

不能信用爲可惜也。

「九齡」韶州曲江始終。

相去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礪。古猛切。

同仙鶴下去。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一作

思。聲復切。扶又與雲路永。

寂寥想土階未遑。一作等箕願。

飛騰雲路則想致君。唐虞而不遑等於高隱矣。

○「漢書」百官表。既而

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至閩中。是謂南紀。舊注江漢之南。皆謂之南紀。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於粉壁圖仙鵠。錢箋云。九齡家傳。九齡母。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北史劉劉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貴。能致遠。可見其不留於磯也。鮑照詩。舞鶴賦。偉胎化之仙禽。又一疊霜毛而弄影。宋之間詩。九鶴。太宗謂魏徵曰。金在鑽何足貴。馬遷傳。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堂高三尺。土堵三等。抱朴子。堯舜在上。箕穎有巢棲之客。上聲君竭力歲嶧天池。一作日蛙罷退食吟大庭。何心記託。一作榛梗骨驚畏曩哲。贊音真。一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女六多幸。敢忘一作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華作金紫。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去不淺。黃霸鎮每靜。此敘其仕進履歷。張也天池蛙罷。林甫恣謾也。退食二句承蛙罷。言不計私忿。養蘇耽比其尊情。紫綬出爲國事。換蟬冠爲尙書。庚亮黃霸稱其在任政績。○江淹金燈草賦。植君玉臺生君。九齡擢進士第。拜校書郎。歷中書舍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中書侍郎。此由玉堂金華切近於君。碣石嶧祿山勢。大誰守。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同作腹也。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列林甫疾者非。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加人境恐佩爲後患。不奚殺契必丹。必爲敗績。武帝張大誰。守患上。大誰守。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安祿山爲曲江。爲海燕詩。以致意。林甫解者非。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紹興附。不驚同作腹也。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通鑑。同作腹也。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也相。通鑑。同作腹也。大其鳴甚壯子。一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返朴。或引韓非爾。退本事。詩議。於龜游乎華池。注大庭似青蛙。而後言之。曰玉堂金華殿有中央宮。有金華殿二門。唐書大將軍。

二十二年九齡爲中書令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所謂換蟬冠也。明皇雜錄一張九齡裴耀卿詔爲左右僕射罷參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爲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覺股栗。少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神仙傳一蘇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云受食橘葉飲井水而愈。唐書一九齡遷工部侍郎乞歸養詔不許及母喪解職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品應紫綬。荆州爲上都督故時服紫綬也。中山王一文木賦一朱注一唐制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之上有都督是其統領。晉書一庾亮鎮武昌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與復不淺。晉書一謝安傳一曹參傳一殷延年之治靜。次公之治靜。晉書一謝安傳一每鎮以和靜賓客引調去同諷詠在務屏音詩罷地有餘云。

巫巖並綺麗玄暉擁牋誅任聲防騁自我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才文學此敍其詩史蠶草譏諫詩見風流韻事地有餘力厚也語清省詞爽也。趙注一陽發管謂其詩可聽如黃鐘之律淑氣含鼎謂其詩可味如太羹之和君子二句惜其抱濟世之才退而用心於文章也。起翠螭言文瀾激蕩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主一句咏莫非興寄。

九齡爲滄海遺珠則才名久著南方矣。○舊書一孟浩然還襄陽九齡時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倡和淳紛務屏。又云九齡雖以直道黜不戚戚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趙注韶州在滄海之濱朱鳥卽南方之宿當時謂並巫巖言才氣高褰。

劣而雅好清省。陳一沈炯律表一丁翼陳詩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雕龍一陸機詩思民顏氏家訓一諷詠辭賦一中書舍人姚子顏賦升江同賦工於筆之巫一盧潘岳鬼之醫乘玉輿兮駟蒼螭一廣雅之龍無角炳焉與三代同賦。

史記而比蟠一陳子昂詩一如何負公鼎一謠風人第一片言隻字不闕其間善爲詩任文彥賦之任文彥賦升江同賦工於筆之巫一盧潘岳鬼之醫

筆曰：「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也。歸老，一作守故林。戀闕，悄嘗。延頸，波濤良史筆。蕪，一作絕大庾嶺。向  
 時禮數隔，制作難上。」上聲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此敍其家居存歿而終之以哀弔。趙曰：張公有良  
 二段各十六句。○漢書：邴漢以清行徵爲京兆尹，遂歸老於鄉里。王粲詩：飛鳥翔故林。  
中  
 崔湜詩：丹心恒戀闕。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續托墓於闕庭。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沈約郊居賦：蕭望之傳。不載於良史之筆。  
下  
 邦高士：恨賦。朱注：班固答賓戲。馳辯如波濤。漢書：九齡遷中書令，嘗監修國史。唐會要云：新書韶州始興有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鵲注：  
上  
 射詩：南康記。終蕪絕於異域。漢書：九齡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謫文獻公。又以其姓庚，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  
中  
 曲江：高士。是抑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牧茲。唐書：九齡徐徵君，有唐開元十五年添牧力。變化當與太史劉克莊後方駕惟葉石林別寫。進金鏡錄爲貴妃所毀。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左思當指玉奴楊妃小名。贊曰：杜公八哀詩長篇德符最難晉。魏以表裏雅過十韻，常作限厭音。此  
韓子左賢陵步危規瑣忠言踐青史篆鐸琴藤蔓誰珍徐孺碑影虫但黃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頭金。次公注：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則摹戀機鏡帝獨科敷作數。奏一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以後追因治亂興亡篇中尙略而未詳。其歷敍官階詳記文翰頗失輕重之體。劉須溪嘗議及之。楊升菴  
呂因獨科敷作數。奏一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以後追因治亂興亡篇中尙略而未詳。其歷敍官階詳記文翰頗失輕重之體。劉須溪嘗議及之。楊升菴  
蘇軾謂吳明皇驚者不欲令帝見此書也。別傳謂九齡進金鏡錄爲貴妃所毀。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謂其都筆賦力。變化當與太史劉克莊後方駕惟葉石林別寫。進金鏡錄爲貴妃所毀。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謂韓子左賢陵步危規瑣忠言踐青史篆鐸琴藤蔓誰珍徐孺碑影虫但黃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頭金。次公注：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謂韓子左賢陵步危規瑣忠言踐青史篆鐸琴藤蔓誰珍徐孺碑影虫但黃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頭金。次公注：明皇初爲此官據人莫

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置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  
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爲盡善余謂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  
評累句爲長篇者亦不可不知郝敬仲與曰八哀詩雄富是傳紀文字之用韻者文史爲詩自子美始

夔府書懷四十韻大曆元年秋作

昔罷河西尉初興薦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灑澑時萍流仍汲引樽散上尚恩  
慈遂阻雲靈一作臺宿仗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  
漢閣自磷縕病隔君臣議一作慚紓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所追切○首敍遭遇僂蹇乃書懷  
官須驚主辱名位已晚故撥年衰扈聖端居又作一提萍流六旬爲郎而思寇聖也拙被六旬辭官而居  
灑澑也主辱年衰承上起下天寶十四年公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叛扈從肅宗於鳳翔未幾入蜀以  
平嚴武薦除工部員外郎又辭幕府至夔州首尾凡十二年公未嘗至崆峒而云扈聖崆峒者以肅宗自  
平涼而至崆峒在其地也汲引指嚴武恩慈謂朝命宿雲臺宴湛露望翠華皆想爲拾遺事杜臆揚鑣拔劍憤激悲  
壯林泉而云酒賦所欺此公省愆語也病臥文園慚居漢閣以蜀中馬楊自方朱注主辱謂車駕幸陝○鮑照詩出自薦北門吳越春秋札雖不才  
譽錯傳名位不失施於後世繫質漢儀尙書郎入直臺中牛弘詩端居留眷想  
海賦一萍流而浮轉一劉向傳一轉相汲引櫟樹散木出莊子一蕭淵明書一被此恩慈  
賢臺仗見八哀詩一詩序一湛露天子燕諸侯也一南部賦一望翠華之歲義一梁孝王集諸遊士於兔園  
鄒陽猶云磨礪慚紓德澤自愧退居枉沐君恩耳或解磷縕爲名玷朝班不合謝靈運詩一磷縕謝清  
曠一忠經一沐浴德澤一舞鶴賦一龍驤橫舉揚鑣飛沫一善曰一鑣馬勒旁鐵一史社稷經綸  
記一主辱則臣死一漢書一叔孫通傳一拔劍擊柱機奮起也一淮南子一年衰志憫社稷經綸  
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灑泗一作亂交頤四瀆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

嚴靈一作虛。宗臣切受遺。恆山猶突騎。聲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杭將去。  
 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此憶長安時事。承上揚鑣驚主辱。上八句。  
 振刷乃亂離。如故則以社稷風雲靈。武起事血流數語安史猖獗。自肅宗晏駕子儀受遺代宗當有一番。  
 戎失策所致。四瀆中原言遍地。皆兵白翟丹墀言京輔旋破朱注。恆山遼海皆河北地。杜臆猶突。  
 騎如故也。競張旗轉甚也。呂祖謙曰膠漆所以爲弓誅求之多。則田父歎焉。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  
 地故行人避之。朱注通鑑史朝義死賊將田承嗣薛嵩等降副元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承嗣。  
 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由是諸鎮桀驁遂不可制。公詩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正紀其事。曰存大體爲。  
 朝廷隱也。郭知達注總戎元帥也。代宗討史朝義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杜臆昔順今逆故曰楚貢如嶺南小梗堯。  
 封謂燕薦疑貳北寇指回紇。西夷指吐蕃廣德元年相繼入寇。杜臆昔順今逆故曰楚貢如嶺南小梗堯。  
 卷○經綸風雲注別見。回紇前漢有樓船杆。東方朔傳一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晉文公攘戎狄記。  
 會梁大會洛之州卽春水獨流江淮也。書一血流漂杵。唐書登文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月上不豫召子孫泥於昆陽城胡西河瀆。  
 鄭延之。諸侯四水。獨流江淮也。書一血流漂杵。唐書登文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月上不豫召子孫泥於昆陽城胡西河瀆。  
 事。晁錯傳以宗廟瓦皆飛。白翟地祿山反。京畿鄜坊上郡將軍。東方朔傳一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晉文公攘戎狄記。  
 寂兵行人稀。潘岳籍田賦古曰。一言公其孫弘。一登文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月上不豫召子孫泥於昆陽城胡西河瀆。  
 裳。魏志約大將軍親總六路。徽徑張田父驥傳。唐書登文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月上不豫召子孫泥於昆陽城胡西河瀆。  
 之遊魂伺我隙。一接陳後主詩。於諸侯。薛道衡詩。聊一傳。鮑照詩。過秦論。邊城。屢。爾貢包茅不入。明於國家渠答。林之難。周大鐵蒺藜傳。蜀王紀體。  
 父老西文夷。接北堯淮。南子魏志。約大將軍親總六路。徽徑張田父驥傳。唐書登文屏之陞涉赤墀之塗月上不豫召子孫泥於昆陽城胡西河瀆。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休。一作兵鑄農器。講殿闈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

潦倒答效莫支持。此陳救時籌策承上拔劍撥年衰。  
幸陝州故用周穆黃帝事言當此多事之秋我豈必陪車駕於玄圃乎但望求賢問道如黃帝之下訪具茨山。  
則凶兵可銷講殿可御治平不難致矣孰知廟算不然杞人憂天實在此惜哀老無補爲足歎耳次具  
子隴公書帷於解都支離○玄圃周穆王西遊事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書許州陽翟縣有具茨山莊子黃帝將見老子  
英則凶兵可銷講殿可御治平不難致矣孰知廟算不然杞人憂天實在此惜哀老無補爲足歎耳次具  
兵者凶器通竹徑杜詩博議鑄劍戟以爲農器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蠹爲殿帷岑文本詩  
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戒嚴丙午罷百高座講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時羌人外訌藩鎮內  
叛而帝與宰相元載等俱好佛忘於政事講殿關書帷蓋以謾也孫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天憂用列子杞人憂天崩事穡康書去穡康書使擊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去不似問瘡  
潦倒瘡疎也晉書靈光殿賦一支持以保漢室使擊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去不似問瘡  
瘡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一作堂猶集鳳貞觀  
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鋒蕭車安不定蜀使去下聲何之使者八句歎凶兵未息而軍賦日煩  
孤城最怨思見民窮可慮卽事八句歎講帷不開而舊章雖復貞觀是元龜乃起敝之方使者索餉之  
官典司牧民之吏瘡痍蜀有崔吁之亂也綠林雲夢民將爲盜矣嘗膳痛懲前失察眉深悉民情朱注  
朝議多入嘗之王命見符東都賦各有典司劉安諫出兵書緩刑罰薄賦斂下又何爲乎○  
非子之議按錢鑑此段泥舊注本晉書有鄧雍者後漢書之說遂云於來鄧眉睫等之並間奉而朝得請有大議請朝杜臘春秋入朝吳越春秋昭王出國故引左傳越王而藩鎮皆怨其蹙以甲兵  
參謀也楚昭王死而藩鎮皆怨武所謂贍昭也

贊循詩「集鳳動春枝。」  
 大龜卜龜以大者爲靈。「何遜詩」「今我卽命於元龜。」  
 王粲曰家家欲爲帝王。「左思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前漢書」「魏志」  
 巴蜀使蜀諭老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弈棋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綵豺遘一作  
 迷適越藻繪憶遊睢雖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切古玩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  
 去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朱注未敍客變情景而以除亂立功望之在位者釣瀨八句久客無聊  
 聲總戎存大禮惜其遺患於諸鎮此曰凡百慎交綏冀其敵愾於外夷耕釣資身蒸暖隨地哀粲傷世亂  
 泣尼悲道窮通越遊睢復想東行也延桂對景逐葵念君因恩大庭之治以銷京觀奈伏枕夔江惟哀  
 歌獨歎而已南宮事業望之當事大臣勿謂交綏而退可也當時吐蕃陷京諸將袖手坐觀故有交綏之  
 歎此章前兩段各二十句後兩段各十六句中間八句作上下過峽○釣瀨用嚴子陵事耕巖用鄭子  
 真事南史劉穆之傳尋覽篇章校定墳籍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爲天下第  
 一秋興賦屏輕筵釋纖綵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登楚指粲登荊州樓  
 作賦趙曰麟傷用西狩獲麟傳記又載孔子世家叔梁紇禱尼丘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  
 出陳琳爲曹洪與魏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至桂德近將有補黻藻錦故曹有洪與魏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人  
 八將於南宮雲臺詩沈約秋風生桂枝已雕已琢還返於樸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霜蓄取其鯨鯢  
 錄於是乎有京觀注杜臆一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人平乎前漢書「伍被傳」永平中圖畫大庭古  
 心詩左傳左傳晉人秦人出戰必由窺見作者深意載法必  
 靜長從容格古名退軍爲綏方有金科玉律用思精細若泛觀涉獵大槩亦何由分枝相生相應之  
 交十綏如嚴整嚴方如嚴整嚴亦何由分枝相生相應之載法必

往在是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日時一作胡來滿彤丹一作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總須免帷紛紛一作曾同空疚

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去清曉旭一作散錦幙吳作驥正聲定作幙賊臣表逆節帥相賀以成功是時

妃嬪戮連爲糞土叢當寧陷玉座白間剝畫胡化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此詩歷敍三朝治亂也首

上八殿及宗廟次八傷及宮禁下二言玄肅出奔父老悲涕也賊徒肆行逆節則上表祿山以稱賀

如文毅妃主毀御座是也○張協詩昔在西京時書王徂形宮攸居古制天子七

廟王莽增爲九廟一舊唐書中宗已祔太廟開元四年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

廟皆飛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舊唐書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於上

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孔叢子衛出公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

曹植詩悲風來入懷合昏本是草名至夜則合陸倕銘合昏夜掩冀莢朝開此處借用作黃

霧昏沈佺期詩合昏玄菟郡中夜自登園魏志注曹公列鐵騎五千爲十里障江賦緡山陷兩京以橐駕運御府珍寶於范陽故

都曰散錦驥郭知達本注徐陵詩金鞍覆錦驥幘鞍帕也公詩屢用錦幘以幘爲正幸蜀記天寶十五年七月祿山令張通儒害

霍國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駙馬楊朏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干寶晉紀

后嬪主永王妃於戎卒王昭君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記天子當守而立謝

善財曰詩玉座猶寂寞師氏注白間黼衣也畫蟲畫雖以飾之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李

百歲世說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吳越春秋蟲鏤之刻畫又二聖兩君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影從去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峨冕聆耿非金鐘侍祠恧切

六

先路舊作露。掖垣通灌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平鏡奮換粉黛。翠羽猶葱蘢。一作蘿。○次記至德初立廟也。之祭微輶六旬。記陪祀之事。天子四旬。乃陪祀所見景物。此敍廟祀特詳者。華渙莫大於享帝廟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鵠謂前春。疑誤。玉冊冊文也。峨冕法服也。金鐘駕至鳴鐘也。惡先路慚廟列輶輶之傍。遞灌龍密邇宮禁之地。孝孫指肅宗。五雲謂瑞氣。鏡奮后廟神御之物。翠羽廟中神御之物。唐史肅宗還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親享九

左峨明以淮弘壯。史記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前漢禮樂志。樹之樸栗椅桐梓樓。西征賦。豁爽壇。

五冠蓋習習。曹植敍愁賦。漢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東都賦。天官景從。玉冊注別見。張華詩。軒冕峨峨。

一就先路三就。公詩車聯句。芸黃先露早。與此先露不合。此當是先路之訛。記郊特牲。大路繁纓。奉引既畢。先輶乃發。則先輶爲君車矣。又

謂齋廊。皆迂曲。幸灌龍中。續漢志。灌龍園名。灌龍宮一百官志。有灌龍監一人。東京賦。灌龍芳林九馬后。經曰。灌龍池名。灌龍宮一百官志。同。大抵以宮得名。而置監園廄皆因之也。○灌龍內厩名。工詩。

盧谷紀語。皆灌龍八溪。薛綜注。灌龍馬三百匹。諸書稱灌龍池。名。太平之應。董仲舒雨雹對。雲五色者。太白馬賦。處以灌龍之奧。注。灌龍內厩名。工詩。

曹鏡爲祝。植奮致。告祖。楚辭。天子之門。以九重。慶雲五色者。太白馬賦。灌龍宮一百官志。同。大抵以宮得名。而置監園廄皆因之也。○灌龍內厩名。工詩。

簪肉。采蕙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切。關中事。此記廣德初。吐蕃陷京之

崔來指吐蕃王。夢弼注。俎豆句。謂汚浸祭器。采蕙句。謂狼藉宮廟。盧注。時藩鎮不直。貫下節。乃臣子期望之詞。西極指京京之

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率民入關。以敵愾乎。○杜臆。安得二字直。則關中事。此記廣德初。吐蕃陷京之



**火涇渭開愁容歸號**平故松柏老去苦飄蓬未以思鄉之意作結 杜臘涇渭乃吐蕃入寇之路諸將詩

容始開 蘆注往在西京既遭喪亂老去飄蓬終遠長安首尾無限悲酸此詩前後三段各十八句中八句作腰末四句作結○「左思詩」羽檄飛京都

「鮑照詩」發藻慰愁容「古詩」古墓草爲孝田松柏摧爲薪「劉

孝綽詩」遊子倦飄蓬

盧元昌曰此章歷敍肅代兩朝經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鑒於前奔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略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自振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又不思省躬罪已節儉裕民聽言納諫且冗官失職兵不歸農朝政之闕失多矣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夷竟與唐相終始矣至篇中血脈以孝治爲重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於肅宗曰天子唯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因以歸號故松柏自述己意終焉

昔遊

「鵠注」此當是大曆元年變

昔遊州

作詩云楚山變屬楚地也

者與高李「原注」晚一作登單切父音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蒼去一作徘徊

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首敍昔日東遊之事公遇高李於齊寃在天寶四載寒蕪二旬秋日遠景

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首敍昔日東遊之事公遇高李於齊寃在天寶四載寒蕪二旬秋日遠景

年屬宋州考寰宇記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桑柘四句秋日近景此皆登臺所見者○「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十七

寒蕪二字所本「齊地記」渤海東有碣石謝朓詩一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阮籍詩」

一作

秋風吹飛蒼零落從此始廣韻「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十七

桑柘四句秋日近景此皆登臺所見者○「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十七

方生弔鶴文一負清霜而夜鳴「陸機詩」願言有餘哀「漢書」平夷洞達寰區一作開猛士思滅

胡將聲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功君無所惜明皇溢賞也○「風俗通」漢文帝卽位十餘

年百姓足倉廩實「東都賦」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後漢」逸民傳論「自致寰區之外寰區

上

開言道路無梗「夢弼曰」望三台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

上

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史記」泰階三台也「天官書」天星凡六星幽燕平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

泛海陵蓬萊肉食三一作十萬獵射起黃

吳作黃上言將之雄此見軍之盛皆寓諷刺於稱揚泛海

輸粟則民日疲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

江淹詩幽燕非我國晉書司馬承傳用武之國也

漢郊祀志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吳門卽蘇州蓬萊在山東魏志獻帝策命稽人昏作粟帛滯積鄧陽傳

轉輸流粟千里不絕海賦泛海陵川博議云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

左傳肉食者鄙賈山至言一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蕪城賦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

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適駿骨龍媒注皆別見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共濟當以駿骨引龍媒乃自負

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聲年日無復切扶又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一作君

市去駿骨龍媒注皆別見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共濟當以駿骨引龍媒乃自負

驥骨莫恨少龍媒此撫舊交而有感也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共濟當以駿骨引龍媒乃自負

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適潘岳西征賦饗微罟以長眺青歲猶云青年陳子昂春臺引遲美

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此援古人以寄慨也前人勸業本可追蹤但遭際非時亦止爲龐公

句○盧元昌謂商山四句因高李而並憶中興往事商山議得失指李泌周旋太子事蜀主脫猜嫌

指泌易表章請上皇還京呂尚封國邑指靈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傳說已驅梅指扈從大臣晉階宰相者

引證亦似有據但於駿骨龍媒意不相接續耳朱注漢書上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四人說

建成侯呂澤夜見呂氏止其行故云議得失蜀志先生與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史記太公封於營丘說命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史記

孔子世家一低回留之不能去陳琳詩松柏有本性淮南子窮谷之汚生以蒼苔

公夔州後詩間有傷於繁絮者此則長短適中濃淡合節整行而摹情寫景已覺興會淋漓此五古之最可法者

壯遊鶴曰當是大曆元年秋作詩云殊方指夔州也上章背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故括昔

壯遊遊爲題此章往者十四五年出遊翰墨場當括往遊爲題若作壯年之遊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

疑誤字一作壯字

往者背一作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原注崔鄭州徒以我似比一作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

杜少陵集詳註七卷十六

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意懷剛腸脫落一作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先敍少年之遊公生而穎異豪邁不羈於自敍見之○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樂科魏啓心及第班揚謂班固揚雄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文蔽班揚又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侃曰鄭郎開口侃因吐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孔融薦禡衡表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晉書周顥傳時顥親狎莫能廢也樂毅書論趙壹詩不如一囊錢絕交書剛腸疾惡輕肆出言語林周尙崇尙老莊脫落名教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列子揮斥八極俗物見九卷去姑蘇臺三年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後漢王常傳至死成老蒼列子揮斥八極俗物見九卷去姑蘇臺三年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後漢王常傳至死王謝風流遠閨間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閨門北清廟映迴池一作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說文腰二字舊在本作要章秦皇之下枕聲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劍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此敍吳越之遊閨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後漢王常傳至死無遺恨山海經大荒之中陽谷上有扶桑王戎謝安輩乃東晉名族越絕書閨家在吳縣閭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吳越春秋遂保丘墓春秋一虎丘山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法臺劍池在虎丘池上有石壁高數丈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字林楚名菱曰芰國語風到嗜吳越春秋遂保丘墓志一走犬長洲吳郡圖經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字林楚名菱曰芰國語風到嗜是也爾雅釋河東人呼荷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張載陸機吳越行閨門何峨峨似荆巫通波吳郡志太伯廟東漢永興二年太守糜豹建於閨門外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入專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廟在閨門外正與冢相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墮涙中塘去縣二十六里傅季友表謝朓哀文楚辭沾余襟之浪浪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傅季友表謝朓哀文楚辭沾余襟之浪浪伯篆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廟在閨門外正與冢相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墮涙中塘去縣二十六里傅季友表謝朓哀文楚辭沾余襟之浪浪入專諸界見其故妻妻夫治之道以刺王僚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要朱買臣傳太守章會印聞西太守至發民朱除買道

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崔湜詩：「郡邸忽腰章。」朱注：「枕戈待旦此劉琨語乃借用之。」前秦王永檄文：「越女如花。」李白越女詩：「玉面邪溪女青蛾紅粉粧。」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任昉述異記：「宋之間詩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因得名。今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會稽記：「漢順帝永和間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溪。」一統志：「剡溪在嵊縣縣治南。古今注：「蓮花之最秀異者。」陳琳詩：「載歡載笑欲罷不能。」歸帆自吳越而返河南故蕩自長安而往齊趙。鄉貢上京在開元二十三年時公年二十四矣故云中歲舊鄉指河南公居河南鞏縣也。氣摩疊欲相敵目短牆欲俯視○謝靈運詩：「暝投剡溪宿明登天姥峯。」吳越郡國志：「天姥峯與括蒼山相連。」白居易沃州山記：「東南山水越爲首刻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屈原賈誼曹植劉楨漢魏才人。漢書贊：「賈山自下廁上。」左傳：「致師者御靡旌麾疊而還。」杜臆：「短牆猶云及肩之牆。試不中式者曰下第。」唐書：「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唐摭言：「俊秀登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張衡西京賦：「封畿千里統以京尹。」漢書：「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高士傳：「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新書：「游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魏都賦：「僕黨清狂。」漢高后傳：「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此。」夢弼曰：「皂櫻林雲雪岡皆齊地。」列子：「孔子曰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北史：「侯景好樂小馬彈射飛鳥。」縱韃放轡疾馳也。南都賦：「仰落雙鶴。」後漢書：「馬援據鞍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顧盼以示可用。晉書：「山簡傳。」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快意八九年。放轡疾馳也。遊實賢王曳裾置體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痛飲信行藏黑賞貴一作

貂寧一作免弊。班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自覺死生忙。朱門任一務。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此敘長安之遊。公遊齊趙。在天寶五載時。相去九年矣。詞伯指岑參鄭虔輩。賢王置醴。指汝陽王璡也。公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載。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此見天子羣公時也。脫身言不與仕籍。信行藏。謂得失任之於命。黑貂六句。自歎窮老。朱門六句。有慨朝事。傾奪罹殃。如林甫之誅逐貴臣。國忠之構陷王鉛。是也。夢弼曰。舞馬衣文采。銅以豆粟五坊有。圖雞民輸稻梁以供養。此皆明皇侈心自恣也。舉此一隅。則當時煩費可知。故嘗引古傷今。而有興亡之慮焉。○曹植與吳質書。貴且快意。建安初。荊州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詩誰將西歸。任昉爲王儉集序。弘獎風流。許與氣類。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蘇季子黑貂裘敝。注別見。秋興賦。杜曲公故里。斑鳩以承弁。杜臆。斑鬢稱觴。知古人亦慶壽矣。張正見詩。稱觴溢綺筵。杜曲公。著舊漸已喪亡。則已之坐居上列者。日覺生死路追矣。從外視內。位上者坐深。陳師道詩。坐下漸多。人不如杜句蘊藉。著舊名臣見。漢蕭育傳。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王工記續詩。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國馬之輶。注。國馬謂種馬。江淹翡翠賦。權智相傾奪。雞鷄以稻梁致憂。我獨罹此百殃。三都賦序。聊舉其考。扶又。

望叶平。崆峒殺氣黑。少聲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音翠華擁吳英。一作岳。軀春俱切。虎噉豺狼。廟灰燼中鼻酸。朝音未央。此絞奔赴鳳翔及扈。從還京事。河朔謂祿山起兵岷山。謂明皇幸蜀。兩宮相下憫萬民。一作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扶。小康哭。

爪牙一不中。去聲。胡兵更陸梁。大一作天。軍載草草。淵療滿膏肓。備員竊補衰。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毀。

盧子注少海星指廣平叔爲元帥恐非  
漢朝帝怒中指陳濤斜之敗載草草指  
卜璫河朔黎水以備行幸終軍傳一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家語一江始於岷山河北地三輔黃書  
也蹕止長楊宮以備行幸前漢一微  
漢修飾解故云赫怒幸無傷哭廟痛國遭亂酸鼻畏已罹罪○河朔  
也謂東轝傳一流鬼直黑水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左傳一以啓子上皇禪位戎行肅宗親征翠華天子葆羽螭虎靈武諸將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古詩一揚雄酒賦一出兩宮史三王傳一出稱警入稱蹕注少海一警戒蕭  
王戎行誓眾曰如張衡西京賦一吳嶽爲之阨堵正異論都賦一威怒在扶風下圖云在龍州史記一周武  
也指爲駔當作駔虎二字所自列子出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豺豹之才爪牙可任用造斯器螭虎爲前驅  
亦豈能斬此螭虎爲是賦一飛蒙茸而走陸梁一怪獸陸梁之才爪牙可任用造斯器螭虎爲前驅  
王戎行誓眾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何晏刀銘一用造斯器螭虎爲前驅  
胡兵屯塞下作駔虎爲是賦一飛蒙茸而走陸梁一怪獸陸梁之才爪牙可任用造斯器螭虎爲前驅  
意太見子丹膏肓注見八哀詩一新父予王之爪牙一怪獸陸梁之才爪牙可任用造斯器螭虎爲前驅  
無坐以青緣蒲席也一國語一孟康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一申生不敢愛其死一王陵面折廷譯一勞人草  
爲酸鼻宮漢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一作微芳之推避  
景之最難其人始可救亂而濟時也盧注謂鴻夷子乃思李泌時泌歸衡山猶范蠡之適五湖此篇短長夾  
賞從去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鴻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此敍  
以後久客巴蜀之故議論絕不復獻言矣老客殊方領起全段鬱鬱二句客居之况秋風二句客居之  
之摧傷已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感託身世外等於之推漁父彼瞽眼榮華何足美乎必得范  
行起十四句卽以二十句間之次十六句卽以二十二句間之後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參錯之中夾

自成部署○「枚乘柳賦」小臣莫效於鴻毛。『母丘儉詩』但當養羽翮。『宋子侯詩』花葉正低昂。『陸機詩』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淑氣。興時隕餘芳，隨風捐介之。推注別見。『屈原傳』品貨殖傳。『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王師古曰』一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前漢』王褒頌。『王褒頌』聞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奏劉克莊曰。此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雖荆鄉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中有細。又云觀其吳越齊趙之遊，壯歲詩文遺逸多矣。豈不快哉？互見若字異義同，却不可用晚歲詩。律轉細自棄前魚耶？篇中揚字浪語無重複，其才思能善於變化。

## 遣懷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詩云存歿再鳴呼。又云繫舟臥荆巫，故知其爲大曆初夔州作也。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自敍梁宋之遊，上四都會之雄壯。中四人乃煩劇邑，中以下見其名。白刃以下見其劇。趙曰：主則土著人客，則寄遊者。○漢書梁孝王更名謂名物之殷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唐書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本梁郡天寶元年更名。唯劇州陳留郡屬河南道。史記文帝紀：以齊劇郡。唐書貝州清河郡魏州武陽郡俱屬河北汴道。貝州今東昌府恩縣。魏州今大名府地。東征賦：尊通衢之大道。古詩：一度肝胆互爲主。白刃黃金二句，暗用二人事於梁宋相合也。東都賦：紅塵四合。魏朝傳：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憶與高李輩論聲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去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聲去漢高相得迹。

難尋也。杜曉云：此可見其曠懷。○世說：王濬冲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飲於此壚。古樂府：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腴。敷腴喜悅之色。唐書：本傳，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楊慎曰：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江淹詩：青滿平地蘿。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應劭曰：芒碭屬沛國，先帝正好去武寰海，未凋枯猛將聲，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勝。一作百夫。此敍明皇開邊之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破林胡如安祿山張守珪輩。趙曰：攻取豈無勝負？唯獻捷而掩敗，故不云輸。驅百萬之衆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地不足償百夫之命矣。故曰：負百夫。○通鑑：玄宗紀，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徵幸士。江淹詩：竊值寰海闊，仄見圭緯昌。虞茂詩：原澤潤凋枯。抱朴子：猛將難禦。前漢：鄭吉傳，卒伍從軍數出西域。又：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丹卽戰國林胡地也。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唐韻：俗謂負爲輸。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百。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袍皆精兵也。諸葛武侯新書：此百夫之將。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亂離朋友盡合。段十二句中間各八句，末段十四句。○庾信碑文：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不見兩家子孫也。此章首段大爐元氣損傷，再鳴呼高李俱逝。乘黃比二子，凡馬公自喻。未恐客死於夔，不見兩家子孫也。辭蓋索合沓，合沓相繼貌。莊子：以天地爲大爐，以造化爲大冶。治，揚雄解難。陶冶大爐，元和卽太和。郭璞江賦首段，上空欲對此零。高李詩：黃謂黃，而辭色。詩：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荆巫。本實，一類。古詩：各在天一隅。洙曰：乘黃駿馬也。鵠曰：詩正義云：乘黃，賦比。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鵝注〕編  
在大曆元年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上聲一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祗應平吾道窮

此聞報而深痛  
蕭韋柱下史

得長年侍御以少年而亡故疑之蕭史乘鶴昇仙尊師以多術而卒故怪之兩引古人一哀侵疾病相

切官一切姓存亡關於吾道見其人足重也○「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一哀侵疾病相

識一作自兒童處處隣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區兩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爲交久也隣家笛觸耳生悲客

子蓬憐已流落白頭懷舊恐將繼蕭韋而逝也杜臆哀侵疾病相見自兒童信筆寫去不對之對惟

杜有之此章上下各六句○「向秀思舊賦」爲嵇康呂安而作其序曰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

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道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

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岳懷舊賦」爲楊暨楊潭而作「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

則梁氏在大曆元年爲是

存歿口號二首

〔鵝注〕據鄭虔死於廣德二

席謙不見近彈碁一作畢耀曠一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事笑一作白楊今日幾人悲原吳注道士

碁畢耀善爲小詩○此謂席存而畢效也近不見言人存地隔舊仍傳詩前此稱爲才大今詩伯杜臆譏

降仙畢已歿故傷其白楊拱墓兩句分項下章亦然畢曠僅傳小詩而前此稱爲才大今詩伯杜臆譏

其不相蒙良是大約贈人之詞不無過譽及復乃用直筆耳○「西京雜記」劉向作彈棋以藝經舊彈碁兩人對局自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更相彈冀

傳一冀善彈棋格五注一藝經一舊彈碁兩人對局自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更相彈冀

其局以石爲之古今詩話一莫近彈局一彈碁有譜一唐賢所爲其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頭爲小鹽

起一李義山詩角長斜一發過半張忍以局譜修毛道敬既成裘畢老子昇於成都黔地湧出正蕭玉宗時高人丈又餘老喬君琳昇傳授曠道曾舉老郭君子若聞已儀回書裴曠持徵

未幾昇嘗在此時一姜宸英曰此戲也今人罕用二十四碁者卽此妙爲小鹽四角也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上事最上更相彈冀

路一玉局消散。『古詩』蕭蕭白楊樹松柏夾廣

吳公論據不見仍傳四字。遂云席歿畢存今按梓州詩云高門蘭子過是與席相見時此云仍傳舊小詩是死後詩傳也若云畢尚存則當云新詩不當云舊矣。或據搜神記南谷山中有白玉墓局引以證彈琴非也若依此爲據耳。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層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驥驅。『原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此謂鄭歿而曹存也。鄭虔既亡。世更無山水之奇。曹霸雖存。人誰識驥驅之價乎。一傷之一惜之也。或云得虔之圖。幾令天下山水無色。得霸之馬能使人間驥驅減價。乃極贊其筆墨之神妙。亦通又一說。何曾有謂世不收藏。不解重謂人弗珍惜意義似淺。○抱朴子粉繪表形著圖。

李陵詩。嚴父辭長夜。慈母去中堂。『左思吳都賦』丹青圖其珍璫。容齋續筆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歿鄭虔歿也。魯直荆江亭卽事二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錢塘瞿佑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蠎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竊綠酒。蠶蠻偷眼避紅粧。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海作亦。藤多頰以此後孟山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 卷十七

贈李八一作祕書別三十韻。『鵝注』當是大

元年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屬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去直廬六龍瞻漢殿。一作萬騎去。略集。一作姚媯。一作墟。玄朔

迴一作還。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此茲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

切。

朱虛首憶秘書扈從之事。反氣四旬上皇西巡。玄朔四旬肅宗興復通籍以下。秘書侍從也。錢箋肅宗初公拜左拾遺掌供奉諫扈從乘輿扈蹕上元初謂扈駕於主上建元之初。非如寄草堂詩所云經營上元始也。當時駕次馬嵬。帝自陳倉而赴蜀路經漢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卽位靈武所謂萬騎略姚墟者指上皇也。玄朔迴天步者指肅宗也。通籍李得出入行宮差肩謂隨朝士而趨輶後肅宗以恢復入京非由繼統嗣位故與代邸迎立者有殊。夢弼曰秘書宗室故比朱虛未能優擢故云賞異○沫曰機詩扈從也。蹕鳴蹕也。天子出鳴蹕以清道。六龍天子之駕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嵇康詩乘雲駕六龍。梁宣帝詩得姓姚氏漢書。漢書。漢中郡西城縣。世紀。安原謂之姚墟。或謂之姚墟。故真書植橘樹於玄朔。朔方玄武之位故稱玄朔。詩一天戎艱難。鮑照詩明輝鑾神都。臣愚驚無汗馬之史。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書一天戎艱難。公孫弘傳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左傳劉子曰微禹吾其爲魚乎。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爲魚。前漢之魏相傳通籍長信宮。元帝紀。宗室有屬籍者。蔡邕獨斷。一決水灌之。可使爲魚。前漢之玉螭虎紐。西京雜記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王僧孺書抗首接膝履足差肩。寇盜方歸順。鳳輿見洗兵行。漢書文帝自代邸來卽位。益封朱虛侯劉章二千戶。黃金一千斤。乾坤欲宴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駢麟俗本作滯石渠。一作玉除。趙世說以藏秘書觸目皆琳瑯珠玉。司馬相如賦大文皆琳瑯珠玉。如爲文。古詩。廁迹鴛鷺行。奉詔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作潘岳賦。上六往日同朝下八夔州重暗。補袞奉裾諫官之職。明雲閣公授拾遺。滯石渠李遷。秘書多病交疎。康爲中散大夫。作絕交故書。嵇康爲中散大夫。作絕交故書。潘岳賦。上六往日同朝。下八夔州重暗。指乘官以後。飄泊二旬。喜逢故人。風烟二句。客夔景物。非論故道。故者無人。尙起予。知音有秘書也。○歸順別見。漢書諸侯王表。民十四萬戶實河南。辛毗。裴徽。有闕仲山甫補之。真紹書。奉詔。之順。高閑連雲。魏文帝欲徙冀州。大作絕交故書。嵇康爲中散大夫。作絕交故書。潘岳賦。上六往日同朝。下八夔州重暗。指乘官以後。飄泊二旬。喜逢故人。風烟二句。客夔景物。非論故道。故者無人。尙起予。知音有秘書也。○歸順別見。漢書諸侯王表。民十四萬戶實河南。辛毗。裴徽。有闕仲山甫補之。真紹書。奉詔。

劉孺詩一言贈賦新文。「論語」起予者商也。「朱注」「韻會」予本無余音。刻謬正俗曰一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此詩亦用平聲蓋從後人讀

耳。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平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

正鋤此秘書參幕府事巫峽楚宮上記相見之地柳凋蕖落此記相別之時并興起亂離凋敝之象

朝謁今赴後期也又云一秘書比臥青城山中○一梁簡文帝詩一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

謝莊詩一凌別浦兮值泉躍一簡文詩一紅蕖間青鎖紫露濕丹檻一漢高紀一益張旗幟於山上

一古詩一思還故里聞「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

「陳子昂詩」追宴入山家

台星入朝音謁使

去節有吹墟西蜀屬黃作災長弭南翁憤始據對歇同抗坑非一作抗十卒乾音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

無禮忽諸御鞍金駿襄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鈞合落恩波錦帕舒此秘書入朝後事

○台星注見十六卷以寧風旱以弭災兵皆謂杜鵑漸秘書蓋因鵑表薦入

公指杜而相公於上下語勢不接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鋪帕之舒且入直侍書見銀鈞之落也次

費倉儲者其可忍之而不問乎是時崔旰雖歸朝而楊子琳未釋甲蜀中所在聚兵軍儲耗蠹故因秘書

赴幕而及之言外亦暗規鵑漸

也

疏一以寧風旱以弭災兵皆謂杜鵑漸秘書蓋因鵑表薦入

公指杜而相公於上下語勢不接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鋪帕之舒且入直侍書見銀鈞之落也次

○台星注見十六卷以寧風旱以弭災兵皆謂杜鵑漸秘書蓋因鵑表薦入

公指杜而相公於上下語勢不接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鋪帕之舒且入直侍書見銀鈞之落也次

蔡邕上林賦一撫長笛以據憤兮遠注銀鈞承宮硯錦帕承御鞍拜舞之後落筆如銀鈞洙云詔書也

周禮一舊注南翁南楚老大人如項羽傳所稱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

台星入朝音謁使

以微取他甚當切也王襄之胤如松淳曰百驚居所居羣以微取他甚當切也王襄之胤如松淳曰百驚居所居羣

微物射以士恐亦是待腰禮之爲乾失恩利爲滅而爲滅之如鷙莫之乘逐車

雀傅毅正義謂無潤及之音以釋此音於西寄廣林周命洪流趙朱

周策一傅毅正義謂無潤及之音以釋此音於西寄廣林周命洪流趙朱

舞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硯。『吳越春秋』羣臣拜此行非不濟。

天顏舒

王僧虔論書

索靖名其字書曰銀鈎蠻尾

西京雜記

覆以錦帕

此行非不足以

濟時特良友相闢

覺臨去

依想耳

沉綿四句

句中間八句相闢

○周語

動無不濟

易林

患解憂除

良友相於

許既米煩佳客

鈔楚交詩聽

良友昔相於去棹

吳作帆

依顏色

沿流想疾徐

沉綿疲井臼

倚薄似樵漁乞

切許既米煩佳客

鈔楚交詩聽

小胥杜陵斜晚照

潏水帶寒淤

莫話清溪髮蕭蕭

白映梳

此自敍而致送別之情

秘書此行非不足以

濟時特良友相闢

覺臨去

依想耳

沉綿四句

自述客夢近況杜陵四句囑其相答故人莫話者自慚衰老也

此章前二段各十四句後二段各十二句中間八句相闢

○周語

動無不濟

易林

患解憂除

良友相於

許既米煩佳客

鈔楚交詩聽

棹之陶徵士誄

井臼弗任藜菽不給

沈約詩

佳客信龍鱗

小胥見

周禮春官

杜牧詩

樊川詩

杜臆

清溪髮語

鮑照詩

平川收晚照

洙注

潏水公故居

盧注

杜牧期遊樊川詩

杜村連潏水

杜臆

清溪髮語

奇

黃生曰

時諸將連兵討崔旰

勝負未決杜鵑漸以節度使讓旰而使諸將各罷兵

公蓋深憤

此事故於

詩中吐露之

曰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撫

雖爲稱頌之詞

其實災未必弭憤未嘗撫

也曰對敷

抗士卒

蜀災長弭矣

日勢藉兵

是功無禮忽諸

此用季文子誄無禮

於君之言如旰殺主

將而叛此豈有禮

於君者今反就加節使是功

及無禮矣夫旰罪當誅

勢必藉兵

今乃與諸將同

杜蓋深諷

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深諷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深諷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深諷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深諷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深諷其處命功罪不明

也告杜蓋

中夜

顧注

詩有江山危樓亦

夔州西閣所作當

中夜

大曆元年

司馬紹詩

中夜不能寐當

劉孝綽詩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離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此客夔而傷亂離也在四句分截

望北辰思長安也萬里一身危樓所感故國高堂北望之人也○風雲

氣變易無常戰伐塵屢經殘破貢恩澤道恨祿山蓋自天寶初而禍綿不息致不能爲太平之人也○

何遜詩暫有江山趣陰鏗詩接路上危樓庾信詩高榮居北辰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塞雲史記

高榮居北辰

風雲天之客氣者也爭先萬

里途各事百年身

爲杜陵隔青廬今按曹植詩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塞雲史記

高榮居北辰

風雲天之客氣者也爭先萬

劉孝綽詩

有高堂沈約詩

天下無去復還指高堂

爲夔州不地歟

名誤矣。顧謂左右曰：「向者胡羅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唐書：張九齡見祿山入奏氣驕，蓋曰：亂幽州者此胡羅也。舊注誤以吐蕃爲胡羅。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書：嗟爾萬方有衆。路溫舒傳：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垂白

鵝注

此亦夔州西閣作。故云江喧樓迥。詩成後拈垂白二字爲題。

垂白

非專詠垂白也。

漢書：杜周傳：老姊垂白。注：白髮下垂也。

垂白

一云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多難。聲去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

七哀詩。此章乃老去悲秋之意。下六申言其悲。少睡移時憂在國家也。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哀傷心

作慎語。無家病不辭。作苦語。趙注：公妻孥在蜀。而云無家。蓋以故鄉爲家也。○漢書：馮唐以孝著

爲郎。中醫長文帝輦過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庚信詩：高花出迴槐。魏都賦：醇酎中山沈酒。

千日。

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

飲之一醉千日。

七哀詩見十六卷。

中宵

鵝注

當是大曆元年。在西閣作。中夜指長夜。

中宵尚在黃昏以後。

陶潛詩：中宵ITORI遙念。

西閣百尋餘。

中宵步綺疏。

飛星過平水。白落月動去沙簷。一作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

甲少來書。

中宵獨步領起通章。星月屬賦。中宵所見。魚鳥屬比。中宵所感。未傷孤身飄泊。不如物情之自

甲少來書。

遙也。

飛星過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動於沙虛上半因下就迅疾。中取象一從恍惚中描

形人之失所。而人之失所由親朋不相存濟也。○閑在山上。故高至百尋。

西京賦：巨獸百尋。

梁冀傳：膽臚皆有綺疏。

天文志：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庚信詩：過字動馬跡。自字虛字。左知

字想字皆句中眼。

天文志：

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庚信詩：過字動馬跡。自字虛字。左知

字想字皆句中眼。

天文志：

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庚信詩：過字動馬跡。自字虛字。左知

字想字皆句中眼。

天文志：

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庚信詩：過字動馬跡。自字虛字。左知

之縕。

大壑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謝安傳：郭璞詩：親朋畢集。潛波。

韓麟起。

韓國策：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魚

不寐

此亦西閣所作。寤言不寐。如有隱憂。

詩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聲。籌翳翳。月沉霧。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黃氏作客。吳作和。愁多壘陳作多。一作知。

陳作多。一作知。  
疊恨滿山谷。桃源何無一作處求。首聯不寐所聞。次聯不寐所見。三聯不寐之狀。未聯不寐之由。月沉在  
言情逐層追緊。顧注氣衰少寐。理勢自然。故曰甘心。貌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也。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矣。○更籌見前。歸去來辭。杜臆。心力本弱而愁  
緒太多。當他不過是可恨也。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矣。○更籌見前。歸去來辭。杜臆。心力本弱而愁  
傳虞齋詩。一暉暉光稍沒。一曲禮。四郊多壘。一蕭望之。傳。一羣盜並起。充滿山谷。一鵠注。此指崔吁之亂。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聲蜀云豺狼鬪蓋指崔吁輩相攻也。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聲。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音多便道。搏擊望  
秋天上。四送別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顧注公恨不能身討豺狼。囑弟歸朝而彈擊之。○一北史一  
秋天盧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愷文章大進。一輿地廣記。一涪州內江即黔江也。益州記。一內江至  
關頭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一朱注。一通鑑。朱齡石伐蜀。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僖從中  
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一史照釋文。一巴郡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外水。內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外水。自渝上戎瀘至蜀。一楊慎。一蕭望之傳。一便道之官。一舊唐書。一桓彥範舉楊  
氏敍侃臨終表。一曰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一謂外水卽岷江內水。卽涪江中水。卽沱江。一陶  
嶠爲御史。不樂搏擊之任。一師氏曰。一御史搏擊奸回。如秋鷹之搏擊鳥獸。

江月一詠鵠注。一此大曆元年夔州西閣作。一杜臆。

江月光於如。一作水。高樓思聲殺人。天邊長作又戚祚切。客老去一露巾。玉露溥闊。一作清影。銀河沒半輪。  
誰家挑錦字。燭滅滅。一作翠眉顰。一作嘲。○此章對月傷懷。上四聯人之感屬自敍。下四離婦之情推開說。  
老不還恐遠死他鄉也。因想清影之下。玉露濃溥。半輪之傍。天河掩沒。月色明皎如此。此時繡字空閨者。燭殘挑罷得無對之而顰眉乎。當與樓上露巾者同一愁思也。○一曹植詩。一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唐月晉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  
「李蟠詩」色帶銀河滿光含玉露。  
「詩」零露溥兮。  
「注」溥露多貌。  
「曹植詩」戲歎涕霑巾。  
「曹植詩」明月澄清。  
「影」張正見詩明月半輪空。  
「晋」列女傳賣滔妻蘇蕙字若蘭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贈  
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三百四十字挑錦字挑錦線以刺字欲寄征夫也。  
「張九齡詩」減。

燭憐光滿翠眉暫斂千重結。

黃生曰：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興。正是透深一層。蓋卽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義。則前半所云

思殺人一露巾者皆有著落矣。公之攀屈宋而親風雅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救贖哉。

月圓靈運詩放舟候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一作發萬里共  
清輝此章月下思鄉上六景下二情滿言月圓動言月影委波申動扉照席申當樓未缺高懸申月圓  
之狀未想故園秋景也杜臚江月倒影水搖而閣上之扉爲動大是畫意月注波中金光搖而  
不定月臨席上綺文依而愈妍將金波綺席拆開顛倒趙訪謂詩家用古語之法○「梁武帝詩」惱惱  
孤月帷何遜詩寒江復寂寥「庚肩吾詩」高樓開夜扉「月賦」委照而吳業昌「郊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六韜」紂時以綺爲席「鄒陽酒賦」綺爲席「釋名」月缺也滿則  
缺也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淮南子」高懸大鏡「月賦」列宿掩繩長河韜映  
桂何遙詩獨守故園秋「杜臆」松桂發猶言松菊猶存「張正見詩」松  
此真風傳玄詩皎皎濯清輝「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結聯本之  
胡應麟曰杜有太巧類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有太纖近晚唐者如雨深荒院菊霜倒半  
池蓮胡夏客曰未缺句不如摩詰空山月色深高懸句本孟德月明星稀來今按三四出勝於對  
勝五六對

夜詩云南菊再逢是合雲安夔州爲兩秋故知屬大  
露下去天高秋水一作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一作再逢人臥病。



婦飄泊損紅顏。首聯提草閣。三四草閣夜景下則對易散也。公以旅泊損顏故對舟婦而懷慚。末句用倒裝法。杜臘雲薄未還。借景寓意。○頭陀寺碑。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古樂府碑。

人相逢行

「小婦無所爲」

邵氏注

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宿江邊閣

黃鶴編在大曆元年

杜臘江邊閣

其名不易矣

次乃次舍之次

易一旅卽次

漢循吏傳

召信臣開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鶴追飛靜盡

一作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

次乃次舍之次

易一旅卽次

乾坤若翻此初夜之景。鶴飛靜水邊所見。豺狼喧食山上所聞。

此夜深之景。憂亂榮悴故竟夕不寐。

此詩八句皆對

○謝靈運詩

城內有高齋

梁昭明造文選處簡文爲晉安王時

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何仲言詩尚在實處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換轉一二字間便覺點睛。

欲飛

次乃次舍之次

易一旅卽次

漢循吏傳

召信臣開

林壑斂暝色。孟子山徑之蹊間。襄沔記城內有高齋。

次乃次舍之次

易一旅卽次

漢循吏傳

召信臣開

引劉孝威等於此綜覈詩集因號爲高齋。

次乃次舍之次

易一旅卽次

漢循吏傳

召信臣開

通溝洫起水門。梁簡文帝詩高齋卽在關上者孫與客飲此誦少陵薄雲孤月詩歎此老具眼

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

小人爲蟲爲沙

左傳

召信臣開

至張綱傳穆王南征鳳門。梁簡文帝詩高齋卽在關上者孫與客飲此誦少陵薄雲孤月詩歎此老具眼

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

小人爲蟲爲沙

左傳

召信臣開

吹笛年。吐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

小人爲蟲爲沙

左傳

召信臣開

吹笛年。吐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

小人爲蟲爲沙

左傳

召信臣開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去聲

一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

音奏

五十五

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搖。一作落。何得愁中却。舊作曲。王原叔得盡生。此聞笛而有感。下四寫情細也。疏之三摹相和之切關山之曲。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四分項風月清五六引。  
用笛中實事故南征曰想。歎趙大綱曰笛曲有折楊柳故翻其意而結之謂。故園楊柳至秋搖落故北風前聞之覺復生而可折乎。蓋設爲怪歎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本借笛喻笛故於風前聞之覺復生而可折乎。蓋設爲怪歎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  
唐 梁 唐 晉 切  
思條萬緒用賦詩。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注 曹植 開山之曲。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相和之切關山之曲。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從笛聲感觸者。此聲從笛聲感觸者。

西閣雨望屬此下作著直略

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滅石稜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溼萬

盧倚里傍簷檻首二西閣雨涼中四皆閣中望景三四言水五六言山末則對雨而寄慨也。濕滅石稜生卽冬深詩寒水各依痕也。陸放翁詩水退出新灘亦本於此。菊逢雨打其疎放也。淒然雨罩松青見遠情之遙駐二句俱寫雨景遠情指松蓋著翠可愛處宛然具有情致駐停駐也。○晉史一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一丁督護詩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一謝朓詩佳氣滿欄檻。一劉孝先詩萬慮坐相攢。一梁元帝詩洞房凝遠情。

###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唐書一大昌縣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先則故要平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牋一作炬銷早鳴江檻底雙影謾飄颻匣琴夜夜欲待嚴至而彈手板朝明府別有迎謁矣兩句見三度意鐘起蠟殘候客將曉鳬鳥飄飄冀其早至杜臘嚴爲明府故未用王喬事○南齊高逸傳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而退僧達答丘珍孫書曰褚先生從白雲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一顧注王子猷爲桓溫參軍以手板挂頰晉書王坦之倒執手板柱頰之執笏其餘卿士必板流汗宋野史歐陽公與僚屬讌遊錢思公以寇萊公事諷之永叔取手板起立然則守令對上官知霜鳴一注綠炬懷翠朱蠟鳴故丹言知也沈一梁元帝詩官也

###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一作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作自心層曾一作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病一作謝知音哀世非一作王粲終然朝學楚吟首章久留西閣而歎上四閣前之景

中四閣居之况下乃所感之情杜臆小搖落秋盡日也公有九月三十日詩可證鳥各鳴羣而孤雲飄泊晉外有自悲意衆木皆凋故覺松林獨碧憑軒俯視故見徑路高深猶紗帽雖仕猶隱近玉琴聲清謂未許悲哀詩也莊鳥仕楚而作越聲猶公在夢而動鄉思故曰學楚吟卽所謂吟同楚執珪也○周書時訓鵠始鳴通卦驗云鵠伯勞也鳴者相命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又歸去來詞雲無心而出岫繁欽暑賦翕翕盛熱蒸我層軒古詩折先據要路津謝朓詩曠望極高深朱注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畫扇賦玉琴今富貴矣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史記越人莊鳥仕楚爲執珪有昭明太子詩終然類管窺王粲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

頃而病楚王曰鳥今富貴矣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聲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聲凋調碧柳蕭瑟一作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榮一作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去聲一兼須入海求次章有不欲留閑之意白休官不如身赴滄洲也今但憑樓對柳亦何爲者俟男婚已畢消病可痊行當長往耳且看豪華易過何如服食引年入海求仙乎仍結到欲往滄洲意此各四句分截公嘗云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又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其語淳淳似欲爲長生之學者然實不得志於時而託言遯世耳猶孔子乘桴浮海之歎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神異經東海滄浪之洲漢官儀尚

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鑷白用齊高祖事注見七卷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馮衍賦伏朱樓而四望後漢書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弗復相關消渴有上中下三症故子曰消中庚信詩金穴盛豪華古詩衣服食求神仙史記燕人宋無忌美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

西閣夜

恍惚寒江洪注從江別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郵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上四夜景下四感時首聯初夜景色就江上言次聯夜中聞見就山上言擊柝無衣皆離亂所致故有盜賊之慨黃注夕陽漸隱故曰恍惚白霧橫拖故曰逶迤有一虛字方見

落兮之妙。有一靜字方見侵字之妙。  
「梁元帝詩」山虛和鏡管。  
「鮑照詩」時危見臣節。  
「易」一致而百慮。

杜臘爾猶存。爾字新異。是深憾語。亦是喚醒語。老子。詩。恍兮。

月 梁氏編在大曆二年。今按詩云。

四更平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聲。釣兔應平  
寡。天寒奈一作九秋。上四咏將盡之月。下則對月自憐也。四更山吐月。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而  
同於己之孤寂矣。黃生注。對鏡則見髮。臨風則增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寫婦孤臣情況。如一故借以亦  
明樓月色。臨頭恐免疑白髮。月影隨身如蟾戀裘。暖從月色下寫出衰老淒涼之況。姮娥獨處而耐秋。亦  
志詩注。載靈懸掛鏡簾外。自懸鉤座。匣二句本此。又詩。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西溪叢語。沈雲卿網絲  
詩趙典傳。大儀鶴髮。庚信詩曰。月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免蛤。蘇武書及子留斟酌斟。其代爲思忖也。  
詩姪娥。隨月落。楊慎曰。月中嫦娥說始於呂氏春秋。左小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俗占月。天文月  
娥也。以古者羲和占日。當儀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左小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俗占月。天文月  
娥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九秋。又極玲。梁元帝纂要。漢碑。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娥爲常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九秋。又極玲。梁元帝纂要。漢碑。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娥爲常儀叶。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九秋。又極玲。梁元帝纂要。漢碑。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秀而也。語深而出。未經詩人道景精切。又布格曰。疊用密。運意又極玲。他入且入目生厭矣。一經公筆。顧反耐思。由其命意。

宗武生日 梁氏編在夔州詩內。得之黃鵠因首句何時見。遂疑寶應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都。其

約計五歲矣。其後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歷八年。宗武約十四歲左右矣。此詩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則知作此詩又在成都之後矣。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律。一作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語也。公祖審言善詩。世情因而傳述。故當精文選以紹家學。何必爲綵衣娛親乎。此乃面命之語。非謗

遙寄宗武也。○「宋子侯詩」高秋八九月。一作大戴禮。百里而有都邑。一作梁昭明太子蕭統。在東宮有書三萬卷。集古人文詞詩賦爲文選三十卷。一作列女傳。老萊子養二親行年七十着五色綵衣戲於親側。一作徐傾。此敘生日情事。宗武侍庭故有筵秩。凋瘵篋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一作飛。片片幾片涓滴就

徐傾上八句下四句。一作海賦。爲凋瘵篋。自述老病流霞涓滴思得仙槩以起疾也。此章不令得路。一作抱朴子。項曼都自言到天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一作庚信詩。片片紅顏落。一作鮑照詩。銅溪畫森沉。乳竇夜涓滴。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聲寂無消息。覓使聲寄此二首。一鷄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自天寶十五載避亂與諸弟相別至大曆元年。是其時作。當是年為十年。當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駢驥病。沙晚一作曉。鵠鵠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會層乾。音干。○此章兄弟別離而致相思之意。草黃句承亂後。白憐貧老。沙晚句承羈棲。傷弟飄零。四載蓋相別者十年。無消息者三四載耳。夔峽最險。如設關城。三江震澤水府甚寬。○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駢驥。一枚乘傳。深壁高壘副以關城。史記。蜀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後漢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一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海賦。一巴郡魚復縣有扞關。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開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共非。清秋影著涉略。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擊春水。

東盡白雲求。一作遊。○次韻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首聯身在夔州五六客，夢而想清秋謂淹別之久，又蹉過一秋矣。○趨汎注。盡字正應定字，惟傳聞莫定，故須盡歷雲水以求之。顧注始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海中山高詩。莫辨啼猿樹。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何遜詩。唐書。杭州餘杭郡越州會稽郡俱屬江西道。○邵注春蛤夏間依約島瀨當有此氣。

### 聽楊氏歌

鵠注。從舊次編在大曆元年詩。云江城帶素月知在夔州城中也。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音響下聲清虛浮雲一作裏。先敍楊氏歌聲。慘不樂引人悽切也。響心上摹寫歌聲獨絕。盧注。老壯智愚卽滿堂中人。聽若疲而心欲死。所謂慘不樂也。素月清夜聞聲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楚詞。朱唇皓齒。○阮籍詩。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漢刑法志。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庚信象戲賦。仰冲氣於清虛。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音止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次從長歎。○魏武樂府。烈士暮年。○史記。荆軻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韓非子。箕子曰。象箸玉杯必不羹。蔽舊衣。○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替康琴賦。角羽俱起宮徵相證。○沈約詩。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江古來傑出土。一作豈特待也。○此章起結各四句。中段八句實寫之。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已者容。○列子。側耳還薛。

秋風二首

鵠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以廣德永泰間吐蕃興黨項羌渾奴刺入寇故詩言戰自青羌連白蠻

蕃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成一作神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

羌連白一作蠻中巴不得一作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此對秋風而傷世亂也在下四句分截修關向成都秋寒未還阻於羌蠻之亂也中巴信急而戍鼓聲聞巫山非安處之地矣○謝惠連詩漸漸振條風一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月令東都

涼風至完隄防成都乃上水故用百丈以牽舟若神都則是下水矣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

曰神都一晃錯傳一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後出師表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水經注都

一青衣縣故青衣羌國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考唐時嘉州本梁青州有青衣水唐會要

一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北至白蠻唐書一南蠻傳弄棟蠻自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

地後散居磨些江側方與紀勝華陽國志云劉璋爲益州牧以墾江以上爲巴郡江

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䏰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爲中巴雲間言鼓聲之高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一作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去誰好蚤晚

孤帆他一作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此對秋風而動歸思也亦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墮雖卽景起詠亦歎年華逝波染榆景迫搗練急備征衣行人稀蜀道梗也月夜孤帆方以歸鄉爲樂

故園是非又以殘毀爲憂○蔡琰詩悲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

行正見詩一烟崖憩古石一謝朓詩徘徊東陌上月出人稀一杜臆老倚庭樹若淵明之眄庭柯而撫孤松

胡夏客曰秋風第二首似拗體律詩

九日登高諸人集于林此詩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與九日五首不同時接五首云獨酌此題云諸子林今按集乃公會是他人相約而公先作詩以告之蓋因老年難于早出故預道其意也若公爲主人不應以難早出緩客至之期又末語漫看年少樂句亦非要客之詞世說謝安顧

謂諸人曰今日可謂彥會時  
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當

九日明朝是相要聲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臘新梳白髮微漫看平年少去聲樂洛音忍  
淚已沾衣上四故鄉之思是對集林言下四衰老之感是對諸人言九日之期明朝猶是而相邀之地  
看二句乃預言來日事○或云九日登高起於費長房以此日避災乃舊俗之非或云九日之會當  
不速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舊俗之非後兩說與題相反今主王洙之說新梳句暗照孟嘉事當

秋興

去

八首

夔州

是兩見菊開也

大曆元年詩

云叢菊兩開蓋自永泰元年秋至雲安

大曆元年秋在

錢箋

潘岳有秋興賦遂以名篇

吳論

秋興者遇秋在

而遣興也故八首寫秋字意少興字意多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重一作開他日淚孤舟一  
繫音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首章對秋而傷羈旅也上四因秋託興下四觸景傷  
愁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王維楨曰江間承峽塞上承山菊開山際  
舟繫江中四句錯綜相應顧注波浪在地而曰兼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蕭森之狀錢箋  
叢菊兩開卽公客舍詩南菊再逢人病臥孤舟一繫卽公九日詩繫舟身萬里朱注公至夔已經二秋  
時艤舟以俟出峽故再見菊開仍限他日之淚而孤舟乍繫輒動故園之心他日言往時故園指樊川  
杜臆叢菊孤舟目所見刀尺暮砧耳所聞顧注催刀尺製新衣急暮砧搗舊衣曰催曰急見禦寒者  
有備客子無衣可勝淒絕錢箋以節則杪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未旬標舉  
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嵯峨蕭瑟真不可言范椁曰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如此詩叢菊孤舟一  
聯語亦何嘗不健○李密感秋詩一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一沈約詩一暮節易凋傷一阮籍一  
詩一湛長江水上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一巫山巫峽長一水經注一江水歷峽東逕  
炎名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一莊子一道兼於天非一亭午夜分不見羲月一張協詩一荒楚鬱  
三山波浪高一巫山巫峽長一水經注一江水歷峽東逕新崩蓋因山爲下

白漢武帝城樓詩，城高絕塞。樓可證。  
一蔡琰胡笳一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一張協詩一輕露棲菊一陶潛辭一庾信詩一秋砧調急節。

王嗣奭曰：秋興八章以第一起興而後章俱發隱衷或起下或承上或互發或遙應總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發興四句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後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後七首而故園

主心乃畫龍點睛處至四章故國思讀者當另着眼易家爲國其意甚遠後面四章又包括於其中如人之荒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華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亂平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於此止有頭白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王首章發興四句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後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後七首而故園

興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黃生曰：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爲表領乃公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難爲軒輊長安一章乃文章之過渡。

陳陳詩曰：秋興不可見徒聽猿聲而悵隨槎曷勝悽楚以故伏枕聞霜月在夜深之候此上下層次亦在四句身歷始覺其真故曰實下孤舟長繫有似乘槎不返故曰虛隨園所在望而不見奚能不悲。對山樓悲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斗望京華聽猿實下聲三聲淚奉使去虛隨八月槎

楊慎云當作查省香爐遠

香爐直者臥病遠違蝶對山樓悲

因浮律長一斗而秋笳分澤州載梁元帝詩○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夔州爲都督府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王褒詩一秋色照孤城

一杜工部草堂記曰：昔有高猿長嘯屬引夔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峡巫峽注用北斗如平臨北斗之類公詩多用北斗形者非是陳澤州注唐人多用北斗

平則知之因還至蜀間君平有客織星婦犯牽牛丈夫宿計其牛渚者年年八月有聲是之

此人到天河時也。又「荊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下文所云參用張騫出使事。沈佺期詩「累年同畫省」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端正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護衣服。內臺給青繡白綾被或錦被幃帳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還詩「雲葉掩山樓」邵注「城上女牆飾以聖土故曰粉堞」張瓈曰「山樓卽所寓西閣也」孔德紹帝與吳質書「悲笳微吟」顧注「樂府」胡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笳簫似觱篥而無孔。魏文賦「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徐渭以藤蘿蘆荻分句。

合秋未彷彿藤蘿月纏紛葦霧陰。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詩於此法更嚴。張性演義拈夔府京華作主以聽猿山樓應夔府以奉使畫省應京華逐層分項說似整齊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瑣瑣配合全非作者本意後面長安蓬萊昆明。

合秋未畫省四章舊注各從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照四句截界方見章法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東萊遷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去聲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去聲。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三章言夔州朝景。上四咏景下四感懷。秋人燕子卽所見以况己之淹留。杜躉舟泛燕飛。此人情物性之常。旅人視之偏覺增愁。曰還曰故厭之也。邵注公嘗論救房琯忤旨幾被戮辱。此功名不若衡也。公嘗待制集賢院試後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也。遠注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上四字一讀功名薄。心事違屬公自慨。顧注同學少年不過志在輕肥見無關於輕重也。錢箋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心也。末句五陵起下長安○岸假江樓。一千家萬戶之書。謝朓詩「還望青山郭」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庾信詩「石盡再宿曰信」爾雅疏「山氣青縹色」日翠微「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詩「于汝信宿」注石以故對還。是依舊之詞非故意。數上疏或引子規上。陳便宜詩故作傍人低未合。元帝初解嘲。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中五經秘書河平中子歆受詔與父領校祕書哀帝時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傳。

陸機長歌行但恨功名薄。前漢劉向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故五都賦。北眺五陵注云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顧注漢徒豪傑名家於諸陵。劉歆責太常書考

周弘正詩。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黃生注衡向皆歷事兩朝故借以自此。同學官少年謂小時同學之輩。列女傳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

西都賦。北眺五陵注云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顧注漢徒豪傑名家於諸陵。劉歆責太常書考

故五陵爲豪俠所聚。范雲詩。儕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自輕肥見非已所關心。

朱鵲齡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後五章乃及長安事。澤州陳家宰廷敬曰前三章詳夔州而略長安後五章詳長安而略夔州次第秩然。

問道去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平聲一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

作振西車馬騎一作羽書馳一作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上四句回憶長安歎其存經喪亂也。

使逼故國有思又起下四章。杜臆長安一破於祿山再陷於吐蕃如奕棋迭爲勝負即此百年中而世事有不勝悲者百年謂開國至今邵注王侯之家委棄奔竄第宅易爲新主矣文武之官僥倖濫進衣冠非復舊時矣北憂回乾西患吐蕃事在廣德永泰間或指安史餘孽爲北寇者非杜臆思故國平居并思其意從

寂寞來故國平居之事當秋江寂寞而歷歷堪思也秋江二字點秋興意。

杜臆思故國平居并思其意從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金俊明曰自高祖開國至大曆之初爲百年左傳太叔

恩引回乾吐蕃入寇又吐蕃皆異於昔時矣曰不及百年其爲戎乎。李陵答蘇武書世事謬矣。世說王戎悲不自勝。左傳太叔

及安史作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人謂之木妖後漢書傳贊上方欲用文武之官僥倖濫進衣冠皆異於昔時矣多第宅一錢籜天寶中京師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廄矣。

中官婢居朝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衣冠舊齒衣冠指縉紳望族一錢籜一玄宗寵信蕃將一古詩一王戎曰

此謂之北大將軍晉書。此謂之北。云吐蕃入寇又吐蕃皆異於昔時矣。非也。因直北立金鼓震指長安莫至北故曰崔。亭封羽書遲楚伯漢詩。書遲非也。馬鳴布兮反金羽鼓書震。前後漢樂看北直。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

金徵天子兵莫至北故曰項中官婢居朝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非也。因直北立金鼓震指長安莫至北故曰崔。亭封羽書遲楚伯漢詩。書遲非也。馬鳴布兮反金羽鼓書震。前後漢樂看北直。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

金徵天子兵莫至北故曰項大將軍晉書。此謂之北。云吐蕃入寇又吐蕃皆異於昔時矣。非也。因直北立金鼓震指長安莫至北故曰崔。亭封羽書遲楚伯漢詩。書遲非也。馬鳴布兮反金羽鼓書震。前後漢樂看北直。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是文武衣冠皆異於昔時矣。

軍書交  
夜也。阮籍詩一登高有所思。  
時一又一登高有所思。  
錢謙益曰肅宗收京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遠慤置君國之憂故有長安世事之感每依北斗望京華情見乎此自帝城高目瞻故國兼天波濱身近魚龍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所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墓之局非徒傷日晚如昔人願得入帝京而已澤州陳廷敬曰故國平居有所思猶云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此章末句結本章以起下數章黃生曰下四章皆故國事特詳

言之以舒其悲感耳或謂寓讖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痛哭流涕而誣其嬉笑怒罵豈情也哉。

蓬萊高舊作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照非朝音五章思長安宮闕歎朝守之久違也上四記對南山西眺瑤池東瞰函關極言氣象之巍峨軒敞而當時崇奉神仙之意則見於言外錢箋儀衛森嚴之地公以布衣召見所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未旬朝班方及拾遺移官之事趙大綱曰雉扇數開望之如雲也龍顏日映就之如日也陳澤州注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臥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朝廷是肅宗時事前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陡接未聯他人爲此中間當有幾許繁架矣臘歲晚感秋深幾回青瑣言立朝止幾度也此章用對結未兩章亦然○唐會要一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頃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櫨內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背皆在山上至紫宸雍錄一又北而爲蓬萊則山勢盡矣豐存禮云一宮闕舊本作仙闕爲是與下文宮扇不犯重杜臚從之一章今接一在好道章宮當作高蓋字近而訛耳陸機洛記一高闕十二間注金莖銅柱也一班婕妤賦一陳澤州注一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西北隅唐東內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蓋言唐開寶宮闕兮一班婕妤賦一陳澤州注一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玉座如玉元皇帝奏金仙成紫極之樂東來紫氣蓋觀京師西望瑤池舍元殿國初建造之盛又唐會要一唐公主如金仙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一班婕妤賦一陳澤州注一漢武承露銅柱在建周西都賦一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一注金莖銅柱也一班婕妤賦一陳澤州注一漢武承露銅柱在建唐玄元皇帝奏金仙成紫極之樂東來紫氣蓋觀京師西望瑤池舍元殿國初建造之盛又

瑞池王母喻貴妃之冊爲太真紫氣函闕譏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數先皇之失非過憶前朝之盛矣。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霑裳。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乃齋裴其日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錢箋天寶元年同秀見老君降於永昌街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上發使求得之瑤池本對函闕以聲律不諧故句中參用變通之法。陰鏗詩雲移蓮用翟羽緝雉羽以爲扇以障翳風塵。朱注云唐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唯宸儀不欲令人見故必俟扇開日繞始得望見聖顏。雲移狀障扇之兩開龍鱗謂袞衣之龍章。陳注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子虛賦照爛龍鱗。世說諸葛靚曰今日復靚聖顏。沈吟芳歲晚。范雲詩幾回明月夜飛夢。本謝安高臥東山任昉詩滄江路窮此。鮑照詩沉吟芳歲晚。左思東山賦雲移狀障。沈約奏彈王源點世蓋蓋點世家唐人聲。唐人屢將被比屋子美正承諸賢用字不音玷也。杜詩之不賢用字例也。

沈約焦竑云孔稚圭建詩殿前傳點各

朝歷

依班

奉

壯盧德水疑上四用宮殿字太多五六似早朝詩語今按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殿爲首所謂不覩皇壯安知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見感荷主知故追憶入朝觀君之事沒齒不忘若必全首俱說秋景則筆下有秋意中無興矣。此章下六句俱用一虛字二實字於句尾如降王母。

滿函

關

開宮

扇

識

聖

顏驚

歲晚

點

朝班

句法

相似

未免犯

上尾

疊足

之病矣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園黃鵠鶴一作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六章思長安曲江歌當時之遊幸也上四絃致亂之由一蕭森矣長安之亂起自明皇故追敍昔年遊幸始末杜臆城通御氣前則敦倫勤政苑入邊愁後則耽樂召憂見一人之身而理亂頓殊也因想邊愁未入之先江上離宮珠簾圓鵠江間畫舫錦纜鷺鷺曲

江歌舞之場迴首失之豈不可憐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氣猶存安知今日之亂不轉爲他日之治乎  
錢鏹萬里風烟卽所謂塞上風雲接地陰也顧注宮殿密而黃鵠之舉若園舟楫多而白鷗之遊忽  
起此皆實景舊云柱帷繡作黃鵠文者非陳澤州注曲江與樂遊園杏閣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  
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爲勝境故有未二旬帝王州又起下漢武帝○一方與勝覽瞿塘峽在夔州東  
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陸機辯亡論謹守峽江口劇談錄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爲  
勝境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已節劉餗小說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曲  
芙蓉爲其水盛而芙蓉富也舊唐書南韋章鼎詩萬里風烟異劉琨詩繁英落素秋注秋西方白  
羅城複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明春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張正見  
愁也御氣響鈞天小苑指宜春苑一統志祿山反報至帝欲還幸登興慶宮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開元二十六年六月白  
珠爲簾庚信詩停車小苑外一錦纓迥砂磧一裴子野詩一錦纓迥砂磧一陳山流雲飄繡柱蘇子卿詩一西京雜記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昭帝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織  
也一正自古來歌舞地一何遜詩一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一王粲七哀詩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檣尾庾銳如歌牙  
佳麗地金陵帝王州一史記一劉敬傳一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謝朓詩江南一象牙作帆檣一埠蒼  
前六句陳廷敬曰此承上章先宮殿而後池苑也下繼昆明二章先內苑而及城外也上下四  
句從瞿唐引端下六則專言長安事俱見章法變化皆

關塞去於四句分截方見曲折生動舊說將中四句作傷感其衰杜贊作追邇其盛此獨分出一盛一衰何也曰織女鯨魚亘古不移而歲米蓮房逢秋零落故以興己之漂流衰謝耳穿昆明以習水戰其  
跡起於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借漢言唐若遠談漢事豈可云在眼中乎公寄岳州賈司馬詩無復雲臺  
伎虛修水戰船則知明皇曾置船於此矣身阻鳥道而迹比漁翁以見還京無期不復覩王居之盛也

在以詩昏葑漂夜樓安越獨  
 漢也描摩用之昔引漂鳧虛楊江極邵青流劉理徐船西寫把陳  
 時用畫筆修無人此菰蘋夜憤湖天注背蔡花孝機陵各平南昆釣澤  
 帝修素陳所涯敘者米雁月曰之爲爲菖出威絲詩數準百書  
 則言秋迹誇一昆因沉子石隋中稱蓮三月稻本草虛密樓武帝方  
 曰兵景故盛則明悟雲唼鯨任初春苗雷奔石經中大修昆長安志  
 武火物有世曰之豫露其甲古隋南子今句趙建樓櫓戈池治  
 帝殘居夜之織破然月文章者之女菰金秋也珍冷動昆中花作  
 石米碧風余館謂揭焉班中平錢紅云則詩制應江南烏道  
 魚漂木旬張中子謙讀宮荒回曲四百紅吾詩雲之重也  
 房不池何以漢牽一益之人煙曉游百里  
 金已黑頌繁華而此傷水之遺迹此玄喪  
 闊倍故漢事左織女處其名勝推其  
 織女之狀俱見矣杜昆明便見太京  
 船秦米雲於日月是乎之水在帝池  
 樓中沉米並古象房此象池水爲在  
 中州之班言入奉冠能翻古富中有一  
 因而玄張杜公扶右解語貴形云紫織  
 自申黑所言若所注變舞女諸身必紅  
 傷言乃未極故言沉入漢女詩家一  
 僻故言遠時其雲敘犯若所注變舞女  
 而則繁墜漢此雲以無云綠機身必紅  
 不曰殖粉事楊漢佳有波節絲

在江間波浪帶言湖者地勢接近將赴荆南也公詩天入滄浪一釣舟  
 漢書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  
 昆明池水秋色明水戰在長安縣爲昆明二十里處茂詩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  
 高矛四十餘丈垂幡旄加其上甚壯西京雜記昆明池象之以習水  
 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奉牛織女家語昆明旗池中  
 畔明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雷鳴晉族  
 紹邑漢律賦鱗甲育其萬物雨常  
 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後結實影狹米也  
 沉雲意本此如雲之黑也  
 犬牙翻紅葉寒池同關塞王之黑也  
 菰道寒王之黑也  
 孔徐塞近鮑邊照晉詩陳鳴雲黑檄醫夏  
 稽子伯詩世人詛黑沉雲米尼歌續有  
 爾乃爲周列子言識高鉛粉者必紅  
 其之言及唐人漢女詩家一紫織者必紅  
 僻故言遠時其雲敘犯若所注變舞女諸身必紅  
 而則繁墜漢此雲以無云綠機身必紅  
 不曰殖粉事楊漢佳有波節絲

得見也。於上章末句，竚指其來脈，則此中敍致，織疊環鎖，了然分明矣。按王嗣爽云：「織女鯨魚鋪張，季載之觀蓮房，物產豐饒，萬民之利。」此本追遡盛事也。說同錢箋。范季隨陵陽室中人學之，於詩尾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宿，非詩法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一本首句在漢陂之下。紫閣峯陰入渼陂。香稻草堂本作紅稻，一作紅飯。啄殘餘一作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境迺舊遊，而嘆衰老也。香稻二句記秋時之景，連屬上文。佳人二句憶尋春之興，引起下意，仍在四句分載。涇義公自長安遊渼陂，必道經昆吾御宿，及至則見紫閣峯陰入於渼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也。唐解趙注以香稻一聯爲倒裝法。詩意本謂香稻則鸚鵡啄餘之粒。碧梧乃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若云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鳳凰鸚鵡矣。陳氏作今望苦低垂。長安勝澤州注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拾翠春相問也。又與岑參兄弟遊渼陂行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所謂仙侶同舟晚更移也。春相問彼此間遺也。晚更移，棹忘歸也。張綱注氣象指山水之氣象。千者言綠筆所作氣，昔凌山水也。卽指渼陂行及城西泛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與題鄭監湖亭賦詩分氣象參看。錢箋引氣衝本星象表飼感帝王尊解作賦詩于主非也。張遠注此詩末聯與上章未聯皆屬對。結體昔曾對今望意，明白舊作吟望乃字訛耳。陳注又云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筆干氣象宜春鼎湖御宿昆吾金注一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一長安志。杜贊基跨今整屋，鄴藍田咸寧長安五縣思勝志。一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開上林苑中曰透迤，則延袤廣矣。一昆吾亭在藍田縣境，御宿川在萬年縣名。此章所思不專在渼陂。考之，統志主峯在漢陂，長安五縣思勝志。一春並雲子白句謂雲子楚辭說者。謂雲子東北作紫旭，紅碎豆雲詩幾，翠閣日峯射，南南向。一國並雲子白句謂雲子東北作紫旭，紅碎豆雲詩幾，翠閣日峯射，南南向。

餘以在之縣。鵝擬鄭爛然而紫其形。上聲若樓閣然。一漢公與高海議。一錢縣源深谷透迤。大少府記主峯回遠貌。其湘談渼紫閣在終南山志。一鵠詩及有飯抄洪與祖楚辭說者。謂雲子東北作紫旭，紅碎豆雲詩幾，翠閣日峯射，南南向。

徐鷗粒當以草堂本賦爲正香稻注鮮魚。一漢公與高海議。一錢縣源深谷透迤。大少府記主峯回遠貌。其湘談渼紫閣在終南山志。一鵠詩及有饭抄洪與祖楚辭說者。謂雲子東北作紫旭，紅碎豆雲詩幾，翠閣日峯射，南南向。

伯詩當以南都賦。一陳注云：「碧梧樹雲鮮魚。」

王贊曰：少陵七律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收結之意，無所歸宿，非詩法也。

低鋪句嘗乃懷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或探明珠或拾翠羽費昶詩芳郊拾翠人迴袖捲芳春夢弼注唯佳人之獨時宿人治亭詩仙倡自之謂曰招攜前後漢書漢襄敬傳數間遺顏注聞遺謂餉饋之以爲神仙也遺去聲南史江淹

江晉麗綵後漢書漢襄敬傳數間遺顏注聞遺謂餉饋之以爲神仙也遺去聲南史江淹

李賛與郭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也遺去聲南史江淹

令我白色筆以授之嗣後有詩人絕賦無淹美

吳渭潛齋曰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諳入閩奧興之入律者宗焉張撓曰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摹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外夷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則者因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憂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爲詩人之宗仰也

雲霞滿空回翔萬狀天風吹海怒濤飛湧可喻老杜秋興諸篇郝敬曰秋興八首富麗之詞沉渾結氣力扛九鼎勇奪三軍真大方家如椽之筆王元美謂其藻繪太過肌膚太肥造語牽率而情不接響奏合而意未調如此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氣厚格高而聲弘如萬石之鐘不能爲嗚咽細鈞曰八首聲韻雄暢詞采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澤州陳家宰廷敬曰秋興八首首命意鍊句之妙自不必言卽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雞之犀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之陣尾五應前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爲一手者也

詠懷古跡五首已懷亦五章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杜臆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玉以斯文爲已任也懷而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聞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妬同者千古有感焉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

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首章詠懷以庾信自方也上四漂泊景況下四漂泊感懷也五六賓主雙關蓋綠山叛唐猶侯景叛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未應詞客哀時後四章皆依年代爲先後首章拈庾信從自敍帶言之耳或因信曾居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按予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峽五溪蹤跡未到不當博會○「莊子」大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全其天年一注東北純是形體不全之貌此詩作流離之意○「蜀志」許靖傳漂泊風波絕糧茹草顧注一注東北純是風塵西南尚留天地下字皆不苟「吳邁遠詩」西南窮天險東北畢地闢「鶴曰」三峽蓋指巫山爲第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塘灔澦灘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爲第三峽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章蜀主幸三峽亦同此義杜臚樓臺指西閭言「蕭懿詩」樓臺自相隱後漢一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西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左傳」飲食衣服不與華皮好五色衣服「敍州圖經」五溪諸蠻遙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同一蔡琰詩雲山萬里兮歸路遇史記注江南賦江湖間謂小兒多作狡猾爲無賴「庾信傳」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一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傷心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一長河而暮年未二旬卽用其賦語

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此懷宋玉宅也亦四句分截言古人不可復作而文采玉之故宅已亡而文傳後世其所賦陽臺之事本託夢思以諷君至今楚宮久沒而舟人過此尙有行雲行雨之疑總因文藻所留足以感動後人耳風流儒雅真足爲師矣一說宋宅雖亡其文藻猶存若楚宮泯滅指點一無可憑矣然則富貴而名湮沒者烏足與詞人爭千古哉此作言外感慨之詞亦見姿致黃生曰前半懷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原者所以自憐也後半抑楚王所以揚宋玉揚宋玉者亦所以宋玉九辯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吾草木搖落宋玉之所以自揚也此詩起二句失粘在江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一岑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

玉以風原爲師。杜公又以宋玉爲師。故曰亦吾師乎。悲風蕭條。歎人亡也。太白懷張子房詩。寒烟悵望心。○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漢武帝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言歸州宅也。○唐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豈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豈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

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內卽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寰宇記。張正見詩。楚

忽聽晨雞囁。非復楚宮歌。○宋玉鈞賦文。歷載數百。到今不廢。按漢書注。宋玉作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張綽云。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譬襄王也。朱云。豈夢思明其爲子虛亡是之說。顧宸曰。宋玉述懷王夢神女作高唐賦。又自述已夢作神女。賦本託諷諫襄王耳。國風以關雎爲思賢。離騷比湘妃於君王。玉之兩賦正合此旨。李義山詩云。襄王雲雨夢神女。非矣。文選刻本沿訛已久。王玉二字互混。必如王曰。盛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甚矣。試爲寡人賦之。今按此極有韻致者。○鮑照舞鶴賦。雪滿羣山。

切蘇梗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上聲一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愁一恨曲中論。平聲○此懷昭君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切。明妃貞薪行作昭君村。尙有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

下乃傷弔之詞。生長名邦。而沒身塞外。此足該舉。明妃始未五六承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則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寫意。千載留恨而已。朱瀚曰。起處見鍾靈毓秀而出佳人。有幾許珍惜結。遠言託身絕域。而作胡語。舍許多悲憤。曲中訴論。正指昭君怨。詩不作後人詞曲。黃生曰。怨恨者怨已。世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昭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一統志。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漢書。王嬌四十

賤兮念木胡一如市見託爲一卽終里  
悲張乎于齊雜又豐一韓分母抑妻漢解後一胡昭邊燕蕪  
篇綸要美國記言容子子明兮沉妻崇箇漢解後一胡昭邊燕蕪  
出曰之人又言昭飾累昭道一胡昭佩耳昭地絕意  
塞宗操作最執者越王端正閑麗未嘗宮人皆不獲其恩昭往後君看其妻入宮久不見御  
知懷按畫工圖前書皆不還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韓邪願增而言四五宮女  
讀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女  
遺崇人其妻入今其子歸縣藥而卒不貪其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操行至今嘆故欲又賜言單本  
悲張乎于齊雜又豐一韓分母抑妻崇箇漢解後一胡昭佩耳昭地絕意  
篇綸要美國記言容子子明兮沉妻崇箇漢解後一胡昭佩耳昭地絕意  
出曰之人又言昭飾累昭道一胡昭佩耳昭地絕意  
塞宗操作最執者越王端正閑麗未嘗宮人皆不還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韓邪願增而言四五宮女  
知懷按畫工圖前書皆不還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韓邪願增而言四五宮女  
讀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女  
遺崇人其妻入今其子歸縣藥而卒不貪其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操行至今嘆故欲又賜言單本

息壤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職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文公蓋亦感傷時事故有契於歐公之作耳。錢塘瞿佑詩話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敍其離別怨恨而已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不言怨恨而惓惓舊主之思過人遠甚。

**蜀**  
**當作**

**主窺**

**願少治**

**吳幸三峽**

**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

**一作寒**

**山裏玉殿虛無寺中古廟杉松巢**

**水鶴歲時伏臘走翫翁武侯祠屋長**

**一作常**

**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此懷先主廟也**

上四記永安遺迹下

君臣同祭見餘澤未泯耳後篇又稱漢祚其帝蜀可見矣今按若論書法當云漢主征吳幸三峽尤見正大顧注巢水鶴見崩之久走村翁見祭之勤又曰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言平日抱一體之誠千秋享一體之報朱瀚曰先主崩於白帝城其立廟宜也武侯祠自在河陽而此處亦爲立祠實以君臣一體之故陪享正合典禮見後主不允臣民之請爲闕失矣○錢箋一水經注一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先主爲陸遜所敗走逕此門道者甚急乃燒鎧斬道孫桓爲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

逕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植尙小兒而今追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一華陽志一先主戰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爲永安明年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四月殂於永安宮

襄宇記一先主改魚復爲永安仍於州之四七里別置永安宮一梁簡文帝蜀道篇一建平督郵道

璇庭寂玉殿虛一上林賦一乘虛無與神俱一西京雜記一高松補蠟一應陽蠟河賦一長杉峻樞一抱朴子一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能集於樹上一春秋繁露一白蘺知夜

羊牛一注一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一王褒四子講德論一楊惲報孫會宗書一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而體相待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三分割據紓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連一作移漢祚終難復恢復一作難上四稱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三分各據見時勢難爲萬古雲霄

祥見才品傑出  
陳家宰也。○  
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渭濱。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漢事遂不可爲。此真天運之無可如何者志也。○  
下難以久居。○  
莊子外不觀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范蠡以爲大  
說。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爲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漢軍雖於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澤州決身殲卽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軍務勞卽蜀志所云。巨細咸決。及南征北伐之類。紓屈也。○  
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治八陣臺下。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爲大  
說。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爲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漢軍雖於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澤州  
曰。一國之宗臣。伯主之賢佐。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徘徊路窮。見先生之遺像。  
善計不用。隱篤一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幕中。决胜千里外。不以爲大  
說。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爲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漢軍雖於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澤州  
橫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諸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陸機辯亡論。割據山川  
凌雲霄。神機獨斷。蒋氏曰。雲霄羽毛。正與清高相應。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威風一毛。  
志。跨制荆吳。是言偏霸一方。又班固漢高帝贊。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亦可言興王事業矣。  
書。廣絕交論。競羽毛之輕。陳平傳。魏文帝典論。博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彭羕獄中與諸葛亮  
基。曹操爲冠。足下乃當世伊呂。謂陳蕃。貶亮非爲失實。公以伊呂相提。而論乃仲張輔樂毅爲伍。  
後魏崔浩。之黨陳蕃也。宋文帝詩。運移衿。書。才壞壁。丹青仍自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惡。猶想褒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郝物化。金郝居中題五丈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搖。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  
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臥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文中子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興  
事。乃倣公意而參酌者。劉克莊曰。臥龍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爲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張繩曰。見伊呂而失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此將十倍對三分全用。實

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夫豈過哉黃生曰此詩先表其才之挺出後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處直以五十六字論定前後諸人區區以成敗持評者皆可廢矣

盧世淹曰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脈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爲廟算運籌爲古人寫照一腔血悃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贊養氣滌腸方能領略人知有秋興八首不知尙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爲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寄韓諫議注

鵝注

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之秋姑仍之

杜

詩言岳陽洞庭瀟湘南極韓蓋楚入岳陽其家也

今我不樂音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

天雨去聲一霜冥冥韓已遯世青楓赤葉時屬深秋矣○詩今我不樂

師氏曰地理志

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

詩不能奮飛又或假息在牀

「又」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鮑照詩娟娟似娥眉莊子秋水時至

左思詩振

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濯足用滄浪歌

揚雄傳陟西岳以望八荒

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

鮑照詩北風驅雁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

北斗或騎麒麟鳳凰芙蓉旌旗旄一作煙霧落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

旁聲勢傾動乎南楚星君比近侍之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靈樞奎景內經下離塵境上

乃崑崙北都江淹詩羣帝共上下趙注羣帝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雖皆稱帝而於大

帝爲卑猶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

集仙錄羣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每翅各大丈餘杜臆騷語助詞舊解騷爲蔽

引甘泉賦登鳳凰兮駢芝恐非北齊蕭燃詩

芙蓉中若作烟霧樂謂樂音微細如奏於烟霧中也

列子芙蓉露下落此處落字所本謂旌旗如落

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之倒星注引凌陽子明經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列缺之倒景注引倒景志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氣去地二千四百里故其景倒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其景倒

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之倒星注引凌陽子明經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列缺之倒景注引倒景志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氣去地二千四百里故其景倒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其景倒

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之倒星注引凌陽子明經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列缺之倒景注引倒景志在日月反從下倒景

氣去地二千四百里故其景倒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其景倒

既陳有瓊漿些。『真誥』羽童捧瓊漿。『楚辭』仍羽人飛仙也。羽人稀少。韓已去位。此句起下似聞昨者。一作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人於丹丘。羽人飛仙也。從赤松子遊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漢書』張良字房。其先韓人也。『陸機高祖功臣傳』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出師表。『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前漢』鄧通傳。太子鬱癱而色難。共之。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纏令喫潤臭惡非常房色難之。』『鮑照升天行』何時與爾曹腐肉吞腥。『注』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爾雅注』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也。『藥山海經注』宋山楓木。卽今楓香樹。『南史』任昉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張遠注』楓香道家以之和故云鑿。『鵲林玉露』引佛書。凡諸所鯨風與香等。『朱注』引范成大詩。懸知佛骨有青冥風香久已滌蠅腥。其說皆迂曲。『鄭侯升曰』杜詩文周南留滯古世。一作所莫。一作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有獨歎風香林春時好顏色。亦豈用佛書耶。『文周南留滯古世』所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切。得置之貢玉堂。未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濟世匡君也。『杜臆』南極老人非視其多壽。此公思之而作。似聞以下美其功在帷帳。翛然遠引周南以下。惜其留滯秋水而不得大用也。『虛元昌曰』韓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不欲終老於江湖。徒託神仙以全也。首尾美人中間羽人及赤松子。韓張良南極老人總一諫議影子。吳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秋分之旦見於丙秋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焉。得置之上四字略讀。『前漢』翼奉傳。三段各六句。末段四句收。○『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秋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焉。得置之上四字略讀。『前漢』翼奉傳。久汚玉堂之署。『顏師古曰』玉殿在未央宮。『揚雄傳』上玉堂。『朱鵠齡曰』韓諫議不可考。其人大似李鄴侯。必肅宗收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月拜官。李卽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卽指韓錢鑑移。之鄴侯耶。若云詩中語。非鄴侯。不一齒及。而獨寓意於寄韓一篇。且何所忌諱。而與杜善安。知非履從收京。曾參密議。并之鄴侯耶。

韓時歸其說於程孟陽亦自知其不的也。黃生曰：錢氏謂此詩欲韓諫議貫李泌於玉堂，其說近鑒。正非諫議小臣所能與也。予意韓張良當卽指韓諫議，亦在靈武從駕。故曰昔隨劉氏定長安，既而肅崩，代立故曰離輶。未改神慘傷其人必見時事不佳，故棄官遠遊。公特徵其辭曰：國家成敗吾豈敢色羣帝等語所惑也。予初疑公必肅宗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山修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則亦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言玉京代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益知本句不曰漢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自人自不解耳。

### 解悶十二首

【鶴注】詩云：一辭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入則溪女賣魚可知。

上二句山水對言。山禽引子山間之景。溪女留魚江邊之事。○庚信詩：客闌星散居。公雲安詩：負鹽出井此溪女。又負薪行男當門戶，俱適出溪女句見人我兩忘。

商胡離別下聲揚州憶上聲西蘭。一作陵。故驛樓爲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去。欲東遊。一作流。此欲道如還謝東安是傳海也。問江是東西陵古跡。改曰西陵湖，亦謂之西陵。東坡詩爲傳城舊有驛臺，則西陵舊有驛耳。秦皇帝東遊之會稽。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西陵賦。西陵驛見寄詩：炳波盡處一點白，是唯。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侯非今日南一作湖采薇蕨。何人爲去。覓鄭瓜。一作袁。非州已下五章皆此詩兩故字。兩秋字。兩瓜字。連環鉤搭亦絕句。弄筆之法。大家時一爲之耳。原注鄭祕監審○  
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城門。又名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西京雜記杜子夏  
葬文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南湖鄭監所在。公慶州詠懷詩。云南湖日扣舷。張禮遊城南記。杜濟潘  
重遊瓜洲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朱注瓜洲村在申店瀋水之陰。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  
在瓜州村。故有末語與秋瓜憶故丘。繫相應或以大曆中鄭審嘗任袁州刺史。改作袁州。則生趣索然矣。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此懷薛璵也。何薛同爲水部  
惜之。當省署昔爲部郎。泛滄浪今客荆楚。陳師道曰。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卽薛據詩也。杜臆此  
處稱薛孟之詩。知公別崔灝云。荊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非漫語也。原注水部郎中薛據○梁書  
書一。『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曹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鍾嶸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武之才。曹植劉楨爲  
建安才人之冠。能推獎名士。此云不待者。猶言恨古人不及見耳。唐會要一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韓文公薛公達墓誌。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聲文更不疑。句作首句。一本第二。一飯未曾層。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此懷孟雲卿也。  
述其論詩。今見古人此稱其作詩。便知雲卿詩格。獨有能力追西漢。僧皎然曰。五言始於蘇李。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首。則詞義炳婉而成章矣。  
洪容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脩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盛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係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  
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東坡之言爲可信矣。蔡寬夫曰。五言起於蘇李。今所見唯文選中七篇耳。世  
或疑武詩脩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其僞。此但註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  
時作。蓋武詩多感之其實無據也。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馮惟訥曰。古詩云。實絕我邦。古人臨文或不諱也。

復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當作查。頭縮頸一作項。一作鯿。此懷孟浩然也。  
 句下二歎其人亡。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舊爲之一空矣。槎頭縮頸鯿。卽用浩然句。孟詩烏泊隨陽雁。魚藏縮頸鯿。又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此獨記名以別於雲卿也。○傅咸詩人之好我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研也。國語山不槎蘢是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於此。  
 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挂星查。一曰道藏歌詩。扶桑不爲王。查水輕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唐王勃詩。澁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上云。覓張憲又之。  
 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尙臨清賞。騎賓王有浮查詩。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杜工部詩查上云。見張憲又之。  
 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釣槎頭縮頸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  
 用字互異。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俗目未擊。幸存舊文耳。

陶冶性靈存。一作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一作覺陰何苦用心。此自敍詩學。詩篇吟。且取法諸家。則句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韓子若曰。東坡嘗語參僚曰。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知此老用心最苦。後人不復見其刪削。但稱其渾厚耳。杜臘公嘗稱李白詩似陰鏗。後人妄云公有不滿太白之意。試讀此詩。豈其然乎。○鍾嶸詩評。阮嗣宗咏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又顏之推家訓。陶冶性情。從容諷諭。入其滋味。亦樂事也。二謝謂謝靈運謝朓。陰何謂陰鏗。何遜。世說。王家見二謝。則傾筐倒庋。此借用之。事畢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草漫。一作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聲。國能發而佳句猶傳。況有相國詩名。則風流真可不墜矣。縉黨附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之類及之。或以縉能表章。碩儒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辋口。周於舍下。集上之。金壺記。王維與弟縉。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文縉。不得。得。詩上。寒藤抱樹陳。鍾嶸詩品。奇章秀句。往往警邁。王維與弟縉。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文縉。不得。得。

與馬、  
送潤臺者誤印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李東陽曰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綿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  
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  
麗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先帝貴妃今俱一作寂寞荔枝還復切又

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平悲白露閒

杜贊已下四章皆

爲明皇徵夏荔枝而發此歎舊貢之未除也。帝妃皆亡而荔枝猶獻得無先帝神靈尙懷愴於白露中乎蓋微諷之也。

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內園不由蜀貢此特言其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杜修可曰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慟○前病橘詩憶昔蓬萊殿奔騰獻荔枝正

言楊妃事也錢鑑一通鑑一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唐國史補一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樂史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十五載六月貴妃縕於馬嵬絳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使力士祭之按諸書皆云南海進荔枝一蔡君謨荔枝譜曰貴妃涪州荔

枝歲命驛致一東坡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

杜臘一涪州有荔枝

戎之間親摘荔枝若京中所見應無此色味食者當自知耳○一盧注公去秋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劈荔枝句憶過指此或云荔枝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也

杜臘一涪州有荔枝

蓋駁其無是理也一方與紀勝一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衆一方輿勝覽一蜀中荔枝纖縠之品爲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

朱注一綏州卽戎州一荔枝譜一廣州及梓夔閬所生者太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宮中食荔不過爲其味甘美

不可以消暑止渴。因比之水晶絳雪，然瓜李沉之井中，梨薑探之露下，亦何減於荔。只緣諸果枝蔓草初不以爲異，獨荔枝生自遠方，其色味而珍重之耳。○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國有赤梨，經年不壞。娟娟晉其質，弱而色鮮。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浦

不熟丹宮滿玉壺。

雲寒。

一作壑布衣。

鮀背死。

勞人。

一作生。

害重。

一作馬。

翠眉須。

一作疎。

此結出當

老丘壑而不徵。獨於一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如此，不憚多方致之也。豈知疏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此詩後二句本之。○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楊慎丹鉛錄：趙曰：自戎斃而下，以畝爲蒲。今官私用契約皆然，用以押韻。師作江浦非是。朱注：或曰劉熙釋名：草圃屋曰蒲，又謂之蕙。此詩江蒲似用此義。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顏延之詩：皓月鑒丹宮。漢辛延年詩：繩錦玉壺。

按一勞人草草見詩經告馬之徒見莊子於文義明白。吳氏：作勞生害馬。山谷謂善本是勞人。今作重馬。平聲讀乃驛馬。重遞之意。吳論：駢使奔騰另副一馬以防倒斃，故云重馬。盧注：重致遠之意。重馬出重字，去聲讀是引重致遠之意。重馬出重字。

孕前漢劉屈齋傳。古注：重謂懷孕者。今按：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簪鵝髻。

王嗣爽曰：公因解悶而及荔，不過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音止荔枝還復入長安一句，正音不足。

又微言以諷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蓋傷明皇以貴妃召禍，則子孫於其所釀禍者，宜掃而更之。

以亟蘇民困，公於病櫓亦嘗及之。此復媿媿不厭其煩，可以見其憂國之苦心矣。錢謙益曰：以上三

章言違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深知與彼何異。此詩瀘戎章物以不知而輕也。翠瓜章言味以無比而疑也。側生

眉章言一笑了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以異也。雲壑布衣老人雖漫與小詩託物比喻，必有由來。注家都不曉。

帝引葡萄眼相比。是時南北不通，傳聞之大謬爾。故其賦云：物以不知爲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

驗。終然永屈士無深知與彼何異。此詩瀘戎章物以不知而輕也。翠瓜章言味以無比而疑也。側生

眉章言一笑了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以異也。雲壑布衣老人雖漫與小詩託物比喻，必有由來。注家都不曉。

得之。明皇以廣德二年大曆元年葬泰陵詩。云：杜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警則

洞房去葬鵠。年遠矣。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三月。葬泰陵詩。云：杜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警則

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爲篇名，乃三百篇遺法。

「趙曰」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聲新月龍池一作滿舊宮繁計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首章從秋夜感興有故國舊君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景所惑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蓋章內秋風秋月秋水秋露皆各舉時景言耳。趙注今夜應新往時應舊往時清漏公爲拾遺時宿省所聞者時上皇初還京也故下接以園陵句○長門賦一徂清夜於洞房史記一南子環珮玉過聲寥然記行則有環珮之聲曹植詩歡坐玉殿漢武辭一秋風起兮自雲飛楊妃過溫泉行云玉殿空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國策一張儀曰秦地半天下

###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音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一作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音祕少有外人知此追敍明皇逸豫之事上四敍遊幸下四敍女寵昔於青門城內見仙仗數移自蓬萊憑倚少兒秦虢得幸也當時恣意行樂不令人知今果安在哉上章已說園陵此處復追敍生前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蒙此○曹植時一宿昔秉良弓顧注一青門長安城東門也鵠注四一龍朔二年高宗置仗朝會之仗三衛分上爲五仗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一鮑照詩一雜樹茂寒翠天寶中興慶池中小龍常出遊宮垣水一盧注一楊妃曾度爲道士故唐人比龍一夕乘雲雨望西南而去此見明皇十興慶池中龍池卽興慶宮垣水溝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觀鑾輿西幸比龍

爲王母漢武內傳王母言語蘆畢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畱殷勤王母乃坐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爲陳掌妻飛燕外傳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楊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乎帝乃令無方持后履朱注微風倚少兒蓋合用少兒飛燕事漢書周仁爲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臥內後宮祕戲仁嘗在旁終無所言於外人聞者可使外人聞者楊惲傳人生行樂耳杜臆行樂汚穢必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切扶又似一作物皆一作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晉作恩斷丁亂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此記當時優寵技巧也在四句分截舍人投壺足動天顏之笑延壽善畫風望雜起乎惜乎明皇之不然也杜臆注玄宗時畫鷺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圃帝嘗用抵戲用以當戲劇舊引漢書角觝戲未合雜風塵指流難播遷肉凡此卽毛郭之流故借漢事爲比意此風人溫厚之旨也○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入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又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入人小豆懸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百餘反謂之驕言於壺中爲驕傑也每投壺帝笑之笑安帝張華賜金帛達莊子一與物爲春天人合應以發皇明漢安帝詔都賦魏賦日入人合應以發皇明

史皇論洪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合或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興綽矣獨斷晉

牛或貫穿說此起輩亦折方不費力若將此意頓在前敍事必拖沓矣

於笑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第五訪傳政德源詩平化行雲銜天笑固兩都賦天人合應以發皇明

東荒山中有人大石室令還東王公居矢焉與之笑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

固兩都賦莊子一與物爲春天人合應以發皇明

漢安帝張華賜金帛日入人合應以發皇明

五  
鵝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一作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雲天。  
先主切非音，秋天起包之。上四乃追述往事，下則自歎變江衰老也。  
天寶之亂，皆明皇失德所致。此說承前起後，前章說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賊云無端，詛言之耳。

###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聲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闈，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鬢幸再攀。  
此歎西狩之事也。上四敍幸蜀之由，下四記還京之事。別顏流涕，上下相應。  
十二月陷東京，所謂洛陽沒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敗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也。是夕平安火不至，祿山於天寶十四年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官駕散，所謂慘別顏也。至德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賊衆夜遁，所謂去宮闈也。十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尾上詳明真可謂詩史矣。杜臆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流涕。」龍鬢再扳也。此敍出狩還宮，仁言真足以警人。仁言也。至德二年正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

烏弓曰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音燭人間有賜金鼎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無朝燭人間徒有賜金自此鼎湖龍去銀海雁深唯留此蓬萊日色長照陵上羽林耳寂寥身後良可歎也杜臘蓬萊宮先帝所居羽林軍守護陵寢者黃生曰此章卽申首章園陵霜露之感而言更深切前是孤臣獨泣此則率土同悲也○明皇在日每歲十月必至驪山華清宮又友愛諸王造花萼相輝之樓趙曰朝燭當音朝觀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受朝今地下幽闕無朝見之燭也黃庭堅曰漢書高后紀遣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北史隋獻皇后山陵成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銀鼎湖注已見上章漢書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鋤三泉上崇三墳水銀爲江海黃金爲兒雁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鳬會不飛黃注日者君象羽林上應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尙同心借問懸車一作軍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乂入莫虛草竊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此章總結直究當時致亂之由以垂爲永戒也故有俊乂犬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終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鑒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三四卽所謂在德不在險五六卽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杜臘僕者不奪民心自懷此無形之險也俊乂在朝折衝樽俎何憂於犬羊乎兵勿輕動則恩加四海矣公之謀國堂正卽孟子所告齊梁之君者自許稷契以此封萬井○東方朔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一作內左傳呂相曰戮力同心

羊東馬以踰太行。《書》慎乃儉德。

《又》僕父在官。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晉愍帝檄》石虎敢率犬

顧宸曰：

八章皆詠開元之事與李白宮中行樂詞八章相爲表裏。但太白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敍其事而傳之。

黃生曰：

八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其詞不掩風人之旨。盡於此矣。他詩有連及者，固無譏刺之意，以爲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後，人不能推公之志。毛求影捕，輒謂有所刺謔，夫君子不非是邦之大夫，況親委贊而爲之臣者哉？

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關國家治亂興亡，寄託深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警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涕也。但七律才大氣雄，同推賦騷，調而五律韜鋒斂鏃，直與經史並驅，兩者當表裏參觀，方足窺其底蘊焉。

鵝鵝此下八章乃雜咏物類，蓋即所見以寓意也。《鵝注》此詩句句含不遇之意，蓋託以自況。鵝鵝梁棟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近之。《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鵝，養之宮中，歲久賴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娘。有鷺搏之而斃，遂瘞苑中，呼爲鵝塚。今詳詩意，乃泛咏鵝鵝與彼無涉。

鵝鵝含愁思，去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切，損何用羽毛奇。咏鵝鵝有離鄉之感。鵝鵝而含愁思者，以聰明能憶別離也。二句提綱，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惜其空言。未聞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句說別離，句句說愁思，句句皆聰明中所自嘆者。未又寫出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深矣。顧注此詩拈出含愁思三字，代爲鵝鵝寫意。八句反覆宛轉，蓋亦傷受制於人，不能自展其奇也。○朱鶴齡曰：此詩似墜括彌衡賦中語，聰明則性慧辯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衿紅嘴，則紺趾丹嘴，綠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也。漫多知，則豈言論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也。未有開籠日，則閉武之於楊修，隋煬之於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魏之於楊修，隋煬之於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魏

孤雁一鶴注弟也當是大曆初夔州作

孤雁弟也當是大曆初夔州以念兄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一作聲飛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平聲雲望盡一作斷似猶見哀多如更更復聞野鷗無意緒鳴噪亦自紛紛意未聯借鴟形雁乃題之外象不飲啄者爲念羣故也誰憐指羣雁之首二另提片影相失寫孤雁之狀望盡哀多寫念羣之去者雁行旣遠望盡矣似猶有所見而飛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聞而鳴二句申言飛鳴迫切之情見聞二字屬在孤雁王彥輔曰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常在鄉井故託意於孤雁章末譏不識知我而謔謔者師氏曰鮑照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此詩飛鳴聲念羣一語孤之中仍有不孤之念乎○魏文帝詩孤雁獨南翔何遜詩一警將收飲啄詩一載飛載語失一江總諫詞一念羣桑梓一王庾信詩一山上萬重雲一梁簡文帝詩一花蕘蝶爭飛一孫中傳意結一何遜詩一生平無意緒一拾遺記一鳥相求介之推有白鶴遶烟而噪信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

鷗一鶴注當是大曆初夔州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青

舊作春苗雪暗還須浴一作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

清影日蕭蕭詠鷗憐其少自得之致此在六句分載歎浦鷗之勞不如海鷗之逸也羅大經曰浦鷗羣飛海上者清影翛然不爲泥滓所染耶此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也旣云寒鷗不當言春苗矣以青對玉爲工點水蜻蜓之點○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玉在漲海中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夔州玉羽白羽也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羽而臨霞一盧注春苗當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江暉詩雪暗馬行遲胡夏客曰因海上鷗事故云滄海上氣象自遠大蕭蕭閒暇之意

猿一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初夔州作西閣噪日詩流離木杪猿又上後園詩瘴毒猿鳥落以二詩證之良是一爾雅猿一名猿善攀援樹枝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一作隱見音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勝每及父子莫相離人不如猿取其用智以脫險也中間隱見二字爲通草之眼啼聲遠近挂枝形尙遠此爲隱見發端全身也杜臆人於亂世往往父子不保公營欄子避亂而恐其不能兩全具見苦情○裊裊聲之是也蕭蕭羣之寡也謝朓秋竹曲從風既裊裊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陰铿詩猿挂入欄枝艱難猶云陰阻詩遇人之艱難分買誼策習慣如自然按後詩有猿挂時相學故知慣習指挂枝也淮南子倍是從衆趙曰全生如搏矢避矢之類列子雖全生不無可不有其身通鑑晉安帝紀沈田子曰兵貴用奇莊子獨不見夫騰猿乎騰及騰躍而相及也吳都賦猿父哀吟獮子長嘯盧注桓溫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答攀崖哀號又齊武帝至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亟此猿何意曰猿子前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證也

鹿

音几本作麐爾雅麐大齋施毛狗尾編在大曆元年夔州作以詩有衣冠兼盜賊當指崔吁之亂也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麐音餐音斯須詠鹿歎其不當鳴而鳴也上四代鹿寫意自悔不能見幾違害下乃慨世之貪味而殘生者一作痛心語三作自責語四作自解語亂世歎其生不能逢辰微聲推出致禍之本衣冠乃食肉者一盜賊乃捕獸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於斯須則衣冠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語亦是醒世語黃生曰此物難入詠前半寫得如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暗對玉饌以仙隱字暗對庖廚遂覺烟火之氣都盡後半慨世不離詠物却不知詠物此謂大手筆○舊注神仙傳葛翁於女凡山學道數十年登仙化居則珠服玉饌王筠詩玉饌駢羅瓊漿泛溢左思吳都賦矜其宴爲白鹿二足時出山上謝靈運詩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說苑鹿生於山命懸於庖廚亂世重殺物而輕全物全乃全活之全莊子不敢以全物與之阮籍詩高樹隔微聲

不漢書注衣冠有仕籍者貪財爲饕餮食爲饕子謂之饕餮一注才士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聲名中得之中郎之於董卓中散之於司馬及藏顧雖異其自古文人致累則同也此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世於諸侯隆中所以獨高千古二語感慨

大基

雞一鷄注此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故詩云巫峽漏司南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詠雞歎其當鳴而不鳴也上六敍事是案未二歸結是斷德常標五鳴必度三此雞之職也今在殊方聽之則異夜鳴失次矣比曉能無慙乎乃問之習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但堪充庖已耳當子半亭育之時而巫峽漏聲早有司南之報雞鳴果安在哉顧注將問俗二句作借雞警人言人情無德無信與雞相似而充庖則獨用雞乎杜臆謂刺巫峽之人可殺皆非也○韓詩外傳夫雞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淪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記雞初鳴史歷書雞三號卒明注一夜至雞三鳴始爲正月一日趙曰由失次猶三國志言失旦之雞也蔡邕賦時牢落以失次胡夏客曰楚國語有雞次之典此次字所本左傳充君之庖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劉孝標啓一物之微遂留亭青南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梁元帝詩一刻漏銘司南按司南有四說朱云夔州遠在南雞司昏曉今失其司晨之職故曰巫峽漏司南顧注雞爲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指南車有南北定向如雞鳴有子午定感也已上數說皆指夔雞漏失司晨與殊方失次犯重今從春秋說題詞雞爲積陽南方之象曉漏開說更有蘊藉

黃魚一鷄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故詩云日見巴東峽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桶音統一相沿久風雷肯爲聲伸一作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桶取魚世俗相沿已久雖有風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汎中徒望龍飛而驚怪見黃魚之大而不靈也盧注此卽公鷁賦中所云鷁鵠之類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大如人之意俱指庸流言○杜臆夔州上水四十里有黃草峽出黃魚大者數百觔爾雅注鱣魚體有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爲黃魚具詩序縉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笱曰江陵之人以魚飼犬筒竹器桶木器皆捕魚之具蒙

劉峻金華山栖志一魚潛淵下窟穴泥沙一莊子一泉涸魚處於陸相喫以濕相濡以沫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聲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筐箱一作

雪片虛生成猶捨一作卵

連類而詠物也一舊注卽今麵條魚首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聲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筐箱一作

雪片虛生成猶捨一作卵

盡取義何如俗當園蔬用之賤矣亂肆傾筐取之多也但此羣分之命亦屬造物生物雖細微同霑水族乃之有傷於義矣一貨生注三四形容其小五六形容其自語甚饒秀生成應上分命盡取則不仁而譏其非義者用物撙節之謂義也一盧注黃魚以長大不容自小以細微盡取不幸生夔大小俱盡以歎民俗之不仁也○羣分命各分一命也一易一物以羣分一曹植橘賦一體天然之素分一庚信小園賦

一寸二寸之魚一賓退錄一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醋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

魚菜變與湖北爲隣故云一陶潛詩一園蔬有餘滋一詩

一不盈傾筐一西京賦一獲胎拾卵蟻喙盡取未二句用之

黃生曰前後詠物諸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之大體物之情命意之遠說物理物情卽從人事世法勘入故覺篇章寓意含蓄無限今按唐人詠物詩唯李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爲題用五律寫意其對仗亦頗工緻但有景無情全少生動之色關此八首皆託物寓情與景會身分便自不同矣

吳王彭州掄一鶴注一當是大曆元年作公初到成都時有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詩王蓋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執友驚嗟一作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選去東牀杜臆作牀早見招蛟龍纏

倚劍鸞鳳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闌一作兩觀去寵辱自一作三朝音潮○此從歿後追

稱其才品北部四旬記其婚宦歷職四旬敍其內任一北部高選如劍躍蛟龍掄蓋令尉起家東床見招禮一執友稱其仁一候忽淪沒別無期斯人指同輩一世說一殷荊州語王恭曰適見新文甚可觀沈謝沈約謝靈運松喬亦松子王子喬也一列仙傳一王君平謂茅盈子有異骨可學

仙又「李德林集」風骨異人。「戰國策」有松喬之壽。「魏志」武帝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通典」吳時餘曹通爲高選而吏部特一時之後抱朴子。高選忠能。一舊注晉郤诜還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诜曰卿自以爲何如。诜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杜臆東堂必東床之誤見招是招王爲婿故下有鸞鳳句。今按坦腹東床用王逸少事。

越絕書醉燭曰當造劍之時蛟龍奉爐天帝裝炭。秦蕭史教弄玉秦蕭史教弄玉。老子寵辱若驚蜀路江干一作戈窄彭門一作地里。

一作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聲將軍臨氣候猛壯一作士塞切。風飈井渫

一作漏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自多暇。一作隱去。一作接終朝此申歷年寵辱之故初由高選陞

在蜀而就幕條辱也後則作刺於彭州寵也公與掄同幕故詳敍陪接之情戎麾出謂嚴武鎮蜀幕府

要謂辟爲參謀上佐軍機下練士卒則智略過人矣井泉不汲烽火不燒則邊境無事矣皆其籌畫所致

事○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一註解去所佩龜印也生碧草猶云委之草莽。諫獵用司馬相如事。一按黃希云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朱注引顏延之一麾出守卽指

掄出守彭州非也。晉書庾亮鎮武昌間戴洋氣候趙曰朱注氣候用兵之氣候劉歆七略有

風候孤虛二十卷猛士塞風飈卽大風歌意。一趙曰軍旅所在必淪井泉邊有警急必舉烽燧。

無聊再哭經過平罷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卽世令子

各清標此敍歿後情事雙表謂墓表松凋惜人亡贈詩掄所作染翰公輓章趙曰昔嘗哭掄之死今

各清標櫬過夔州而再哭也之官玉折是住而銷魂寄葬萍漂是去而銷魂錢箋渥洼道天馬所來

興下法令子河漢橋烏鵲所駕興下夫人此旣哀之而復慰之也公詩得三百篇遺意賦中必兼興比此

章蛟龍鸞鳳是比渥洼河漢是興於排律中見之尤不易得。一潘岳懷舊賦巖巖雙表列行楸

廣川惠王傳魏毛鴻賓傳。武帝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一謝朓詩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宜染翰獨踟蹰

王僧孺詩蘭薰而擢玉纏則折。左傳漂穆后別見太子壽早夭卽世。一曠望極高深渥洼河漢。一梁簡文帝詩染翰獨踟蹰之祭

無恙常景嚴君平讚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素向邁金貞清標凌玉微故有歸興蕭然之感杜臘前云異骨降松喬後云寒松竟後凋淪蓋以壽考終者且有令子故公哭之文一約斗柄一春秋運斗樞一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說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用字皆極工而不覺此類甚衆學者當細求之

卷十八

偶題

鵠注

當是

大曆元年秋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制郭作制一作例韻歷代各清規詩集首敍詩學源流杜臘少陵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宗也前輩如建安黃初諸公飛騰而入至六朝尙綺麗亦其餘波不可少也兼舊制取材者廣各清規者文章千古事便須有千古識力得失寸心知則寸心具所有千古此文章家秘密藏爲古今立言之標準也作者殊列名不浪垂此二句又千古文人之總括謂其所有就雖不同然寸心皆有獨知者在也三百篇乃詩家鼻祖而騷體則裔孫也騷人不見則雅頌可知自蘇李輩倡爲五言漢道於斯爲盛此又詩之大命意特新杜臘公詩嘗言文章本小技於道未爲尊此須識其道之所尊者安在得所尊則文失所尊則文止小技初無二義也○魏文帝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卽千古垂千古名聲登我胡夏道餘波入梅福書漢劉楨詩於斯爲悲麗不可忘張纘賦徐景前輩宿同契序楚辭立法以吾傳令後鳳凰文貴飛帝我兮

「前漢」「宋博傳」「奉尊舊制」「杜預左傳序」據舊例而發義。宋書謝靈運傳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魏志太祖令曰：鄒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法自儒家有心從弱

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一作鄴中奇驥驥皆良馬駢驥一作帶好兒車輪徒已斬堂構惜一作仍虧漫作

潛夫論虛傳幼婦碑一作詞○此歎詩學莫傳杜臆舊制清規法也儒家久已有之而妙從心悟自弱

馬乃乎曹家父子如驥驥又帶好兒此其獨擅之奇也今自信車輪已斬而兒懶失學堂構仍虧能如曹家

父子乎雖潛夫有論幼婦有詞竟莫爲繼述矣此所病於鄴中奇也張遠注公祖睿言以詩名家故云

儒家有卽所謂詩是吾家事也心從弱歲疲公詩謂讀書破萬卷語不驚人死不休皆可證也○前漢

藝文志儒家者流又儒家言十八篇弱歲弱冠也隋孫萬壽詩弱歲逢知己顏

延之詩永懷交在昔趙曰江左逸如嵇阮鮑謝之徒鄴中奇如建安七才子之類洪曰江

左晉所都錢箋謝靈運傳論降自元康潘陸特秀遺風餘烈事極江左自建武暨

心於義熙歷載將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迨宋氏顏謝騰聲病卽堯舜猶病之病

爲歎也若作謝是遜謝之意東漢史論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又沈約表達愧南董近

孔謝遷固跡驥甸舊解作起下之詞王右仲承上文解意於病字奇字皆有理會典論今之文人

而並馳呂氏春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胡夏客云駢麟好兒借用徐陵兒事晉

書而不行不同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

其後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魏略邯鄲淳作曹操行三十里乃悟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

之外孫女子之子好字也蓋白緣情慰苦一作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情事杜臆

蕩緣受字辛也器辭字也言絕妙好辭白緣情而綺靡其漂蕩而抱疾累遷又自疏其漂蕩也經濟以下備述

之意○陸機語謂作詩也詩緣情生止自慰其漂蕩而抱疾累遷又自疏其漂蕩也經濟以下備述

沙傍聲去蜂蠻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音兼盜賊異俗更喧卑此承飛棲假一枝情事杜臆

乃悟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

峽中景物唐虞四句傷蜀亂未平。趙曰：治莫盛於唐虞，戰莫急於楚漢，故並舉言之。○「蔡琰胡笳」贊：「楚漢之際，豪傑相王，盜賊謂搘阡喧舉，謂夔土。」舞鶴賦：厭人寰之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同獄而未出，蛟龍在池而未躍。殘銅桂，粺爛如列星之行。班固有兩都賦，幕府注見別卷。此承經濟慙長策，言漂蕩之故。星劍雲池喻抱策莫施幕府，四方未靖。朱注：星辰劍用張華事，雲雨池用周瑜語。自歎如寶劍埋湖命服之序。銅柱見十五卷。○「匈奴傳」東音書，恨烏鵲號聲。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去強而月支盛。○潛注：月支卽月氏，西域國名。音書，恨烏鵲號聲。柴荆學士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隱。一作黃，朱云當陂。不敢要平，平，佳句。愁來賦別離，信不來，怪熊羆山居厭聞稼穡。柴荊，荊州居食白閣，皇陂長安山水。杜臆：漂蕩之中，安得復有佳句。但愁來則賦別離耳。別離卽漂蕩意。此章前二段各十句，後二段各六句，申四句爲腰，末八句爲尾。○「西京雜記」乾鶴噪而行人至。

——魏武苦寒行。一熊羆對我蹲。

——書

——穡穡作甘。左傳：無失其土宜。

張潛曰：文章祕訣，詩統源流。前半已道盡，曰：騷人曰：漢道曰：鄴中曰：江左言。詩家歷代各有體製可倣。後人兼採原，不宜過貶偏抑。公之所見甚大，所論甚正。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自晉人以下，未免一概抹倒矣。

此詩是兩段格。前半論詩文以文章千古事爲綱領，後半敍境遇以緣情慰漂蕩爲闢鍵。前段結云：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隱以千古事自期矣。後段結云：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仍以慰漂蕩自解矣。其段落之整嚴脈理之精細如此。

君不見簡蘇侯。詩言凌山窮谷，當是夔州作。其遇蘇蓋在大曆元年也。

死半生。『吳均詩』百年積死樹，十尺掛寒藤。『異苑』吳平在勾章門外，忽生一株青桐，上有歌謡之聲，平惡而砍之。其後樹自遷立於故根，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平以爲琴瑟事始定。『周弘正詩』舊水浸成岸。『吳志』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淡山窮谷不可處，聲震靈龜鯤兼并。狂風山林蓋勸之用世也。此章上段四句，下段五句。○『古詩』蓋棺事乃已，遜。

鮑休清溪賦

一作震靈破石狂風驚林

贈蘇四溪

『鵝注』詩云巴蜀倦剽劫，幽薦已削平。當是大曆元年作剽劫，指崔旰

之徒。是時河北已盡平矣。

『張遠注』時蘇欲下荆揚，而公贈以此詩。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尙在行李中。

此總敘前後行踪，行李句領下文。

『劉禹

日衰息乘輿，興安九重平。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

此言身在行李之中，鵝故窮委之於命，但疾病相攻，恐將來終難用世耳。

○『劉禹

公貢才不用，子何面黧黑焉切。得豁心胸巴蜀

倦剽劫。一作下愚成土風，幽薦已削平。荒徼尙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

此言蘇在行李之中，蘇故耳。吾道東蘇至夔州也。

『鵝注』五年之間，段子璋徐知道崔旰相繼爲逆盜，賊隨起安，不得不倦於剽劫。

真下愚之習，以成風者。

○『列子』面目黧黑，江淹詩，冀以滌心胸。

『馬融傳』鄭玄辭歸，融請甘養蒙。

此言荆揚地美，蘇之行李爲宜。機寒自耐，則不爲肉食者嘒養蒙守正，則不爲少壯者欺。

此言蘇首段四句中段八句，前後三段各六句。

○『楊慎曰』帆字符咸切，舟上慢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慢則平聲，使風則去聲，動靜之異也。

○『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

符咸切，舟上慢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慢則平聲，使風則去聲，動靜之異也。

『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

『荊州記』宮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選詩』

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炎大麓北帆清。『劉刪詩』迴艤乘汎水。舉帆逐分風。『杜詩』獨帆如飛鴻。及浦帆晨初發。皆讀去聲。『胡夏客曰』人馬自雄似有不可言者。豈其往謁劉展歟。『易』聖功也正。

別蘇侯鵝注原注赴湖南幕

此亦大曆元年作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聲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謂目前。場翼承風壯圖驚呼。承憐才命。○『張翰詩』能否居然別。『陸機集』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陳琳檄』忠義之徒重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消渴今如此。黃作提攜愧老夫。豈知臺閣舊先洗。拂鳳凰雛得實食。非梧桐不棲。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煙風。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色角。論聲封內事。揮發八旬收。○『漢書音義』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則遣使者至郡合之。『淮南王書』淮南王書。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古者封內甸服。『古樂府』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左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趣效轔也。繞朝秦大夫。『前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趣效轔也。『後漢』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轔下。張晏曰。俛頭於車轔下。隨母而已。起云。故人有遊子。及提携愧老夫。蓋蘇侯父接也。後云。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雛。湖南幕主亦侯父交而昔日同朝者。原注云。公爲捨遺時。侯父在臺閣。此與詩意不合。朱注謂唐史肅宗收京蘇源明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疑侯爲源明之子。今按源明卒於廣德二年。不應喪制未終而急趨幕府。知非源明子矣。

李潮八分小篆歌

鵝注

當是大曆初在夔州作

潮乃公之甥詩云

巴東逢李潮

夔本巴東郡也

周越書苑

李潮善小篆師李斯

嶧山碑見稱於時

趙明誠金石錄唐

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也。潮書初不見，重當時獨杜詩盛稱之。今石刻在者，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其筆法亦不絕工。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陳倉石鼓又一作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  
者絕不聞。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苦縣光和尙骨立，猶覺察書一作畫，  
貴瘦硬方通神。  
先敍篆  
○**趙曰：野火焚謂李斯書尙骨立謂蔡邕書故於嶧山之碑則傷棗木失真於苦縣之碑則喜瘦硬通神。**  
**一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淮南子**，茫昧味。  
**頭陀寺碑**，茫昧與善。  
**王羲之傳**，尤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鴻。  
**鶴曰**，鳳翔府寶雞縣本陳倉縣。  
**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卽史籀大篆也。  
**衛恒書勢**，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李斯作蒼頡篇**，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周越書苑**，**一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鍾繇謂之章程。  
**蔡文姬別傳**云，**臣父邕言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又云，皆似八字勢有偃波。  
**史洙曰**，**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國上嶧山刻石以頌秦德，其碑爲野火所焚，後人惜其文以棗木傳刻之。  
**梁武帝論書**，古今既殊肥瘦頗反。  
**潘淳曰**，**樊毅西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刻極勁。  
**杜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劉思敬臨池漫記**，老子苦人也，今爲亳州真縣縣有明道宮，宮有漢光和年所立碑，蔡邕書，馬永卿贊字畫遒勁。  
**晉王獻之傳**，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  
**王述少云**，凡字多肉微骨，謂之墨猪書也。  
**惜哉李蔡不復扶又切**，**吾甥李潮下筆**。  
**庚肩吾書品**，**胡肥鍾瘦**。  
**魯靈光殿賦**，**通神之俊才**。  
**筆親尙書韓擇木**，**騎聲**。  
**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切。  
**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一作金蛟龍盤擎，擎同音如。  
**禮部尚書雙項李蔡**，**下筆親謂與李蔡相似**。  
**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人工隸氣作八**分風流閒媚世謂邕中興焉。  
**衛包蔡隣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  
**分書書法勤險**，**詩注奄有四方**。  
**奄遂也忽也**。  
**書史會要**，**奄有四方**。  
**注**，**奄遂也忽也**。  
**書法要錄**，**曹蔡有隣**，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袁昂云**，**韋仲將書云**。



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揚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是殘闕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揭取。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歐陽公集古錄。今俗所謂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謂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又曰。今嶧山實無此碑。鄭文寶嘗學小篆於徐鉉。以鉉所摹本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後漢桓帝紀。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悊於頴鄉祠之。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金石錄。苦縣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杜詩。云世云此碑是也。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遂謂韶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杜田曰。苦縣祠立於桓帝延熹。乃立於光和乎。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碑乃立於光和乎。

### 峽口二首

單復

編在大曆元年秋

此卽瞿塘峽口也。

方輿勝覽

謹守三峽之門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一作巒。

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

開闢當多

天險防隅

一水關亂離。

聞鼓角。秋

氣動衰顏。此章見形勝而傷世亂也。

三四申峽口之景。五六申控巒之勢。

山形斜側。故城堞皆欹傍多

二無城邑。椎髻皮服。通典。松外諸蠻。貞觀末。

遣兵從西洱河討之。西洱河去瀘州西五百里。其地

有數十百部落。按此當作百蠻。

王洙注。峽口有關。斷以鐵鎖。

易。天險不可升也。

防守。三峽之門。

嶧峰故岸斷。見山天險如此。而又設關水上。真足控制全蜀矣。

○唐志。劍南諸蠻州九

十百部落。按此當作百蠻。

王洙注。峽口有關。斷以鐵鎖。

易。天險不可升也。

隅水防山隅也。

杜臆。水關似卽牢關。

隋尹式詩。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

聞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葉。與荳同煩親。故諸

侯數音。賜金次章。遇往事而傷歸旅也。上四言形勝之盛衰。皆因人事。下四言客變之景況。有愧人情。

英豪承時清。如光武昭烈之平蜀是也。割據承世亂。如公孫述李特之僭蜀是也。孤客對猿。

不勝淒惻。親故放贈金。何解窮愁耶。

公白注。主陳子昂詩。入柏中丞頻分月俸。○畫紂率其族如

田豐舉杖擊地。曰惜哉。事去矣。

張說詩。樹坐參猿。嘯陳平傳。宋之間詩。在猿

江樹淡。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

坐猿淡。坐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漢字下得奇。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葉。與荳同煩親。故諸

詩句中用虛字。貴乎逸而有致。謝朓詩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不如老杜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更有遠神。又詩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說得韻趣鮑明遠詩傷哉。良永矣。黃山谷詩得也。自知之非。不流利。但不如杜之俊逸耳。若東坡詩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方是善於摹杜也。

**南極**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冬在夔州作。  
**南極柳** 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用之夔州。  
**黃希**曰：此是用爾雅四極中之南極變在長安之極也。

**南極青山衆**一作西江白谷分。故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或一作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衰柝。蟄舊作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此公不欲久居南土而作也。盧中四南方人物未四南方時事。杜臆：西江至白谷而分此楚蜀之交也。古城自帝舊城荒戍成土之兵皆鳥道居高峽也。自入羣非我族也。柝弧城上戒嚴醉尉小人橫行。○據公詩云白谷氣候變。又云白谷會。漫遊則白谷當在夔州。杜臆謂卽白帝城之谷。朱超詩：荒戍久無樓。司馬彪續漢書：種蠶爲益州刺史開曉殊俗。古詩：臨高臺篇：辭仙俗歸人羣。古今注：女牆亦名睥睨。左傳：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謝靈運詩：夕曛嵐氣陰。說文：日入曰曛。李廣傳：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杜臆：末用醉尉事必有所感。

**瞿唐兩崖**此詩舊編在大曆二年考二年之瞿唐兩崖秋。公在東屯矣。還是元年冬作。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乃高猱切。猱厭縛。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驂。近愁畏日車翻。首點兩崖中。咏景物未乃歎其危險。杜臆：傳何處。三峽之名互異。壯此門。瞿唐一峽。不又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然。崖入天而青同一色。崖穿水而下。至雲根乃狀其勢之高深。之門生注。惟山高水險。故物得以久據。漢藏曰古。曰尋字法俱妙。杜臆：冬時日行南陸。正值崖上。今兩崖雙。

東寧突厥去日光似乎羲和亦畏車翻而卻避之者○「朱注」「庾仲雍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詩州峽類皆不與巫峽歸鄉峽。峽程記「三峽卽明月峽巫山峽廣溪峽」其瞿唐澆瀨燕子屏風翻。取「大瞿」色著黑能攫搏人故云「大瞿」。述異記「猿」不列三峽內蓋明月峽在夔州之上也。然忠州龍興寺詩又云雲腳踏之。近謂之所窩宅公詩龍以瞿唐會則知其有龍蛇矣。王勃山亭序「猿猱玃玃」。宋孝武登樂山賦「猿猱玃玃也似獮猴而山使暖眠臥車輿書疏重疊稀少涼冷曠黑。瞿唐懷古前首應是初見時故云三峽傳何處此首應是再詠者故題云瞿唐懷古。瞿唐懷古「大瞿」意特連用之以助句法唐人詩中多有之杜集如人客信本之峻四言崖之漢五六喻盜賊之盤據七八言朝廷之隱憂。瞿唐懷古「今按」。瞿唐之景下四懷古之意鑿山本以通水故山水並起山裂承崖開江來承鑿注。黃注三言峽之謬相傳皆禹功所疏鑿者其實瞿唐天險蓋出於造化神力也。高山附於地山裂乃地勢使然必地與山以裂而後江水得從此來黃氏說與字含下陶鈞意獨有解會。上四瞿唐之長五音壁之峭六音崖之漢相傳皆禹功所疏鑿者其實瞿唐天險蓋出於造化神力也。高山與白帝相當空處藏隱陽臺以陽臺配白帝亦暗指神女天然對仗○世說「萬壑爭流」陶鈞意獨有解會。宋及楚戰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以兩崖而關鎖萬壑真有拔地倚天之力故曰「勍敵」。中周過調鈞傳耳。獨化於陶鈞之百丈二十步卽宋隱於句容之勾曲山中。郭璞一杜一左會。此借以喻造化之百里空曲寥曠州府治東五里陽臺在府治北五里高一百丈二十步卽宋隱於句容之勾曲山中。郭璞一杜一左會。

黃生曰此詩奇險之句亦若假鑿於五丁者。又曰疏鑿控三巴專歸功於神禹也。疏鑿功雖美無歸功於造物也。蓋題屬懷古不敢忘禹之跡而險由天造亦不可沒天之工結以詠歎出之倍有神致。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終子丈切顧宸注大曆元年公自雲安縣至夔州秋寓於西閣

作也黃鵠及千家注分爲兩時俱失

考公昔曾與元同曹故曰曹長

城暗更平籌急樓高雨聲去雪微稍通納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鵠晨光起一作牆一作牆非烏宿處飛寒流江甚

細有意待人歸舟行之象二句賦中含興引起未聯杜臆流細則江平有若待人歸者何不與鵠俱起與

烏並飛耶○梁元帝詩夜短更籌急

文

帷在上

曰幕

朱注

以綃爲幕也

陶弘景水仙賦

橫帶玉繩

舊注因謝朓詩有金波麗

風將門鵠檣鳥俱作假象

今按鵠起烏飛就實景言

顧注公詩檣鳥相背發危檣逐夜烏皆指

鵠句遂以門鵠爲門端刻鵠因傅毅相風賦有樓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遂云

橋上棲烏舊乃曲說也歸去來辭慕晨光之熹微

朱超道詩落葉泛寒流

西閣口號平呈元二十一仍依梁氏編

在大曆元年

山木抱雲稠寒空江一作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聲君話王室感動

幾銷憂上四寫西閣景下四寄元曹長陰雲繞樹寒氣盤空故雪霑石變而風緊幔飄堪流涕世亂未

幾銷憂已在運籌謀國待人二句述元君話中之意感動銷憂留心王室者尚有同志也前首未及呈

元意故此章特詳之顧注謂謂杜鵠漸不能征討請以節制讓旰運籌無策係蜀安危公故聞而流涕據

詩云社稷王室應指朝政言所謂

之

東方來

上頭

漢書

一

運籌帷幄之中

幾謂幾度也

閑夜卽西閣此當是大曆元年冬作也

鵠

歲暮陰陽催短景。同天涯霜雪霽寒宵。一作五更平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一作幾。家聞戰  
伐夷歌幾。一作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依依漫。一作頗。寂寥。此在閣夜而傷亂也。上四  
壯鼓角夜所聞。星河夜所見。野哭夷歌將曉。所傷感者未則接古人以自解也。鼓角之聲當更盡而悲  
壯星河之影映峽水而動搖。皆宵霽之景。吳論悲壯動搖下兩字另讀。思及千古賢愚同歸於盡。則目  
前人事遠地音書亦漫付之寂寥而已。黃生注題云。閣夜而詩及曉景。乃知爲人事音書之故。徹曉不  
寐也。跋龍躍馬因夔州祠廟而及之。○古詩折楊柳。一陰陽催我。去那得有定主。一庾信詩。短景  
資餘暉。一古詩。各在天涯。一晉載記。石勒耕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一李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  
曰更歷也。經也。一晉載記。石勒耕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一李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  
通右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又曰鳴笳疊鼓。一史。天官書注。正義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  
旗九星在河鼓右。動搖則兵起。一漢書。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征  
伐四夷百姓勞於兵革。一江總詩。水上動搖明。千家幾處言哭多。而歌少。一記。孔子惡野哭者。  
一楊雄太玄經。交於戰伐。一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一何遜詩。予念返漁樵而稱楚辭。一  
陰庶謂先府主。一絕人。事遊混元。一魏武樂。謂先主。一詔葛孔明臥龍也。一吳均詩。蜀都賦。萬里  
音書斷。一公孫躍馬而稱楚辭。一王褒。今童約潦文而早清歸。一蜀。漫土黃。

杜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  
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櫟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禰衡傳容態有異聲節悲壯。  
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擊風捕影。豈有全篇可法者。紫宸退朝  
字全篇可法者。紫宸退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興八  
律細入毫芒。自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興八篇氣象雄蓋  
近生字全篇可法者。紫宸退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  
律細入毫芒。自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篇氣象雄蓋  
日楊仲弘得少分至。余氏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在于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矣。

盧世灌曰。杜詩如登樓閣夜黃草白。帝九日二首一題不止爲一事。一詩不止了一題。意中言外。愴然  
有無窮之思。當與諸將古跡秋興諸章相爲表裏。讀者宜知其關係至重也。胡應麟曰。老杜七言律  
法可法者。紫宸退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  
律細入毫芒。自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篇氣象雄蓋

近生字全篇可法者。紫宸退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  
律細入毫芒。自朝是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並極推崇。登樓閣夜藍田崔莊。秋兴八篇氣象雄蓋  
日諸公始明此義。余氏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在于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矣。

灤西寒望 〔鶴注〕此是大曆元年冬作。明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灤西。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終一作頻。悵望興去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杭。烟自如。瞿唐春欲至。定

卜灤西居。此詩扼題在三四爲上下關鉏。年侵頻望點明寒望與遠蕭疎。望時所見杜臆。水色朝光此

羣動卽寒水光。雄定變語也。朝光切太虛。卽早霞隨類影變景也。皆公冥搜所得。日映水而其色閃動。

水對言。年侵照春至。是傷歲暮。不是恨年衰。杜臆。年侵悵望初非樂事。乃因頻望而發興。遂有此一段。

光景無邊際。無往礙直神與境會意超象外矣。○陶潛詩。日入羣動息。

霞遊。天台賦。太虛寥廓。陸機詩。後塗隨年侵。

觀挂猿下飲百丈相連。

大

吳均詩。猿挂似懸瓜。

西閣曝日

〔鶴注〕此大

元年冬作

凜冽郭作烈。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毛髮具一作自和私。一作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

仁。衰氣歛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音收病脚。此敍曝日情事。首聯敍題。暄可禦寒。是羲和施澤。而顓頊

也。地傾注視恐病脚。偶蹉忽而舉步容易。則煖氣流暢於足矣。○太玄經。萬物耗於玄冬。賁暄。

背向日也。○列子。宋國田夫負日之暄。廣雅。日御曰羲和。忠經序。沐浴德澤。月令。

孟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愧倚薄。言寒氣不能侵人。

沃若謂煖如湯沃。

〔詩〕其葉沃若。此借用之。

〔說文〕日者太陽之精。記。公客居

固人肌膚之會。沃若謂煖如湯沃。○阮籍鳩賦。終飄颻以流離。

〔謝靈運詩〕俯視喬木杪。英華作。

知苦聚散哀樂音。日已作。亦已昨。卽事會賦詩。人生

病脚廢流離。木杪稍。猿翩躚山巔。鶴朋用非。觸景而有感也。木猿山鶴閣前。中自得之態。聚樂散哀。此旅人之情狀。人生如昨。亦且隨時遺與耳。未乃援古以自慰。心力已弱。何堪加憂乎。此章兩段各十句。○阮籍鳩賦。終飄颻以流離。

〔謝靈運詩〕俯視喬木杪。英華作。

知苦聚散哀樂音。日已作。亦已昨。卽事會賦詩。人生

詩一翻躍御飛鶴

一古詩

一賢聖

莫能度

一何遜詩

一蕭索

高秋暮

不離西閣二首

此題亦大曆元年冬作

一杜臆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聲有瘡臍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任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一作人首章對景感懷向西閣作問詞非時先發當冷頻開此見地暖含春也失學閣中之事無定留何人家居閣之故未乃久客無聊之語趙注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抑亦定留人也顧注公詩用定字有兩義定卜瀼西居是決詞肯別定留人是疑詞杭州定越州亦然○陶詩一心遠地自偏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葉一作石壁斷斬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次韋代西閣作答詞仍取其佳勝也西閣何心亦任人別去只人不能離直視為故亭耳江雲飄而白如素練石壁斷而空處皆青此閣上近景曉登樓而海日先迎夜臨窗而星河倒列此閣上遠景似此勝事平昔所耽今目擊初經能無吁歎而驚駭乎西閣之中亦差堪自遣矣杜臆亭以行旅停宿得名故西閣亦可稱亭復古編解作故停言人自停留耳以停亭本通用也○沈約恩倅傳論一素練丹魄至一庾信詩一空青爲一林一十洲記一滄海島在北海上水皆蒼色一史記一黃帝迎日推策一楚辭一並光明於列宿一梁武帝論書一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

縛雞行閣

鵠注一當是大曆元年冬西閣所作故云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首二敍題三四縛雞之故惡之也五六釋雞之縛觸之也末以失無了時計無所出惟有望江倚閣而已寫出一時情事如畫○鮑照詩一飛走樹間啄蟲蟻一黃生注一得失指用心於物言一陶弘景論書啓一非但字字注目

聖師厚云天下利害當橫輕重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惜蟲孰若存雞此論聖人不易天下亦無難處之事始知浮屠法不可治世

趙次公曰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醣池寺論

書堂云。小黠大疑。螳螂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蚊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洪邁曰。綉雞行。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語之妙。尤非思議所及。李德遠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流汗擣折百張篋。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詩語意極工。幾於得奪胎法。但行藏任天理與注目寒。

齊江不可同日語耳。張遠曰。此詩可以物化大有蠟蟻何覩魚鼈何讌之意。

小至鶴注詩云。舒柳放梅當是大曆元年作。是年冬暖故云。唐會要開元八年中書門下奏開元新格。冬至日視朝。相傳小至爲冬至前一日。據會要。小至是。

第二日。杜臆。若以小至爲冬至前一日。則詩不當云添線動灰矣。薛夢符謂。陽大陰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此說亦非。冬至一陽初生。不當取陰小之義。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七

跡繡五紋文。一作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浮。

灰岸容待臘將舒。

柳山意衝寒欲放。一作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上六冬至景事下則對酒思鄉也。

故首句云。相催線撲景。灰候氣此承冬至柳將舒。梅欲放。此承春來或以三四貼天時似是而

字精貼如此。○晉書。杜預傳。天時人事不得如常。史記。刺繡紋不如倚市門。黃希功將

線有五色。故云五紋。唐雜錄。唐宮中以女工撲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管。候至則灰飛。管通律歷志。朱瀚曰。將舒承容欲放。承意用非。

一漢書。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律候之氣至者。灰至。

宋忠注曰。左傳。分至啓閉必書雲。是以玉爲之。凡十有二。

鮑照三日詩。晉書。臨流競元。覆帝好酒。此覆王導。是淡快諫。

吳越春秋。帝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舉。感精符。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

此覆杯乃是不飲。杯有二義。一。鮑照三日詩。晉書。冬至用書雲。當指此考。

此覆杯。好酒。此覆王導。是淡快諫。

寄柏學士林居。先寄詩。謂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中緣知此詩乃盡飲之義。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嘆彼幽棲載精。一作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重平聲。一靜散

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世。一作飄零予。余一作余。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敘學士林居有感於世事。

千戈謂耳。二句申上依山阿。博觀古來成敗。今日當如之何。此句申上載典籍。○庚信碑文。豫州拓境兩鎮

奔波。一謝靈運詩。資此永幽棲。一苟悅漢紀。一序。一典籍之淵林。一漢書。一衣冠暴露。

楚辭。一若有人兮山之阿。一後漢崔琦傳。梁冀行多不軌。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荆揚冬春。一作春冬。異風土巫峽。

援木闕垂蘿。一後漢崔琦傳。梁冀行多不軌。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荆揚冬春。一作春冬。異風土巫峽。

日夜多雲風。一作雨。亦葉楓林百舌鳥。一作鳴黃花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平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

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記林居之景。并望其濟時。雲雨三句。正言風土之異。吳論百舌春

指崔吁之亂。辛苦謂避地巖居。未以經國安民期之學士。蓋濟世須用讀書人也。此章兩段。各八句。○

風土記。荆揚之間春寒而冬暖。吳邁遠詩。荆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雪。一月令。仲夏之月。反

舌無聲。反舌卽百舌。一何遜詩。一野岸平沙合。一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

魯褒錢神論。一排金門入紫闈。一記環堵之室。五坂曰堵。環堵止方一丈。

王嗣奭曰。此詩兩韻。乃一問一答體。上下兩段。分列甚明。按末段推開作結。仍綰林居與茅屋秋風歌同格。

折檻行。一黃鶴。一編在荆南詩內。蓋誤認白馬將軍爲崔吁也。一按。一朱注。指爲魚朝恩。當時是

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此詩有感時事而作。上四嘆中官之恣橫。下慨當時無救正者。首憶太宗。未憶明皇。乃傷今而思古也。錢箋。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嗚呼房魏不復切。扶又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上聲。少似朱雲人。至今

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此詩有感時事而作。上四嘆中官之恣橫。下慨當時無救正者。首憶太宗。未憶明皇。乃傷今而思古也。錢箋。宗瀛洲學士之意。然是時閹豎恣橫。次年八月。國子監釋奠。魚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誦子弟。皆服朱紫。亦倣太

柏中丞除官之命在大曆元年八月其到任當在冬間詩云戮力自元

蓋此時作也。一博識題云柏中丞第子義子弟俱在戎行而其人不可考矣。公有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柏二當卽四美之一。一劉琨詩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序一四美具二難并。一書一乃賚載歌一注一賚續也。載成也。

首段總提見柏氏有靖亂之功○一漢誠補王室  
紛然喪去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晉書下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涉次公謂竇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大曆三年楊子琳以瀘州反考子琳入成都公去夔州已久柏中丞亦不聞後復還蜀安可妄爲之說哉寇亂如湯之沸趙曰傳謂以湯止沸博議

十里是時杜鴻漸以茂州授旰故曰玉壘昏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先讀從平聲卒伍芝蘭

疊疊一作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除官○世說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堦庭此言子弟多材如芝蘭

是我佳子弟之疊於璵璠也任昉戩推此魚目唐突璵璠易二入同心又一師出以律吳均

詩袖間血灑地漢書贊有來羣彥捷我戎軒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西都賦紱冕所興冠蓋如雲陶弘景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奉公舉骨肉

誅叛經寒溫一作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歎激懦氣奔勇奉公指中丞骨肉指子弟新語一調寒溫適輕重蔡琰詩金甲曜日光

衛隊仗所用緋色旗旛並改爲赤故諸節度亦准此

陸倕石闕銘朱旗萬里蘇武詩行役在戰場

于夔州蓋以避旰之逼然自節度除都督爲失職故詩云方當節鉞用又觀宴詩云幾時來翠節蓋惜之妖漢顯宗晉

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是用作歌推轂舊注引鴻臚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對上節鉞而言其說較勝

王道俊博議曰年譜公至夔州時柏中丞則茂林又以茂林與貞節爲兄弟俱大謬舊書於杜鴻漸傳明

挹盛事推轂期孤騫一作騫非○末以期望之意作結賢臣官尊柏本中丞也若授以節鉞可絕崔旰之中丞耳博議杜鴻漸初議授茂林邛南崔旰劍南以兩解之既而旰專制西川漸不相容故徒茂林激懦猶言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梗滄冥一作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聲平

也此章四句起八旬收中三段各六句○王褒西京雜記陰陽相蕩而爲祲滄節鉞授之旌節鉞漢顯宗晉

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明堂有聖主得賢臣頌節鉞授之旌節鉞也

畫之特薦也朱注引鴻臚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舊注引鄭當時推轂天下士似望鴻

王道俊博議曰年譜公至夔州時柏中丞則茂林又以茂林與貞節爲兄弟俱大謬舊書於杜鴻漸傳明

兼官也黃鸝注以柏都督是貞節中丞則茂林又以茂林與貞節爲兄弟俱大謬舊書於杜鴻漸傳明



人山在長安南五十里。〔史記〕〔高帝紀〕興闢內卒乘塞。〔世說〕晉明帝數歲答元帝曰：「不從日邊來，趙曰：「日邊帝京也。」〔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晉史論〕大聞獮羊之侶。〔嵇康絕交書〕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詩〕「瞿鳩從事。」〔神仙傳〕也。〔陶詩〕萬一不。

抱朴子學仙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曹閻六代論〕萬一之處。〔大聞意永爲世笑之。〕

陪柏中丞觀宴將去士二首年次上

極樂音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首章記會宴之盛是堂上事。〕起言宴爲賞功倒敍有力饌齊見席無厚薄坐密見情之欵洽拈鸚鵡舉杯也。指鳳凰彈琴也。中丞未拜節度故云來翠節唐人多用官妓故得引紅粧。○〔西都賦〕「俛仰鸚鵡極樂。」〔又〕觀三軍之殺獲。〔許敬宗詩〕長驅七萃卒成功百戰場。〔漢韓演在河內志〕無私綺饌卽綺筵以錦蒙其上也。〔何遜輕薄篇〕象床沓繡被玉盤傳綺食。〔漢鮑照詩〕左右佩當時章服引代宗詔文禁盤龍對鳳爲證亦太曲。〔梁簡文答張纘書〕張衡歸田賦。〔彈五絃之妙指〕〔陸機詩〕車嶺表錄異。〔又〕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爲。〔薛道衡詩〕共酌瓊酥酒同趙后有寶琴之曲。〔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一作江樹城孤遠雲臺使聲寂寥漢朝音頻選將聲應平〕拜霍嫖姚。〔次章言堂下事復稱美中丞〕裝繡段金花器物之華舞劍歌樵聲樂之盛江城使寂慨其金花於珠履。〔項羽紀〕軍中無以爲樂請以舞劍。〔庾信詩〕圓花釘鼓床。〔陳琳與魏文帝書〕一夫揮戟

斗公詩云夷歌貢樵客。〔杜臆〕樵歌乃夔俗歌名。如巴渝歌之類。別作歌鑑。謂軍中擊刁以歌。未然。雲臺使策功之使臣也。〔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後拜驃騎大將軍。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去。弟行軍司馬位。〔錢箋〕謂中丞是茂琳。王道俊謂兩名止是一人。別駕中丞之弟。〔黃生〕曰。柏與衛必中表之親。故使弟起居其母。〔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元年五月。加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檢校工部尚書。時位在江陵。爲行軍司馬。〔錢箋〕

一書。時位在江陵。故詩用惠連故事。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聲去。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一作惠連詩。書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赴江陵囑其寄詩從弟。中丞頻問民俗。故須弟代行三四主賓流對五六時地兼舉。送行在臘而云春者。所謂臘近已含春也。東方春氣先行。故又言雲碧海春。王維楨曰。未言鬢今盡白。本以苦吟之故。不能別寄一詩。非惜詩也。時解謂望弟寄詩以慰衰白。恐非○記入國而問俗。〔後漢〕。一輿服志。三公列侯車倚鹿轂。伏熊軾者。車前橫軸爲伏熊之形也。〔顏氏家訓〕。人之六領夔峽思歸萬五州隸荆南節度。中丞爲夔州都督。時自都督遷防禦。曹井一令僕射謂之八座。魏有五曹與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唐沈佺期詩。釣舟畫彩鷁。張性注。彩鷁船首畫鷁。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對惠連輒得佳句。晉書。舞歌一質如輕雲色如銀。同意不模尚。見清新警拔。而一結造句。又自曲折可思。後半得詩家。是中丞屬官。杜甫。首聯用字平鈍。次聯對語朴拙。經五

被語。差而遣一。意不模尚。遂扶風令大。大藩之類。亦後學之類。毛奇齡曰。柏二爲蜀州別駕。是中丞屬官。杜甫。首聯用字平鈍。次聯對語朴拙。經五。送之。因并寄弟位。此唐人長題用八句完點之法。起居八座士。太夫改諭人。爲輸人。本當與。當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此是夔州作年次難考今附在大曆元年之後二年之前一顏真卿鮮于仲  
州政績尤異有詔遷祕書監尋又改牧巴州一九域志  
一萬州至達州二百七十里達州至巴州又二百二十里

京兆先時傑琳瑯照一門朝潮廷偏注意一作接近與名藩祖帳排一作雜舟數音促寒江觸石喧看平  
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上四鮮于遷巴下則錢別而視之也○唐書李叔明本姓鮮于氏與兄仲通  
東美鮮于氏冠冕頌序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爲之吳兄昱爲工部侍郎吳子映爲  
屯田郎兼侍御史三世冠冕爲海內望族觸目見琳瑯出世說詳見二卷後漢孔融傳豈有一門忠孝而祿賞不及乎

接近一趙曰自萬遷巴故云接近一陸賈傳一漢書一安疏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一向秀思舊賦序一蜀都居止

賦一觸石雲

奉送十七舅下去聲邵桂西道此亦大曆間夔州作一唐書一邵州屬寶慶府桂州屬衡州府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上四旅中送別之情下四別後相思之意絕域病軀何堪離別感深二字上下俱關○醉道衡詩一  
絕漠三秋暮第陰萬里生鵠注一九域志一蒼梧山在道州嘵郡爲鄰湛方生詩人運互  
推遷一潘岳閒居賦孟母所以三徙注一軻少居近墓乃戲爲墓軻母曰此非所以居去居市傍  
軻又戲爲商賈移居學宮之傍遂爲大儒朱注一時舅氏必奉母同往故有孟母句蜀都賦市望  
沾翰一別賦一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

荆南兵馬使去聲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夔州隸荆南節度趙太常刮寇至此當在永泰元年崔旰反  
是時崔旰雖平杜鴻漸尚在蜀中荆南之兵亦應未歸也唐志天下兵馬元帥下有前軍中  
軍後軍兵馬使太常卿趙之兼官一舊唐書一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兵刀勁利其俗勇於戰鬪

太常樓船聲噭嘈。問兵刮寇趨。一作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音猛蛟突獸紛騰逃。首敍趙公至夔之故。  
馬明生詩：「歟嘵天地間，豈安得附。夷陵縣有下牢鎮，與江陵相近。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

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所交切。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水。一作平怒號聲冰翼雪雲。一作澹俗作傷哀猿鑄

煎錯碧嬰鷗。音四鶉題膏鉛鍔一作銛。已瑩虛秋濤。鬼物撇匹蔑。音抿練結辭。一作亂。坑壕蒼水使聲者捫赤條。他

秋濤之澄徹。亂走坑壕。遞其鋒刃也。捫住赤條。遙其銛利也。停罷釣鼈。驚其光氣也。此皆假設形容之語。

○莊子：「說劍篇」。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音西京雜記：「斬蛇劍開匣拔鞘。輒有光氣。」朱

注：「酉陽雜俎」。王天運征勃律還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冰翼恐亦此義。言劍器飄忽如冰翼而雪

漢翼卽飛意。按：「李奇長門賦注」。潛猶動也。鑄錯鑄刻磨錯也。鑿長頭瓶以盛膏者。鷗鷺膏。

注見三卷。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十二年一磨瑩。」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

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亦條刀頭飾。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輦五州之所。一鈞而連六鷁。」博物志：「河圖龍伯敬公迴首顏色勢分闕。」一作臺救世用賢豪。趙公玉

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芮作衛公迴首顏色勢分闕。救世用賢豪。趙公玉

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如針。水荆岑彈聲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爲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劍須天倚。能用刀

戡亂。杜臆芮公二句是篇中過脉。身在荆南而回顧蜀亂。故獨用趙公之賢。朱注趙承主帥之命。佩

服此刀。安王室而除亂萌。區區荆蜀無足難者。彼干犯之臣。用此以誅斬其腰領。高下不差。豈似倚天長劍。徒爲夸大之詞哉。○舊注：「芮公荆南節度使也。」朱注：「唐惟豆盧欽望豆盧寬封芮公。而不在此。」大歷間。舊書：「衛伯玉傳。」廣德元年拜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之。伯玉諷將吏留己。遂起復。再爲節度。至大歷十一年入觀卒。則是時節度荆南者乃伯玉也。伯玉當作衛公。杜臆：「芮公當作衛公。」

承一神武注後漢書一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攬環攬刀環而結佩之。萬歲對天子而言乃久長之意。謝惟彈丸一漢書一臨沮縣荆山在其東北。庚卿傳此彈丸之地。庚信哀江南賦地猶黑子城減孫紇干國之紀。光武與公孫述書君非吾賊臣亂子。又漢書輕薄少年惡子。左傳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注魑山神獸形魅怪也。古與庫通用。漢書劉向傳一增埤爲高埤作卑字用。後漢律歷志內庫外妖腰承魑也。高庫作卑字用此詩宜讀上聲以押韻。宋玉大言賦一鵠弓挂扶桑長劍耿耿倚天外。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以期望趙卿作結。趙公將才足弭羣雄。

假

知不可變。王嗣奭曰此燕歌行變體布局既新鍊詞特異所謂驚人之作也。郝敬曰奇奇怪怪如礪石古松從樂府饒歌等曲化出然溫柔敦厚之意和音淡雅之音斬然盡矣故詩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

假

知不可變。此章首尾各四句次假十句下假十三句次

王兵馬使聲二角鷹。趙卿刮寇至夔承荆南芮公得將軍王蓋同時討亂而至者。言

悲臺蕭瑟一作石龍縱哀壑杈枒浩呼汙淘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一作日孤光動首敍臺前景象

杜臆悲臺哀壑言山谿險峻夾長江南北時王兵馬蓋駐軍於此也。黃生注起見江山黯淡日色慘懷皆若助其肅殺之氣。大呼洶湧樹夾泉聲孤光浮動日映江波也。○曹植詩高臺多悲風。西征賦一龍嶽逼迫一何遼詩俱登龍嶽嶺枝岐枝木杪秃枝木任昉詩孤光巖下映角鷹倒翻壯士臂將軍玉帳軒晉紀一孫綽曰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一云昂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荆作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一作孩虎野羊俱辟

音  
僻易。轍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然翠氣鸞形起。王兵馬上四初放之狀。下四欲攬之勢。軒能搏擊鳥獸。十二翻。左右勁羽各六也。○墜。一黃生注。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一甘泉賦。一鶴梨氣之宛延。一胡人遙集於上楹狀。若悲愁於危處。此孫楚魏彥淩鸞賦。用徐愁。一盧山紀。一遠仇送客。未嘗過虎谿。過則虎轍鳴。此用溪虎足配野羊。別作孩虎。恐是駭虎之訛。一潘尼苦雨賦。一始蒙灌而徐羽紀。一入馬辟易。一師古注。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一鮑照詩。一昔如轍上鸞。一傳玄鸞賦。一左目翻。若側右視如傾動。二六機連體輕。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層肉三狻。先丸切音五兮酸又音俊。貌切。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去聲。一朔翔。一作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此稱王兵馬仍映帶角鷹。上四言氣之勇銳。下五言力能平亂。杜臆。鸞翻壯士臂。人肉三狻。又音俊貌。皆奇語。相匹與敵與齊。上下遙應。黃生曰。末段歸重主人。乃杜詩作法。又及主人之主將。更爲周到。四句。次段八句。下段九句。○崑崙虞淵。乃西極之地。一淮南子。一日入於虞淵。唐諱淵故云泉。一上肉林賦。一鷺藩弱滿白羽。一注。一羽箭。一爾雅。一狻貌如貔貅。食虎豹。一注云。一卽獅子也。肉狻貌蓋卽食之意。一漢武故事。一當以金屋貯之。一莊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一辯命論。一梟鸞不接翼。王嗣奭曰。此詩突然從空而下。如轟雷閃電。風雨驟至。令人駭愕。又云。公時在夔。因角鸞觸目發興。奇崛森聳。不待言矣。尤得力在角鸞翻倒句。隨插入將軍勇氣有此二句。方承接得住。通篇將王兵馬配奇角鸞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極形容。充之直欲爲朝廷討亂誅讒。而後已。他入起得雄偉。後多不稱。此詩到底無一字懶散。豈不雄視千古。

見王監兵馬使去。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審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一黃鸝曰。一唐史。一大曆初。衛伯玉丁母憂。朝再任王兵馬。得非王昂乎。

雪一作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聲心力贍一作破于一作干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聲爭能恥下去一作轄鵬礙九天須卻避兔藏一作營三窟穴一作莫漢憂敘題下寫其英決機警得也知無敵自信其能恥下轄不受人役鵬須避欲擊其大免莫憂不屑於細也盧德水云一生二句可以想鷹之有品而不苟張綱注漢張網謂豺狼當道安間狐狸未聯意正如此朱注太白樂府神鷹夢澤不顧鷗鷺爲君一擊鷗捕九天義與此同○西陽雜俎一漠北鷹白者身長且大五筋有餘細外斑短柱鷹內之最向代州中山飛又有房山白漁陽白東道白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齊高洋天保二年獲白兔鷹一聯毛塞羽如雪心力破指虞人戰國策文子曰破心而歸阮嗣宗詩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魚陳琳書氣高志遠似若無敵陶潛詩羅網孰能制國策一作平正解言直北正飛幾夜暫時停宿虞羅自覺言其機警春雁同歸言皆北向虛施巧取之未得也必見猜恐其搏擊也萬里一日見飛騰之迅金眸玉爪謂形質之奇首句明提其黑末句反襯其黑○盧照雲指下寫其殊常爲獵於使良鷹下轄命中轄捍臂也以皮爲之後幽明錄楚文王好獵有人獻鮮白此鷹便竦翮而升蟲若飛天電須臾羽楚墮如雪指血九下如雨有正鳥墮地中兩

彥城雁門也其山高入霄漢雁飛不能踰從兩山斷處而過故謂之雁門今黑鷹超越此門故曰超紫塞紫塞燕山

漢賦一紫塞雁門一曹植離繖雁賦一遠玄冬於南裔兮避炎夏於朔方

何虞者之多巧運橫羅以羈束一劉孝威詩一猜鷹鷹隼無由逐此猜字所本

西京魏

黑鷹不省悉井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立一作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各一作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未凡材去之速北極紫塞玄冬皆爲黑鷹點染其

正解言直北正飛幾夜暫時停宿虞羅自覺言其機警春雁同歸言皆北向虛施巧取之未得也必見猜恐其搏擊也萬里一日見飛騰之迅金眸玉爪謂形質之奇首句明提其黑末句反襯其黑○盧照雲指下寫其殊常爲獵於使良鷹下轄命中轄捍臂也以皮爲之後幽明錄楚文王好獵有人獻鮮白此鷹便竦翮而升蟲若飛天電須臾羽楚墮如雪指血九下如雨有正鳥墮地中兩

雜記一茂陵少年李亨以鷹鶴逐雉兔鷹則有青黃眸青冥金距高泽獲白兔鷹目色紫爪本白

顧宸曰黃石識子房於圯橋而退老穀城德公拜孔明於牀下而長隱鹿門殆一生自獵知無敵百爭能勝下瞞者乎魏武欲以游說致公瑾而不能奪其知己之感溫欲以豪傑招景略而不能解其中想共國之嫌殆虞人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者乎千古高人奇士性情出處從二十八字拈出可疑老杜胸中全史張璁曰公嘗爲王兵馬賦二角鷹言其勇銳相敵此亦所以況之也或疑詠二鷹止於起首分別白黑中間多彼此混同何也曰黑白其形色也題中羅取未得勁韻思秋此鷹之精神骨力也詩從神力上摹寫其迅捷英奇正漢於體物者杜臆謂二詩勝人在氣魄雄偉不落纖巧之精良數然

楊德周曰詩家論唐律有明暗二例作者皆然如杜詩黑鷹鄭谷雙鷹是明也杜詩白鷹鄭谷暗也四詩可以爲法雙鷺詩云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下動項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况與詩家物色宜鷗鷺詩云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綠唱翠眉低相呼呼相對也此雖啄馬兼諷衛公○吳都賦一詩注一蹠蹠也蹠累足也曹植詩一走馬長檄詩一白馬趨衆塵起杜詩作驅驅義蓋相同一詩注一蹠曲也蹠累足也

叢漢春日西竹

玉腕驅邵注原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鷁注此當是大曆元年作

赤馬黑鼠曰驅腕臂腕也前足腕肉白曰玉腕良馬名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驅驂驂音潭一飄赤汗踢踏顧長檄胡齒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

習池遊一戰收功言昔能陷陣事平之後思伴習池結語奇雋杜瞻舉鞭欲問問馬也欲伴習池代馬

對也此雖啄馬兼諷衛公○吳都賦一詩注一蹠蹠也蹠累足也曹植詩一走馬長檄詩一白馬

趨衆塵起杜詩作驅驅義蓋相同一詩注一蹠曲也蹠累足也

唐書一乾元二年衛伯玉擊史思明大破於礓子坂積尸滿野以功遷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封陽城郡史舊

於永寧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使節度江陵二年大破郡史朝

醉爲馬墜諸公擣酒相看此次夔州詩考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聲年時散蹄逆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

去

八千尺粉堞電轉紫游轡東得平岡出天壁江邨野堂爭入眼垂鞭肩

一作 輜切

鞚凌紫陌馳馬之狀

諸侯賓客對柏中丞言自城門馳下瞿唐約計八千尺非謂身墮八百丈也粉堞經過紫轡疾如電轉平岡在天壁之下故近江村而凌紫陌○世說何次道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爲轡○晉中興詩太和中鄴下童謡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轡鞚馬口勒廣韻一鞭垂下貌向來

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聲射石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驛音潭猶噴普聞切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

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此嗟馬見傷而歎也皓首應老紅顏應少追風噴

王奔慄難馭也馬蹶平岡故傷而不害

快意多辱既悔其前遲暮煩促又憂其後矣○沈約詩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紅顏能騎射卽呼鷺鳬

逐獸雪闕事決臆縱意也○陽晉詩蹤影追風本絕羣朱注朱汗汗血馬也梁一

車轂詩意欲驂驛走○唐盧照隣詩珊瑚夜宛轉鐵騎曉驂驛崔腋詩驂驛始散東城

曲倏忽還逢南陌頭以驂驛對宛轉倏忽乃飛騰迅疾之貌或曰驂驛以驂驛爲驂猶陸機詩言服驂

驂驛魯頌有驂有魚疏毫毛在舒而長白名爲驂此說却與詩意不合穆天子傳天子

東游於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今按踏岸則噴

沙激水則噴玉皆朋明一作我顏杖藜強切兩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

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其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滌何必走馬來爲問一作不

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未記諸公撫酒相看老年失足故厚顏語相慰藉故還笑絲竹侑觴日

起結各十句○作懷顏是慚色作胰顏是厚顏樂記絲聲哀以立辭豪竹大管也○鮑照

詩幽客時結侶提攜游三山樂記是厚顏莊子閒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鮑照

歎半飲杯中滌晉嵇康著養生論後刑東市

鄭敬曰題有景致詩寫得露足

覆舟二首詩言巫峽當是夔州所作但年次不可考夢弼以此詩爲追諷玄宗事朱云唐

孔子曰

水則覆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羈使聲空斜影一作龍宮一作閼積流篙工幸不溺

俄頃逐輕鷗此章記夔江覆舟之事黔陽之貢經於巫峽丹砂翠羽入貢之物空斜影側身落水閼積

矣○江賦一衝巫峽以迅激一又一盤渦谷轉一統志一重慶府彭水縣自三國至唐皆名黔陽

縣隨置彭水縣爲黔州治所又唐以黔江縣屬黔州

服通神明不老輕身神仙能化爲汞一術義云一出辰州唐志一黔陽歲貢丹砂等物一本草一丹砂久

羽沉舟一爾雅注一翠鵠似燕絰色生鬱翠枝結斜林一汲冢周書一徐陵寺碑一

賦一茫茫積流一王僧孺詩一循汀俄頃回一

孝威詩一劉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姥切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切扶又釀犀船使聲者隨秋色

迢迢獨上天宮中猶望成仙此見其誣妾也且方士旣神奇其說何獨無斬蛟之劍照水之犀以解此

水厄乃至身罹覆舟而杳然上天乎朱注使者卽指方士一輩舊以上天爲還朝非是閼積流魄沉水

也獨上天魂升天也杜臘云帝未必昇天而使者已獨上天矣譏之也○漢禮樂志一正月上辛

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

焉一師古曰一竹宮去壇三里一郊祀志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侍祠者數百人作飛廉桂館二館名參同契一河上姓廉桂館謂砂中有汞也

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垢塵一顧注而候神人一師古曰飛廉桂館二館名中謂砂中有汞也

漢真人一師古曰飛廉桂館二館名中謂砂中有汞也

大丹訣一姥女隱在丹砂中謂砂中有汞也

上姓廉桂館甘泉神靈而

一凌波微步。『郊祀志』宣帝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如燭狀。『武帝紀』祭后土神光三燭。『晉書』溫嶠宿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燠遂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宋王』陸機詩。迢迢造天庭。『吳越春秋』羣臣上天。歐冶死矣。

###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平贈舊編在夔州詩內

曾層音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一作通。水國秋孤城一柱觀。去落日九江流。使去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上四公欲往荊州而悲。悲在於淹留。下四李獨往荊州而愁。愁生於孤寂。一悲一愁寫出兩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渚宮故事』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還歸江陵居宋玉故宅。『顏延之詩』水國周地險。『夏書』水經注。宜城城南有過九江。至於大別。『晉曲池歌』一朝光影落。『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 送王十六判官年次難考

客下聲。荆南盡。君今復切扶又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爲去仗主人留。上四送王之荆。下敍欲往之意。唐書肅宗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荆南俱盡也。纔白帝而忽沙頭。猶云朝發白帝暮江陵。此十字句法春來水發故瀟湘如海。主人指王先到其地即爲地主矣。○『舊注』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方法與勝覽沙頭市去江陵地十公里。『邵注』荆南荊州以南。荊州府古名江陵。衡山一名霍山。趙次公曰。皮日休以霍之本地自在壽州。岳在荆以南。衡在岳。以自以五王乃是衡山。故與瀟湘作對。庾信宅見上章。

### 別崔灝因寄薛據孟雲卿職

原姑注。內弟灝赴湖南幕。

志士惜妄動。知淡陳作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縉。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一作薛孟爲去報欲論平詩上六送崔赴幕末二兼寄薛孟遠注崔必好靜不出湖南幕主知而辟之故有起二句聽憂主常聽其憂國之語。

王嗣爽曰此詩與九卷送竇九歸成都同一機局天矯頓挫唐律所無竇本有才勗之以善節崔能潔己勉之以濟時意若相反合之始爲全人此見公明體達用之學。

寄杜位

原注一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姑依鵠注編在大曆元年冬

陳注

此詩稱

南十四代或據此遂疑位爲

從姪誤矣世表未可信也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篋一作爲客久。一作恨江上並憶君時。天地身何在。一作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杭淚露灑。裏新詩。零日窮猿對景有感爲客久承窮猿憶君時承寒日五六申客久之况七八申憶第猿失木乃歎無家可歸或云傷嚴武之亡非也武在日公已辭回草堂矣○淮南子一猿犹顧蹶而失木世說一窮猿奔林豈暇擇木真新詩手裏紙上淚也

立春詩云巫峽寒江係夔州所作依朱氏入在大曆二年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全盛一作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聲對眼杜陵遠客不勝平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是上四憶兩京春日下四感夔江春日杜臆通章只兩南京之蕭索也對春盤生菜憶及兩京盛時今老客峽江則兩京失其盛而身亦失其居矣悲曰不勝包身世無窮之感三四分承盤菜而意却貫穿菜經纖手玉盤傳送二旬倒敍那對眼謂那堪對眼歸定處處謂欲歸兩京尚無定處也○黃生注晉李郭立春日命以蘆菔芽爲菜盤相餽四時寶鏡楊大年爲文務避俗語門生摘唐立春餅生菜號春盤

其德遇九皇之句諷之云未知何時得買生菜以九皇音近韭黃也。按詩言青絲指韭良是。東坡詩漸覺東風斜。晴寒青蒿黃韭試春盤。謝靈運詩兩京愧佳麗。公居杜陵而家在洛陽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莊子高門懸薄無不走也。此指貴戚之家舊輔黃圖未央宮中高門殿誤傳經也。

古詩纖纖出素手。朱瀚曰細生菜不誠語次聯分承盤菜稍寬工部家法其奈才腐何宋元詩人或未盡深知杜法不害其爲可傳正以其才思出羣耳。那對眼是何語不勝悲亦熱調第七乃率句結語益無賴矣。

江梅江鵠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若三年之春公將下峽不當云巫峽鬱嵯峨矣。趙曰此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早一作最奈客愁何雪樹元能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此見江梅而有感也客愁二字乃全首之眼梅占春意景物自好而反動客愁者蓋見臘前映雪年後飄風花開花謝都非故園春色是以對巫岫而添愁耳。○陸機詩雲山鬱嵯峨

庭草放舟山峽之期也。

張協詩庭草萋以綠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聲平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丘切爲容上四形容草色下致憐惜之意寒碧春濃地暖故也葉舉牙重入眼濃矣杜臆云舊葉之低垂者今收而上舉新牙之掩伏者今卷而重出此將舊低新掩略讀是也朱注將低收掩卷連說非是後四句杜臆作代摹庭草之詞人若憐而勿踐得以屢供筵前倘愛花而見棄亦不敢強爲容色以媚人君子之交蓋如此○蕭子範詩節序亦徂炎詩誰適爲容老子夫惟不可識故強爲容

愁原注強戲爲吳體黃生注皮陸集中亦有吳體詩乃當時俚俗爲此體耳詩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旣衆時出變調凡集中拗律皆屬此體偶發例於此曰戲者明其非正律也杜臆一胸有抑鬱不平之氣而以拗體發之公之拗體詩大都如是翫詩意當是大曆二年春夔州作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春一作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鶯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一作萬國異

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一作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聲。橫時事致愁之故。杜臘愁人心事觸目可憎。如江草新生却謂喚起愁思。巫峽中流却謂不近人情。盤渦鷺浴本自得也。疑其有何心性。獨樹花發此春意也。謂其只自分明愁出非常故情亦反常耳。下文所云異常之愁也。○王維楨曰。此勢不可謂客老孤城目前身不可歸人病虎橫將來時不可歸託身無處愁自遣矣。○南國指洛陽孤城指夔州。謂不歸此卽首句意。○公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卽次句意。○班婕妤賦房櫳虛兮前風冷。朱瀚曰。冷乃細流水聲恐與峽水不合。○伏知道詩桃花隔世情水回曰渴。○韓非子士民疲病於內也。○張璁曰。時京兆用第五琦十一稅法民多流亡是卽虎也。

記盧綰傳陳瑞招致賓客楊素詩孤城絕四隣。○韓非子士民疲病於內也。○張璁曰。時京兆用第五琦十一稅法民多流亡是卽虎也。

黃生曰。此因不得歸秦沉憂莫寫無端對物生憎皆是愁人實歷之境。草生花發水流未嘗不解涴明月碧盤樹爲白鳥雙飛意自閒。○文潛白頭青。

胡應麟曰。老杜吳體但句格拗耳。其語如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鶯。○宋人作拗體者若永叔滄江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

孔予曰。苛政猛於虎。○張璁曰。時京兆用第五琦十一稅法民多流亡是卽虎也。

鷺浴皆喚愁之具。下三句特變文言之耳。愁從中來微物之故則亦強戲言而已。

乳燕青春皆冠冕雄麗。○宋人作拗體者若永叔滄江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

鷺浴皆喚愁之具。下三句特變文言之耳。愁從中來微物之故則亦強戲言而已。

封侯王自以平生得意遍讀老杜拗體黃流不解涴明月碧盤樹爲白鳥雙飛意自閒。

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其魯直之謂哉。○王十五回大曆二年春以詩有楚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其魯直之謂哉。

五十五前閣會岸春臺句也編在大曆二年春扶侍詩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切丘兩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

兒童。上二前閣春景三四王君宴會下序始終款曲之情。杜臘以隣舍而致札迎輿見其殷勤又且厭及兒童見札中并招其子。○邵注夔州古楚地故云楚岸。此指閣下石臺。○陸雲詩遺情春臺託蔭寒水。鮑照詩留酌待情人。七發鮮鯉之贍。世說王平乘平肩輿徑入顧辟疆園。陸雲答車安茂書。東海之俊味。膳之至妙。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平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顧注當是大曆二年春。

崔評事公之表弟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去行起結二聯賓主雙關中間四句述坐時望迎之意本是邀江閣公所寓白帝城崔所居通首逐句順下俱帶戲詞○顧注一「刻溪漫筆云」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敬仁每用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杜詩江閣邀賓許馬迎用此事於泥雨甚切秦嘉詩起坐爲不寧。

別賦

龍馬銀鞍

朱翰曰爲一酒食侵曉而待亦太無聊雲不負春色語尚可通雨不孤白帝便無意義霑濕有何好處醉則龍鍾何得體輕虛疑衝泥聲韻頽唐馬行何必銀鞍且馬又何必傍險赴燕豈逃難耶

遺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子兩切

公於大曆元年春至夔州此云誰家數去又云百遍

相過知其作於二年之春也

路爲拾遺院在西省故曰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爲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

數音去酒盃寬。唯君<sub>一作音</sub>最醉。<sub>一作</sub>愛清狂客。百遍相過看。意未闌悶所由遣。<sub>一作</sub>邵注夜經雷雨旦必微

寒驚畏雨而坐。若交愁其濕驚乘雨而飛。甚難於得乾。公身滯雨中。故見之增悶。下數語本稱路之好客

而詞近於索飲。故云戲呈。清狂客三字曠懷豪興兼而有之。公之自命甚高。○古樂府烏生八九

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坐字本此。<sub>一作音</sub>賈誼旱雲賦惜旱大劇蜀志劉先主謂宋忠曰今禍至方告我亦太劇乎。注解爲太甚。今按詩意恐是太難之意。如煩劇之劇舊解作太苦乾未當方遇

雨何云苦乾耶。演義解爲戲劇使乾又覺太鑿。後漢鍾皓傳以詩律教授同郡陳寔胡夏

客云漢書本言詩與法律用爲詩之律體巧矣。庚信詩梳頭百遍掠寬多也。蘭盡也。律漸細。豈少年自居粗率乎。杜則少時入細老更橫逸耳。故曰黃鸝過水一聯偷出。老去詩篇渾漫與言出手純熟。熟從精處

晚雷聲來兩意未嘗不合。朱瀚曰江浦二字重複太劇乾三字晦濁此從黃鸝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言出手純熟熟從精處

參看始知其謬六類寒乞語七似  
庸鄙八無品地皆非少陵本色

晝夢

二月顧注大曆元年暮春公至夔州此詩作於次年吳越春秋一吳王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聲去索色責上四致夢之由五六夢中之景末則夢醒而慨世也錢吳論二月昏昏多睡不獨夜短而思晝眠止因暖氣倦神故日落而夢猶未醒耳故鄉中原積想成夢故遂現出荆棘豺虎張綱注務農息兵吏無橫斂則中原清而故鄉可歸矣○饒睡多睡也邵注二月晝夜平分之時謝靈運詩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朱瀚曰武臣不弄兵則豺虎自弭文臣不橫斂則荆棘可披農務始於二月傅玄疏一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陸機登臺賦委普天之光宅質率土之黎庶

暮春

臥此依朱氏編在大曆二年玩詩意是久

臥病擁塞先側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一作吹萬一作里風沙上草閣柳新闌一作城邊野地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翻一作飛還一叢此詩臥病峽中而作上四峽中景下人病至暮春則舟不可行矣故有慨於臥病擁塞也擁塞則瀟湘不可到而虛此映空水色矣風雨不絕旅來變州地暖故蓮欲吐紅杜臆公詩用鴛鷺皆有意如空慚鴛鷺行年衰鴛鷺羣寒空見鴛鷺回來首憶朝班故此詩鴛鷺亦是借以自比楚辭望大河之洲渚兮魏文帝短歌翩翩飛鳥層挾子巢樓玉筠詩庭禽挾子樓一叢香草足礙人說文叢聚也

卽事一黃鶴捲簾飛閣朱瀚曰初聯雷堆晦蝕有目共知楚天巫峽不免合掌四時雨萬里風村塾對句沙上城邊裝頭無謂新柳不得云暗城邊不得云野池塘一叢香草足礙人說文叢聚也

暮春三月巫峽長

胡了切

晶行雲浮

一作平

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去平

如百和聲香黃鶯過水翻迴

去燕子銜泥濕不妨

飛閣卷簾圖畫

胡化切

裏虛無只少對瀟湘此詩峽中對景而作上六春景所謂卽事

色晶晶然雷雨將作矣乍雨忽晴

香氣撲人鶯來燕往物各適情

捲簾一望真如圖畫

但以久臥峽中故

思江湖之映空耳鶯畏雨故翻迴

燕乘雨故啣泥飛閣卽西閣虛無空曠貌

○丘遲與陳伯之書

詩一映日動浮光

〔陳子良詩〕

花氣近薰衣

〔邵注〕

漢武帝時月支國進百和香

照雲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俱能寫化工之情狀精神畫不出想不到詩至此與天爲徒

詩更

矣黃生曰起句稍拗中二聯亦失粘對法更

不衫不履然其寫景之妙可作暮春山居圖看

懷灞上遊

〔黃鸝〕編在大曆二年以詩有江漢歸舟句

〔楚漢春秋〕漢高帝西入武關居灞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

春濃停野騎聲夜斂宿宿斂

舊作

雲樓離

別人誰在經過

平聲

老自休

眼前今古意江

漢一歸舟

上四憶舊遊景事下則念同遊而動歸思也

晝停騎夜宿

樓極盡

一時遊興唯聚散無常故

夜宿對春濃不工當云夜斂宿

雲樓○〔顧注〕東陵道卽長安城東門乃秦

東陵侯種瓜處

〔杜贊〕唐都關中卽今西安城東三十里有灞水又東乃文帝霸陵出長安東門爲

少室山廟碑

〔璇宮夜斂銀榜朝開辛德源詩〕

戲笑上雲樓

入宅三首

〔朱注〕年譜大曆二年春自西閨遷居赤甲

〔鵝注〕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

奔峭背佩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愧遷次

春色酒非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概

欲相兼首章誌赤甲之勝此詩八句整對而虛實相間首聯宅外景三聯宅內景春色起花鳥勝概總

六句顧注背赤甲之奔峭當白鹽之斷崖以二山形勢明宅之向背

花壓竹枝愛花故須移

竹鳥常入室。卷簾故復來窺藉此娛老。故不恨屢遷。○「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邵注〕山峯高峻也。遷次移居也。○「詩談二編」杜審言「枝亞果新肥」孟東野「南浦紅花亞水紅」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開亞木枝」亞義如壓言低披也。〔黃注〕亞乃相依之意。

王嗣奭曰：「避亂奔走，無日不思故鄉。造次移居，必灑掃。王子猷借居必種竹。意正相同。」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音浦。雲暖麝香山半變作頂梳頭白。過平眉拄杖斑。相看平聲多使聲去者。一一問函關。此遷宅而想故居也。三四寫景。承上春歸下四敍情。應客未還。顧注陽和復至。故曰王胄詩「柳黃知節變草綠識春歸」。地志「夔治魚復澆湧風濤震射巨魚却步不得上。故名魚復浦。」鶴注「寰宇記」麝香山在秭歸縣東南一百十里。其山多麝。武德二年前秭歸屬夔州。魏武陘上桑「挂杖挂枝佩秋蘭」。梁到溉有贈任新安斑竹杖詩「文彩既斑爛姿性甚綿直。」王應麟曰：「灌闢至函谷闢歷峽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時周智光據華州反。」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平與兒子。飄轉任浮生。此故鄉未歸而嘆旅居也。杜臆「公欲北還必過歸州。雲通白帝見相去不遠。淹老病久留白帝豈才名不如宋玉。二句分承風急江翻歸州且不易到何況故鄉亦惟隨地漂轉而已。」杜臆「三詩各一意而展轉相因。顧注公居赤甲本非得已。故後復有瀼西之遷。」陸游入蜀記「宋玉宅在秭歸縣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唐書「歸州屬山南東道武德二年析變。」湖廣通志「宋玉宅在秭歸縣宅有兩處。一在州之秭歸巴東置歸州。一在荊州與杜詩相合。」

赤甲  
入宅  
鶴注  
同時作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詩書。一作近蜀客鄒音。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淡酌道去吾真。此居赤甲而念知交也在四句分截。公初遷赤甲。而云兩見春色者。自去春至夏已經兩春也。炙背食。

序述春山景物兼有朝野闢絕之感。鄭薛在荆寄詩頗近郊岑在蜀漸與之遠惟接郎中評事喜得酌酒而道真情。○「列子」宋國有田父東作曝於日不知有綿縷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蠶於腹衆晒而怨之子此類也。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一鵠注鄭是江陵鄭少尹薛是石首薛明府據岑是峯嘉州參郡是梓州郡使君昂評事必崔十三評事公在夔州多有詩與之。顧注郎中應是吳郎司法蓋刑曹也。朱注文苑英評中華有苻載謚楊鷗墓云永泰二載相公杜公鴻漸授鷗犀浦縣令僚友杜員外甫岑郎參郡舍人昂聞公殞落失聲杳嗟則郡爲郡昂無疑。曹植觸體說是反吾真也。朱瀚曰卜居遷居重複無法獻天子突甚由來知野人筋脈不收中聯厄塞全無頓挫磊落氣象笑接不典郎中評事豈律詩可著或置題中可耳未句從近識峩老知余嫋是眞偷出潦倒甚矣且抱病何能淡酌與比來病酒開涓滴參看自知。

### 卜居

甲將遷居瀼西而作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涉略處覓丹梯雲嶂陳作寬江北左一作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一作人迷上四客居有感下欲託居瀼西也丁公魂歸故里莊鳥病而吟越皆不忘故鄉者杜臘公以此地爲桃源直作避秦計矣○遼東華表柱有鶴棲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里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一選注越人莊鳥起家寒微爲楚執珪有病猶爲越吟。一扶桑之東有碧海希曰一瀼溪在白帝城之東音人迷指劉晨阮肇破土是破土。

### 暮春題瀼西新賀草屋五首

赤甲將遷居瀼西而作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首章題瀼西暮春中四寫季春時景未二傷心世亂爲後兩章伏脈杜臘久客而再逢暮春見非初意百舌二句見物候易遷谷虛二句見瀼土堪適谷內雲升春晴故薄波中日濛春長故遲不在茲言

豈不在此戰伐。○「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後十日。今欲無語則暮春時矣。○「謝朓詩」日華川上動。

此邦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次章題瀼西貨居。地產貧瘠而託居於此。不過爲養拙全生計耳。身際干戈故畏人而依江北之草。同羣麋鹿故旅食而伴瀼西之雲。三年聞曲卽所謂久嗟三峽客也。公自永泰元年秋之雲安至此爲三年。在夔州逢春則再度矣。○「史貨殖傳」封者衣租稅千戶之君歲率二十萬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絕交論」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羣。○「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人與之定三秦滅楚存。其樂爲巴渝樂。○「巴渝鼓員三十六員」注高帝初爲漢王得巴渝趨捷。

巴州在今夔州府渝州今在重慶府。

綵雲陰復切。白錦樹曉晚一作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惜。一作醉舞爲去誰醒。細雨荷

去鋤立江猿吟翠屏。三章對草屋而有感也。陰復白雲變態。曉來青雨後色。二句屋前春景。趙汎注

聲鋤立江猿吟翠屏。雙蓬鬢老無所成。一草亭窮無所歸。自惜誰醒。窮老獨悲。兩際聞猿觸景堪傷矣。

下六句草屋情事身世二字又起下章。○「王融詩」日暮綵雲合。鮑照詩身世兩相棄。莊子哀歌以賣聲名。詩鼓淵淵醉言舞。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黃生曰此詩首尾實而中間虛。是實包虛格。唯杜有之。三四乃藏頭句法。若申言之。則悠悠身。

世雙蓬鬢落落乾坤一草亭耳。江猿吟翠屏卽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意而含蓄較淡永矣。

壯年志。作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卽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去亂丹心破。

王臣未一家無餘望。五六承浮生。七八承事主。高齋指草屋。絕域指瀼西。春華點暮春。喪亂應前戰。

伐王臣未。一諸鎮猶多叛志也。○「項羽紀」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劍。○「沈約詩」淪沒委泥沙。○「詩」莫非王臣。

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不一作息豺狼虎。一作鬪空慙鴛鷺行。音時危人事急。一作風逆急。一作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承上章來。乃世亂年之感。濟世策應前喪亂。尙書郎應前事主。悲淚應前丹

破此遙承上章也。有策莫陳。故豺狼未息。省郎空老。故鴛鷺終慚。人事危見狼。

非安居之地矣。○「後漢」、「盧植傳」，植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前漢書，馮唐老於郎署。

寄從去

孫崇簡

詩云：「唐書」、「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益州司馬參軍。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聲曹不記騎一作馬業學戶鄉多常一作養雞。此崇簡幽居景況。杜臘落日增悲終宵流淚則草屋亦所云。吾宗老孫子者，今比之騎曹戶鄉，猶然質朴古人風也。○「世說」，王子猷爲桓沖騎曹參軍，桓問曰：「卿署何曹？」曰：「不知何曹？」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崇簡衛倉曹故比之戶鄉。祝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常長一作攜牧豎叟一作樵童亦無賴。莫令平聲斬斷青雲梯。此喜借隱而勉其有終。蔡曰：「末二託言勿相疎絕。」盧注，卽前贈從孫濟其足而歌。○「桓譚新論」，雍門周曰：「游兒牧豎躡躅」，共登青雲梯。

江雨有懷鄭典設

「鶴注」

此當是大曆二年瀼西作。

江雨有懷鄭典設

「唐書」

東宮官有典設郎四人。

春雨闌闊聲塞音色晉平聲發一作分。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紛一作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平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一作限西東。上四江上雨景下四對景懷鄭。楚王風先發蕙碧桃紅經雨而花木爭妍，不禁不能耐風也。○「洞簫賦」，若凱風紛披一古賦，天雨之施惠於正狼藉一詩，爲龍爲光一注，龍寵也。易林，嘉樂君子爲國寵光。張華詩，儻禽蕙葉一梁元帝詩，雨罷葉生光。鍾會孔雀賦，五色點注華羽參差。沈約詩，桃枝紅若意。顧注，此詩寵光點注加之蕙葉桃花見雨露之恩。

蕙桃獨露也。公自赤甲遷居瀼西，則鄭必居瀼東矣。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鶴注」

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作。蓋元年春晚方遷夔，三年正月已下峽矣。

熟食物過節也。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禁烟節。一鵝曰。一天寶十載二月勅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今後寒食並禁火三日。

消渴遊江漢。羈棲尙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古田定作邙。山路風花光。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首章逢寒食而念先塋也。杜臘客遊羈棲茫茫過去至熟食之日忽驚清明已逼清有似催之老者故山不見惟回首而淚零耳。舊注公先塋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有此句○陸機詩一墳塋日多松柏鬱芒芒。黃希曰。唐制寒食百官有墓塋在外者任往拜掃。一元和郡縣志。一北邙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二里。一沈佺期洛城記。一邙山古今東。一梁孝元帝詩。一風花下砌傍。一馬援戒子書。一願汝曹效之。只言老不能歸以接回首故塋方於松柏邙山人矣。今按顧注云汝曹催我老謂已亦將爲松柏中人矣。今應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聲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此足前章之意兼憶弟妹也。言老不歸鄉。他時奉先省墓見汝曹之用心耳。我看物候屢遷而先塋長隔恨與年俱深矣。汝曹當體此意也。且弟留長葛。妹託江州。當此令節不能一室團圓惟有頭白哀吟而已。汝曹并毋忘此意也。恨字有兩意。一恨久違墳墓。一恨遠離弟妹。前有送弟往齊州詩。長葛與齊州相近故知長葛指弟七歌云有妹在鍾離。江州與鍾離相近故知江州指妹○令節指寒食。唐以中和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一漢明帝詔。一吹時律觀物變。一舊書。一史正義。一封豕主溝瀆不欲團圓。置他時見汝心別有兩說。劉會孟云。身後寒食他時見汝思親之心。王嗣奭云。令節悲老汝曹今日不知。宗張表臣珊瑚詩話。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卽事情見

音現乎詞。『鵠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題云今茲暮春未合到夔州時公已定居夔州矣。若元年暮春方自雲安遷夔尙無定處也。『唐書』至德二載以西京爲中京自中都至夔州十

九字皆第  
書中語

爾過一作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平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上聲。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此章寫離合悲喜之情語根至性。

江陵峽州照題敍清生別是悲聚集是喜開眼登樓

骨更何憂。此章寫離合悲喜之情語根至性。將到則可喜付託何憂既到則免悲矣。

○『詩』亂離瘼矣。『王融詩』春盡風颯颯

喜觀卽到復切扶又題短篇二首。此與上章乃

喜觀卽到復切扶又題短篇二首。此與上章乃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意竟一作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塵一作泊船悲喜後歎

歎話議歸秦見弟萬里春行弟在途中也。病中見弟書到知其身尙無恙乃十字爲句戰伐新經答以

書中之意此亦十字句法。黃生注開書之時其子在傍詢叔勤定且答且讀兄弟叔姪之情俱見泊船

應巫峽歸秦應終南按譚元春云書到汝爲人卽妻孥怪我在意以下句來經戰伐證之良是杜臆謂

書到而如對其人是題中卽到語意亦通○『漢書』『梁孝王傳』書到明以誼曉主『神仙傳』

戰伐新也。『淮南子』悲喜轉而相生

『任昉詩』何因送歎歎半飲杯中漾

黃生曰杜詩有兩句斷續看者兩京三十日雖在命如絲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鵠鵠。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音。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所。主驛亭。應聲論平

愁一作絕始去。惺惺從趙汎本舊作星星○此章仍不出悲喜兩意烏鵲棲喜也鵠鵠經難悲也五六

時消息耳鵠在枝間若報喜而不去復望之也鵠鵠原上乃急難曾經者何又寂無一言乎四句總是自

揣自語。展轉盼望之情嫌津柳遮眼不見數驛亭來程可計卽前章朝上水樓也談及十年中聚散流

杜少陵集詳註

七 卷十八

一百三十七

離將愁絕而復惺惺矣。○舊以枝間承烏鵲，原上承鶴鵠。按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莊子云：「鶴在原上，皆指鶴鵠。」今考唐開元間有鶴鵠數千集麟德殿柳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詩。一鶴鵠在原兄弟急難，一箋云：「雖渠水鳥。

天子友愛之祥據此似亦可證。枝間不去矣。自乾元年至大曆二年爲十年。潘微詩津柳稍垂門。鶴尤覺怪得奇異，三四是解上，不是承上，意已明。是承上意未完，則須解也。此詩末句一作撚。始星星舊註引唐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又引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爲證。」撚絕之下，去鬚髮而用星星不已晦乎？且於始字亦解不去。一作愁絕，始星星吳論云：「因知愁絕之際，細語星星也。」解亦刻拙澀。或解云：「愁絕之時，始覺白髮星星。」公頭白多年，豈至此始白耶？今得趙子常言：「死去復生也。」此解當從。

晚登瀼上堂

鶴注

大曆二年三月

公自赤甲移

瀼四詩

云林花田麥

當是其時作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音馬，林花動雉堞，粉如似。一作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照增妍靜。猶湧波平流順。○周禮注：「雉長三丈，高一丈。」蕪城賦：「以版築雉堞之盛。」

江淹詩

還望岷山田

王僧達詩

麥

春氣發而百草生

張鎬房琯嚴武輩

是也。舊指古人謂呂葛周，謂呂葛者嘗以濟世望之。今其人各埋枯冢，則草盜何時得弭耶？斯人承呂葛力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黎民

漢班嗣書

伏周孔之軌躅

楚星南

錢鏗登高感懷

次敍登高感懷

上六，歎亂不能歸。下六，傷亂不能救。到夔已經一年，故云四序。時蜀有崔吁之亂，之夢矣。向時同事大臣才如呂葛者，嘗以濟世望之。今其人各埋枯冢，則草盜何時得弭耶？斯人承呂葛力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黎民

唐史

大曆二年正月戊辰，勅同華二州頃因盜據民

呂葛謂呂望諸葛亮

漢班嗣書

伏周孔之軌躅

楚星南

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未將景情並收星月言晚陰恐懼憂羣盜西南指夔州隨將懼一將恐

寄薛三郎中璩鵠注當是大曆二年春作時薛在荊州將北歸京師而寄詩贈之也唐

贈給事中朱注唐詩紀事據終禮部侍郎與韓志不合

閑詩以薛則中比何水部此又稱其蓋代手而無一字傳世知唐詩遺逸者多矣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克免從英華一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沒一作常苦辛雖爲尙書

郎不及鄙野人前兩段賓主合敍此言作客飄零之狀上下四句虛實相應役役苦辛飄若埃塵矣不

曹植詩能憶昔鄙野人其樂洛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尙客荊

州我亦滯江濱此言彼此客遊之故上四想承平下四記離亂公侯等倫猶貨殖傳舊其人皆與千

短壽天聽之於天也東征賦莊子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委修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失真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中兩段賓主分列此乃自敍衰病之況承上我滯旬病有因爲傷故人

洙曰蘇鄭謂蘇源明鄭虔而增劇二公以下有前後存亡之感不失真性雖物化亦無憾矣○陶潛詩桑麻日已長楚辭吟澤畔之江濱

峽中一臥病瘡癩終冬春復切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

上聲馬不用扶每忽扶必怒嗔當作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此言薛之心

子客句席珍人皆推重下言筋力之強才思之雄皆所謂心甚壯也○漢書功業蓋代鮑照蕪城賦才力雄富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滑君山可避暑况

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去瞿唐空念禹功力勤風景惜已不能出峽也○鄭曰

『青草洞庭二湖俱在巴陵』『一統志』君山在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青旻。岳州西南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居此上有十二峯。此言欲去夔江與薛共爲之驚心吐藥必淡秋水落方可鼓枻東行若朝寧之上有君有臣薛當乘時有爲矣。余病應前肺氣健者應前心壯此章前後四段各八句中末二段各十句○『杜臆』前返照詩松門似畫圖蓋在夔江下流一聞說及至於吐藥而攬濕衣巾其險不下於瞿塘矣。『木華海賦』飛迅鼓楫『詩』濟濟多士『袁紹傳』董卓欲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說命』明哲實作則。『衛宏詩序』喜王化復行。

送惠二歸故居東也。『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言嘗收得唐人雜編詩冊有老年杜送惠二歸故居此詩也。

惠子白駒一作魚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一作值斯人崖蜜松花熟一作白山一杯一作古山村釀竹葉新。春一作柴門了無生一作事黃園一作綺未稱臣在空谷之中不失爲黃綺高風。黃生注崖蜜山杯卽柴門生事黃綺尚多一出惠乃未稱臣之黃綺更覺高於古人矣○『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一四正用其語。『蔡琰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黃生注』斯人亦從詩中伊人字變換避聲病也。『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釀松花所成。『杜臆』山蜂釀蜜於高崖從山上縋人採之。『庚信詩』山杯捧竹根竹葉酒名『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張協七命』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黃因注』韓詩且可勤買拋青春。『坡公歷引唐時以春名酒者爲證不知春之爲義』。『又云』柴門亦本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意來。因酒熟於春而名之也。『又云』柴門亦本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意來。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潮歡喜口號平聲絕句十二首。『朱注』唐史大曆二年正月淮安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杜臆』八月鳳翔等道節度使李抱玉入朝河北入朝事史無明文疑公在夔州特傳聞而未實耳。宗大曆元年冬十月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當此事詩蓋作於二年三月也。

祿山作逆降天誅。夏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首章喜河化寇平。天寶之亂何觀乎。末句乃戒詞。○「後漢書」往者王莽作逆漢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前漢「馮奉世傳」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李德林集」半天之下洶洶鼎沸。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戰鬪之患。馮奉世傳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聲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次章喜邊境初靜。安史既民社貞安時也。未句乃勸詞。○雜種指吐蕃回鶻黨羌言。沈約詩

一雜種寇輪臺。呂氏春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喧喧道路好童一作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音自一作是乾坤王室正却教平聲。一江漢客魂銷。此聞諸鎮之也。河北入朝出於道路童謠。蓋據一時傳聞而言耳。趙曰客魂銷自傷流落不得還朝也。○「史記」帝堯紀康衢童謠。淮南子諷之以歌謠。恨賦黯然吳

別而已矣。

不北道聲諸公無表來。茫茫一作庶事遣使。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去者徒勞萬里。一百萬迴此遡不朝而惜之也。朱注舊解引吐蕃陷京師諸鎮不入援者誤矣。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俗作盡。妖氛氣聖壽宜過平。一萬春。此喜其入朝而頌美君歸順偃武願其永息干戈。玩末句知當時入朝乃爲聖壽節而來也。○「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禁門者衆矣。梁費昶詩鏘金驅響至。楚辭正臣端其操行兮。尚書乃偃武修文

一「世說」孫皓爾汝歌

一上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平聲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此因其朝獻此規諷君心也。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共直縉錢二十四萬。常袞請却之。而帝不聽。據此則諸鎮將有逢迎以獻佳麗者。詩云英雄見事當指常袞言。聖哲爲心豫防逸欲也。小一身言不侈天下以自奉。○「孝經」

通乎神明。『左傳』並建聖哲。『古詩』燕趙多佳人。『戰國策』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之所出也。

『前漢』『翼奉傳』未央建草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唐制』才人正二千石。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潮音。天子草奏何時人。

一作入帝鄉。

能身見也。此遙聞入朝之事。嘆不

將入朝。此章兼及在朝文臣。○『王莽傳』孫竦爲崇草奏。『顏注』草謂創立其文。『莊子』華封人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代宗誤聽僕固懷恩之說。留田承嗣等於河

北遂成藩鎮跋扈之患。自此言節鎮而貢賦以後幽薊十六州不入版圖。幾百年公之思淡慮遠亦正在此也。

濟市連切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

包茅重平聲。

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事已下三章備記入朝諸

至也。山東諸州即河北地。包茅正供與進佳麗者不同。

○『西京賦』瀟漫靡迤作鎮於近瀟漫廣遠

貌。『山海經』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削成雖云形勢亦指削平禍亂而言。

『寰宇記』青丘在襄陽。

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青丘是也。

『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代宗誤聽僕固懷恩之說。留田承嗣等於河

北遂成藩鎮跋扈之患。自此言節鎮而貢賦以後幽薊十六州不入版圖。幾百年公之思淡慮遠亦正在此也。

東逾遼水北滹呼。一作池星象風雲喜共氣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賄俊賢多盛也。

此言疆域廣而人才

河北地共和晉一統大順函關西控可以收羅北地賢才矣。

○『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

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至遼隧縣入大遼水。

『山海經』

大戲之山滹澮之水出焉。後漢書注。滹澮河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

屬保定府東鹿縣。史記周厲王出奔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趙注』紫氣關即函谷關。

一谷關。鮑照詩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上谷郡圖經』

一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阮籍奏記』俊賢抗足。

漁陽突騎去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卽歸雙闕舞雄豪復扶又遣五陵知効力也。

突騎健兒昔

爲賊黨者今爲國用矣。雙闕謂都中五陵指郊外杜臯此井開導諸道之叛卒。○後漢光武克邯

鄲置酒高會從容謂馬武曰吾得漁陽突騎欲令將之。

『唐書』磁州有邯鄲縣屬河北道

一晉書慕容翰性雄豪多權略。

李相聲去將軍擁薦門白頭惟有一作雖老赤心存竟能盡說音祝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此以河北入朝歸功赤明心置人腹

「史記」高帝紀「後漢書」光武推

朱鶴齡曰按史李懷仙先以范陽歸順是時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但未有說諸侯入朝

亦謂是李光弼近之光弼在玄肅朝嘗加范陽節度使又嘗兼幽州大部督府長史雖止遙領其地

謂之擁薦門也

錢謙益曰舊書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還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相繼

及懼魚朝恩譖不敢入朝

人疑其有二心此詩特以白頭赤心許之八袁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

洗箱籋此公

之直筆也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此以戡亂致治推崇郭子儀也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二年首尾十二年其間討安史父子却回紇吐蕃平僕固懷恩周智光等皆子儀百戰而後息兵獨以異姓王配中興主見其君臣一德始終無間也「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孫武子」無擊堂堂之陣韓盧異姓王郭子儀傳寶應元年進封汾陽郡王

錢謙益曰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餘孽擁兵擅地朝廷不能制公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思明立戒鐸動之以周宣漢武勸勉之以孝子忠臣末二章則舉李郭二公以爲儀表其立意深遠若此又曰本朝弘正問學杜者專法此等詩摸擬其槎牙突兀龐皮老幹以爲形似而不知其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脈湊之若是也今人懲生吞活剝之病并此詩與秋興諸將而嗤點之則又矮豈人觀場之見豈足道哉

月三首此當是大曆二年六月初旬所作曰巫山曰二十四迴則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淡樹蝦蟆沒一作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作指照西秦此章見月而動歸思是詠初晴之月嶂月新懸故旅愁暫解空照西秦則客愁仍在上是玩月而喜下是思家而悲移淡樹遮明月動半輪上弦月也故園指杜曲「沈約詩」嶮嶪

起青嶂。〔黃生注〕魑魅𧈧𧈧如此粗醜字惟少陵能用然終不可訓。〔左傳〕〔注疏〕魑魅川澤之神也。〔淮南子〕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酉陽雜俎〕月中有金背𧈧𧈧。〔川劉孝綽詩〕輪光缺不半。秦城上當北斗公故居所在。

併照點一作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見裏一作愁

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

亦伴玉繩橫此章見月而傷久客是通計兩年之月謂月有盈虧上弦之月早升故夜違銀漢而先落下弦之月遲升故曉伴玉繩而猶橫二句言久暫遲速不同正見其升沉進退也不亦二字活看謂不是如彼亦是如此他注謂望夜之月自昏待旦不落而常橫却於上文不相貫矣以羈棲愁對二十四乃借對法○〔庾信馬射賦〕橫弧於楚水之蛟。

〔鮑參軍詩〕銀漢傾露落〔天文志〕杓三星爲玉衡〔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陶弘景水仙賦橫帶玉繩〔杜詩〕春星帶草堂取帶字着句尾知每字各有來歷。

萬里瞿唐月峽一作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此章對月而念孤棲是專論半年之月〔杜臆〕中四有一喜一恨意時開暗室則喜之而爽合風襟故滿青天則恨之而空當淚臉一年而分作兩般景隨情轉故也夜落江邊則無枝可棲借烏鵲以自傷飄泊○〔王褒月詩〕上弦如半璧故故猶云屢屢〔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張正見詩〕淚臉年年流烏鵲南飛出〔魏武詩〕

晨雨大曆二年今姑仍之。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逆一作旋去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黃生曰光處始見葉上始聞禮物既精而布置風雨雲霧四字能將是日景色曲折描出山色未引更如絲相似蓋着題處所必用者曰暫曰輕皆言其細小自晨至午全詩皆用順寫工細入○柴荊小木〔夢弼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夔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香故名。

黃生曰。讀微雨不滑道一章。以爲微雨。還題真如化。工肖物。

